

لماذا أحب محمدًا ﷺ؟ بكل لغات العالم الحية
بلغة الماندرين الصينية المبسطة
(世界所有语言版本 - 简体中文)



作者：艾哈迈德·哈吉·朱德·海尔
审校与编辑：卡巴斯·阿尼

我为何爱戴穆罕默德ﷺ？（Why Do I Love Muhammad ﷺ?）

献辞（Dedication）

献给每一位以公正、客观、坦诚追求真理，远离党同伐异与偏见的探索者；献给安拉（Allah）的善良仆人们；献给热爱先知——万圣封印穆斯塔法（al-Mustafa，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尊称之一）的人们。谨以此书献给你们，祈求全能的主接纳我们的这份心意，将其记入我们的善功之册，并以善行为我们一生的作为画上圆满的句号。

编者：阿哈迈德·哈吉·朱德·海尔 (Ahmed Al-Haji Jood Alkhair)

伊斯兰历 (Hijri calendar) 1448 年赖比尔·敖外鲁月 (Rabi' al-Awwal) 1 日 (希吉来月份译名待核实)

前言（Foreword）

“城里的人，如果拿着你们，将用石头打死你们，或者强迫你们信奉他们的宗教，那么，你们就永不会成功了。”（《古兰经》卡赫夫章 18:20，马坚译）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Allah）；愿安拉福安安拉的使者（the Messenger of Allah，即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属、门弟子（the Companions / Sahabah）和一切追随正道之人。此后言归正传：

东方学（Orientalism）在塑造并固化一种扭曲的伊斯兰教（Islam）与穆斯林（Muslims）刻板印象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印象尤其深植于西方人心中，世代相传，未经批判审视便代代因袭。好莱坞（Hollywood）——史上规模最庞大的传媒机构——利用了这一令人厌恶的刻板印象，出于形形色色的动机与目的，在世界各地丑化阿拉伯人（Arabs）与穆斯林的形象。

始于公历十三世纪的东方学运动，经历了诸多阶段，其视角、使命、方法、目标与途径各有不同：有的出于殖民动机，有的出于传教、经济、文化或情报动机。部分东方学者潜心研究《古兰经》（the Quran），意图动摇穆斯林对这部天经坚如磐石的信仰——他们发现这部经典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护着穆斯林的信仰，坚定他们的立场，照亮他们的洞察，规范他们的生活，增强他们的信念。

有的东方学者专注研究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ﷺ 的人格与其芬芳的生平事迹（Seerah，先知传记），目的在于诋毁与质疑；有的专攻阿拉伯语言（Arabic language）及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另有一些人则转向研究伊斯兰教义（Islamic theology / Aqeedah）与哲学；还有人关注教法（Fiqh）、学术、思想与文学遗产，其出发点或为学术研究，或为物质利益，或为意识形态，不一而足。

与之相对，也有一些东方学者以相对公允、客观、少有成见的态度撰写关于伊斯兰教的著作，进行研究、考证与分析，但其立场纯粹是世俗与物质主义的：他们将先知的品格与使命（Prophethood and Message）讨论为一种天才的表现形式，一种独特人类智慧的写照，一种先锋改革方法，是骑士精神与勇气的闪光，是智者魅力与改革者、贤达之风范及影响力的一抹光彩。然而，先知的品格与使命虽然确实兼具这一切高尚美好的特质，却并不局限于此，也不因此而受限——它本质上是宇宙伟大的创造者（the Creator）对其从优秀受造物中拣选者的启示（Revelation / Wahy），为要将祂的使命传达给祂所意欲的人类，在祂所意欲的时刻。

与此相反，也有东方学者潜心研究伊斯兰教是为了透彻理解，其中一些人甚至因此而归信（converted to Islam），将伊斯兰教立为自己的信仰与宗教。然而，自2005年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丹麦语报纸名）刊登侮辱伊斯兰教的漫画以来，猛烈的攻势便持续不断，时而平息，时而毫无征兆地再度爆发，深深刺伤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穆斯林的感情。在此之前，已有一本儿童滑稽漫画书以丑陋形象描绘尊贵的使者ﷺ，随后又有名为《南方公园》（South Park，美国动画剧集）的动画剧集，以令人不齿、羞于言说的方式描绘先知穆罕默德ﷺ。与此同时，牧师阿尼斯·肖罗什（Rev. Anis Shorrosh）所著的《美国古兰》（The American Furqan / The True Furqan）一书也相继问世。

此后，狂热的媒体攻势持续不断，矛头相继指向清真寺（mosques）、宣礼（Adhan，礼拜召唤）、清真饮食（Halal food）、教法服饰（Islamic dress / hijab）、伊斯兰式安葬（Islamic burial）、合法婚姻（Islamic marriage / Nikah）、斋月（Ramadan）封斋，乃至朝觐（Hajj）与副朝（Umrah），由此滋生出诸多谬误、困境与争议，并在数百万非穆斯林的集体意识中固化为对这一正教真相的严重误解。随后，丹麦极右翼政党“严正路线”（Stram Kurs，丹麦语政党名，意为“严厉路线”）党魁拉斯穆斯·帕鲁丹（Rasmus Paludan）公然、反复、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多地焚烧《古兰经》，此举后来被瑞典（Sweden）与挪威（Norway）的极右翼分子相继效仿。与此同时，法国《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法国讽刺杂志）也在毫无征兆之下，再度刊印那些侮辱性漫画；而“阻止欧洲伊斯兰化”（Stop Islamisation of Europe，简称SIOE）组织甚至承诺举办新的侮辱性漫画竞赛。凡此种种，皆是所谓“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及其姊妹理论——即所谓“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假说——之下一连串挑衅行径的延续。

法国埃夫里瓦勒德索纳大学（Université d'Évry Val d'Essonne，法国大学名）政治学教授奥利维耶·勒库尔·格朗迈松（Olivier Le Cour Grandmaison）在2021年接受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Anadolu Agency，土耳其国家通讯社）采访时，将上述种种原因概括为：“今天法国境内针对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攻击及妖魔化企图，及其相关论述，实为十九世纪末以来同类论述的延续。”

格朗迈松（Grandmaison）还补充道：“如今，人们仍在试图推广一些反伊斯兰理论，而这些理论实为殖民时期同类理论与说辞的翻版，并伴随着‘伊斯兰教在法国对共和国原则、世俗主义（secularism / laïcité）及男女平等构成威胁’这类论调的死灰复燃！”

在这部以四十种世界通行语言呈现的《我为何爱戴穆罕默德ﷺ？》（Why Do I Love Muhammad ﷺ?）一书中，我们竭尽全力，遴选一批曾对世人心灵产生深远影响的杰出人物与名人——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经历震撼人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信奉安拉（Allah）为独一的主宰，信奉伊斯兰教（Islam）为宗教，信奉穆罕默德（Muhammad）ﷺ为先知与使者（Prophet and Messenger），信奉《古兰经》（the Quran）为光明的经典与明确的向导，以天房（the Kaaba，克尔白）为朝向，并将早期最优秀一代的圣门弟子（the Companions / Sahabah）与门徒视为挚友与知己。他们竭力效力于这一正教，着手创办文化、学术、宣教（Dawah）与慈善中心，以亲身经历回击别有用心者的诽谤污蔑——正所谓“来自当事者的见证”，或“出自其口，可判其罪”。这些人挺身而出，凭借洞见、智慧与善言，向非穆斯林阐明这一正教的原理，他们的明灯正是先知ﷺ的教诲：“凭安拉起誓，安拉借你使一人获得引导，胜过你拥有贵重的红驼。”意即：凭借你的笔触之力、你言辞之雄辩、你论据之厚重、你品德之高尚、你坚持不懈与真诚努力，使一人获得引导，胜过赠予你世间最珍贵、最上乘、最贵重的财物。

为此，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挺身而出，捍卫他们的先知、《古兰经》与宗教，各自依其岗位、专长与能力而尽力——安拉不强人所难，只按各人的能力加以责成。那场蓄意策划的恶意攻势固然令我们悲痛，但它同时也在我们心中激发了极大的信仰能量与精神感召，促使我们这些作家、文人、记者、故事作者与小说家挥笔而起，拨开言语的尘埃。我们高举手中之笔，聊以自慰的是：至尊的安拉曾以“笔”起誓，而未曾以“剑”起誓；不仅如此，祂还将这一誓言与捍卫真理的先知——众生所爱的ﷺ——联系在一起。

“努奈。以笔和他们所写的盟誓，你凭主的恩典，你绝不是一个疯人。”（《古兰经》盖来姆（笔）章 68:1-2，马坚译）

如今，我将这部完全免费的版本呈献给诸位——供引用、印刷、出版、宣教（Dawah）、劝诫与翻译之用，题为言简意赅的《我为何爱戴穆罕默德ﷺ？》，以世界各主要通行语言呈现。此书系对作者本人多年前曾以同一标题在诸多纸质与电子报刊上发表的系列文章的总结与延续。我祈求至尊的造物主（the Creator）接纳并祝福此书。

谨向诸位敬爱的读者说明：本书收录了多篇论述，皆以看似简单实则精妙的笔法、引人入胜的新闻体裁、生动流畅的表达方式写就，力避繁复与生硬。若我们所写、所述、所记、所论有可取之处，那全归功于至尊的安拉（Allah）——一切恩典、正道与恩惠皆出自于祂；若有差错，则源于我们自身与恶魔（Satan）的蛊惑。我们祈求至尊的安拉赐予善终、诚心、成功与宽恕。也谨向地球上所有民族与人民致以歉意，若我们

来得太迟，才向诸位以你们的语言传达这一正教的真相——我们力求不偏不倚，不啰嗦冗长，也不简略失当，正所谓“言贵简而意达”。正如古语所言：迟来总比永不到来强。倘若在数字化、科技化与信息化革命之前，我们的借口是难以触及诸位，那么如今整个世界已然浓缩为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巴格达（Baghdad）写下的一字一句，转瞬之间便能穿越网络空间，眨眼间抵达北京（Beijing）——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又能以何为借口呢？！

故事始于易北河畔（From the Banks of the Elbe, the Beginning Was）

“我派遣你，只为怜悯众世界。”（《古兰经》安比雅（众先知）章 21:107，马坚译）

故事始于易北河（the Elbe river）畔——那里静卧着德国第二大、人口最稠密的商业城市汉堡（Hamburg）。爱，正是从那里展翅飞向更辽阔的天际：那是顺从与追随之爱，而非悖逆与标新立异之爱；诚然，爱一个人者必顺从于所爱之人。那晚，我们围坐在一家豪华餐厅的圆桌旁，深夜里彼此畅谈，一位德国民航机长——他当时如此自我介绍，我们无从判断此言真假——加入了我们的餐桌。他一发现我们是穆斯林，便突然抛出一个问题：这问题在旁人听来或许只是随口一问，实则字里行间透着尖刻、讥讽与责难，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我们听后不禁浑身战栗，牙关紧咬，心猛地一沉，那震撼的语气令我们浑身起满鸡皮疙瘩——他一字一句地对我们说：“你们崇拜穆罕默德……为什么？！”

我那位英语流利的同伴徒劳地试图说服他，让他明白自己的看法从整体到细节都是错误的——像这样有失公允的话，怎能出自一位理应有教养的欧洲人之口？这类人本不该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若说这暴露了什么，那只能说明他彻头彻尾的无知，说明他一生从未读过任何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倘若连这位民航机长这样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那半瓶醋式的“知识分子”，乃至根本未受过教育的人，又当如何？！

更糟的是，当时我们对芬芳的先知传记（the Seerah）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开端章（Al-Fatihah）和忠诚章（Al-Ikhlās）之外，我们不会背诵《古兰经》的任何一章；那时，除了极少的一点皮毛之外，我们对先知ﷺ的品格、生平、道德与吉庆圣行（Sunnah）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我选择了沉默，反思：身为穆斯林，我们对自己的先知竟如此彻底无知，这究竟是为什么……！

而倘若那位德国机长当时转换话题，问起阿拉伯或外国的歌手、演员、运动员——无论男女，在世或已故——的生平事迹，他定会发现我们所知之渊博，足以令这些名人本身都感到惊讶，我们能滔滔不绝地讲上许多、许多……！！

我们走出那家豪华餐厅，拖着失败与沮丧的脚步，因为我们未能为先知ﷺ辩护——而我们，本是从未缺席过家乡各地纪念先知诞辰（Mawlid）年度庆典的人。这是因为，

有些庆典活动并未真正教导我们应当了解的内容：先知ﷺ的生平、品格及其言行与默许的圣行（Sunnah），也未能使我们彻底远离一切与先知教诲相悖、与其遗训相冲突、与其普世慈悯使命相违背之事。有些庆典活动早已沦为一种空洞的年度习俗与人群聚会，完全掏空了其应有的愿景、目标、讯息与内涵，只剩下伴着圣歌燃放烟花、分发糖果、享用食物饮料、悬挂彩饰、升起旗帜而已。或许这正是另一则值得我们日后深思、认真省察的高尚讯息——重新审视、评估这些世代相传的年度传统与习俗，使其结出宣教的丰硕果实，实现其应有的思想、道德与社会意义。诗人艾哈迈德·邵基（Ahmad Shawqi）说得好：

你的兄弟尔撒（耶稣）曾唤醒一具尸骸，死者应声而起；

而你，却使累累枯骨的整个世代重获新生。

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快快地退回下榻的洲际酒店（Hotel InterContinental），酒店紧邻汉堡市中心的阿尔斯特湖（Alster Lake）。三十六小时后，一位年长的第三位朋友告诉我们：一部讲述先知生平及其永恒使命的电影，其英语版本配上德语字幕，将首次在德国的一家影院公映，现场戒备森严，唯恐遭到新纳粹分子的袭击。放映开始了：泪水潸然而下，全场一片寂静，情感汹涌澎湃，往事纷至沓来，疑问此起彼伏。每当法国作曲家莫里斯·雅尔（Maurice Jarre）谱写的交响乐响起，我们便愈发心驰神往，在穆斯塔法（al-Mustafa，先知ﷺ的尊称）的光辉中飞越渴慕的天际——一直到影片落幕……而我们，才刚刚开始！！

一切由诵读《古兰经》（reciting the Quran）开始：学习其诵读法则与音律规则（Tajweed），持续聆听与静心谛听，竭尽全力去学习并传授它；研读经文注释（Tafsir）及降示背景（Asbab al-Nuzul），领会其含义，钻研那些难解、晦涩的词句；探究其中的命令与禁令，研习其中的譬喻、学问与律例，理解其中的训诫与劝诫；诵读其中的故事，以及历代使者与先知的生平；探究其语言上的不可摹拟性（I'jaz，即语言奇迹性）、修辞与雄辩之美——而后，才进一步研习纯洁的圣训（the Sunnah），依据可靠公认的典籍，以及芬芳的先知传记（the Seerah），依据可信的资料来源；研读权威典籍，以明晓信仰、功修、圣行、道德与交往方面的教法律例，从而分辨当遵循的合法（Halal）之事，与当远离的非法（Haram）之事。

诚然，我们此后再未与那位陌生的餐桌旅伴重逢，然而那次萍水相逢，却足以彻底颠覆我们的整个人生——所谓“祸兮福所倚”，正如伊玛目沙斐仪（Imam Al-Shafi'i）在其劝诫诗篇中，以卡米勒格律（al-Kamil meter）所吟诵的那样：

多少灾难降临，令青年束手无策，忧愁难当；然而在安拉那里，早已为它备好出路。

灾难重重，环环相扣，紧逼而至；而当我以为再无解脱之时，它却豁然解。

智者们在勉励人们诵读、学习并传授《古兰经》，留下了一句颇为精妙的格言：“正如我们一日三餐以维持生命，让我们也每日诵读、学习安拉经典中的三页，以提升并升华我们的品德。”倘若前者是身体的健康与体魄的强健，那么后者无疑是心智、心灵与灵魂的滋养。

我建议每一位希望通过电子方式学习《古兰经》的人士——无论是为了了解经文降示背景、明晓其律例、故事、训诫、劝诫与譬喻，研读其章节、经文与词汇的注释，参考其意译在其他语言中的译本，还是聆听诵读者的吟诵——都可以下载那部极为出色的古兰经百科全书网站（Surah Quran），该网站提供多种诵读版本，以及众多经注与意译译本，并可聆听、下载伊斯兰世界最著名诵读者的诵读录音；同样值得推荐的还有更为精美的古兰经百科全书——“沙特国王大学电子古兰经项目”（King Saud University Electronic Mushaf Project）。以下附上这两个极具价值的重要网站链接，供大家参考：

<https://quran.ksu.edu.sa/>

我必使你免遭嘲弄者之害（Surah Al-Hijr 94 - 95）

“你应当公开宣布你所奉的命令，而且避开以物配主者。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古兰经》希吉尔章 15:94-95，马坚译）

这是一节奇迹般的古兰经文，与奉命传教相伴而至，至尊的造物主在其中亲自承诺捍卫先知ﷺ「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 15:95，马坚译），并承诺阻止嘲弄者对尊贵的先知ﷺ及其永恒使命的伤害。史书记载，先知时代那些伤人最深的嘲弄者，其结局早已为人所知——他们每一个人都以令后世世代唾骂的惨烈方式终结了一生。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艾布·莱海布（Abu Lahab，先知的叔父，因反对先知而著称，古兰经专有一章提及他）：安拉使他染上“阿达萨”（al-'Adasah，一种如瘟疫般在体表长出脓疱的疾病），据史书记载，他因此病死去，他的两个儿子竟两三天不敢将其下葬，唯恐染病，直至尸体腐臭。有古莱什（Quraysh）族人对他们说：“难道你们不觉得羞耻吗？你们的父亲已在家中腐臭！”于是二人远远地朝尸体泼水，才敢将其抬起，扔在麦加城郊的一堵墙边，人们又向其投掷石块！——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 15:95，马坚译）之意。

至于瓦利德·本·穆吉拉（Al-Walid ibn al-Mughirah），他是反对伊斯兰教最顽固的敌人之一，多年前脚踝下方曾受一处旧伤，后来旧伤复发，最终因此丧命。与他同类的还有阿默尔·本·希沙姆（'Amr ibn Hisham），即艾布·哲海勒（Abu Jahl），此人惯于辱骂先知ﷺ，最终在白德尔大战（the Battle of Badr）中丧命，将其制服的正是参战者中年纪最小的两位辅士（Ansar）少年——穆阿威兹与穆阿兹（Mu'awwidh and Mu'adh）。

就这样，这份“护佑”日夜相继，持续不断：时而以嘲弄者的毁灭与凄惨结局显现；时而由专家学者出面驳斥其谬论，揭穿并批驳其诽谤之词，出手者往往是其同道甚至支持者，而非仅仅是对手与反对者；时而由与之同教、同族、同派或同宗的人士挺身而出，为先知ﷺ辩护、捍卫其宝贵的宗教，正应验了先知ﷺ的话：“安拉确会借放荡之人

扶助这一宗教。”意即：即便某些人的初衷并非为了扶助安拉的宗教，其行为最终仍归结于捍卫先知ﷺ——譬如俄国东方学学派与法国东方学学派彼此间的长期论争与回应，双方相互揭穿对方的诽谤、驳斥其观点、贬低其人物形象，并以确凿的证据与铁一般的论据打击对方的研究方法，凡此种种，皆与「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 15:95，马坚译）相呼应；时而体现为诽谤者本人的悔悟、收回言论与道歉；有时甚至体现为他们亲自皈依伊斯兰教，转而为其辩护，而非诋毁——诸如此类的例子，纵观历史，不胜枚举。

2021 年 7 月，丹麦漫画家库尔特·韦斯特高（Kurt Westergaard）在与疾病长期搏斗后，于睡梦中辞世。正是他于 2005 年绘制了那 12 幅题为《穆罕默德的面孔》（The Face of Muhammad）的侮辱性漫画，刊登于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随后被欧洲多家报纸转载，引发全球范围的强烈愤怒浪潮，并伴随着对丹麦商品近乎全面的抵制。

韦斯特高的辞世，是在他被强制退休多年之后，也是在他隐居多年、长期在严密警戒下生活于家中之后到来的；据丹麦外交部称，他曾使丹麦陷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峻的经济、政治与外交危机——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 15:95，马坚译）之意。

更令人惊异的是，第二位侮辱性漫画家、瑞典人拉尔斯·维尔克斯（Lars Vilks），竟于 2021 年 10 月被烧死——距其丹麦同行韦斯特高辞世仅两个月。事发于一场惨烈的交通事故：他与两名负责保护他的警官所乘坐的车辆，在瑞典马尔卡里德（Markaryd）城外的 E4 高速公路上与一辆卡车相撞，车内三人连同车辆一同被烧毁殆尽。维尔克斯与其同行一样，晚年隐居避世，此前他曾于 2007 年在瑞典《内里克斯日报》（Nerikes Allehanda）刊登侮辱性漫画。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 15:95，马坚译）之意。

澳大利亚漫画家比尔·利克（Bill Leak）于 2017 年 3 月因突发心脏病猝逝，未曾给他喘息的机会。他在《周末澳大利亚人报》（The Weekend Australian）刊登一幅侮辱性漫画后，度过了动荡不安的晚年生活。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 15:95，马坚译）之意。

土耳其漫画家多安·贝希勒万（Dogan Behlivan）曾在土耳其《莱曼》（Leman）杂志刊登侮辱先知穆罕默德与先知穆萨（摩西，两位先知均蒙安拉赐福并使平安）的漫画，最终他本人与该杂志主编双双锒铛入狱——事因引发民众广泛愤怒与大规模抗议，部分示威者甚至向杂志社大楼投掷石块，抗议他们所称的“披着幽默漫画外衣的卑劣宗教挑衅”。该杂志随后向公众致以道歉与歉意，承诺不再重犯这类伤害数百万人感情、侵犯其权利的严重错误。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 15:95，马坚译）之意。

至于荷兰侮辱性影片《煽动》（Fitna）的导演阿诺德·范·多恩（Arnoud van Doorn），他曾是极右翼政党“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 PVV）的重要领导人物，他的“护佑”故事则与前述几位截然不同：多恩在研读芬芳的先知传记（the Seerah）与尊贵的圣训（the Sunnah），并阅读了一部《古兰经》意译译本之后，公开表达了他对这一正教、其永恒教诲及其尊贵先知的由衷钦佩，并就自己对这一宗教的误解郑重道歉，承认曾有人以金钱与权位诱使他做出那桩恶劣之事。此后，他于2013年皈依伊斯兰教，多次前往副朝（Umrah）与朝觐（Hajj），并宣布计划制作、执导一部展现伊斯兰教真实面貌的影片，以回击那些心怀成见的媒体对伊斯兰教的抹黑、歪曲与捏造。他在完成朝觐与副朝功修后曾说：“站在先知墓前，我的羞愧倍增，脑海中反复浮现自己此前所犯下的巨大错误——那是在安拉为我敞开心扉、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正是那次求索的过程，让我发现了自己所犯罪过之深重。”2014年，他的养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并改名为阿里（Ali）。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15:95，马坚译）之意。

瑞典《快报》（Expressen）于2026年1月1日披露，伊拉克籍极端无神论者萨勒万·莫米卡（Salwan Momika）的墓碑已被发现——此人在本国面临多项刑事指控，以品行、名声与行为不端著称，曾在多地毫无征兆地当众焚烧《古兰经》，面对当地数十名愤怒的穆斯林，执意挑衅全球逾二十亿穆斯林的感情，其行为皆是为了讨好他所依附的极右翼势力，企图借此换取瑞典国籍——然而他始终未能获得这一国籍。瑞典移民法院驳回了莫米卡提出的上诉，维持移民局撤销其居留许可及难民身份、并将其驱逐出境的决定，据瑞典Kompas新闻网报道。而据法新社（AFP）报道，在莫米卡的瑞典居留许可被撤销后，他转而寻求在挪威避难，随即遭挪威当局拘留，挪威决定依据《都柏林公约》（the Dublin Regulation）关于难民事务的规定，将其遣返回瑞典。受此系列事件影响，丹麦议会于2023年底以多数票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对宗教文本进行“不当处置”，禁止公开或在旨在广泛传播的视频中焚烧、撕毁或亵渎宗教文本，违者将被判处两年监禁，并处以高额罚金，作为其今世的惩罚；至于后世的惩罚，则等待着这些罪人，除非他们悔改、悬崖勒马。

《快报》证实，这位伪信者（al-Munafiq，即言行不一、内心悖逆信仰之人）萨勒万·莫米卡的墓碑，已在他于霍夫肖（Hovsjö）地区寓所内遭遇不明情况下遇害仅一年后，被瑞典殡葬管理部门移除，据今日俄罗斯（RT）报道，截至本文撰写之时，事件详情的最终调查结果尚未公布。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15:95，马坚译）之意。

法国著名画家兼东方学者艾蒂安·迪内（Étienne Dinet），其作品被收录于《拉鲁斯词典》（Larousse Dictionary），他曾公开皈依伊斯兰教，并改名为纳赛尔丁·迪内（Nasreddine Dinet），以穆斯林身份辞世，并依其遗愿安葬于阿尔及利亚布萨阿达村（Bou Saâda）。他生前以画笔创作了众多描绘伊斯兰教的画作，其中最著名的包括《阿拉法特山的驻足》（At Mount Arafat）、《光明山》（Jabal al-Nour）以及《克尔白周围的礼拜》（Prayer around the Kaaba）。他还撰写了多部满怀热忱与挚爱

、为伊斯兰教辩护的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有《心灵之春》（Le Printemps des cœurs）、《西方眼中的东方》（The Orient as Seen from the West）、在其麦加之旅后完成的《朝觐安拉的圣殿》（Pilgrimage to the House of Allah），以及与人合著的《穆罕默德，安拉的使者》（Muhammad, the Messenger of Allah）。他的著作在全球，尤其是在东方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他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中写道：“东方学者们从未真正摆脱自身的情感、成长环境与各异的倾向，因此他们对先知与圣门弟子生平的歪曲，已严重到令其真实形象完全被扭曲所遮蔽……东方学者们呈现给我们的，是与真相相去甚远的虚构形象。”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 15:95，马坚译）之意。

法国东方学者加斯东·维埃（Gaston Wiet），二十世纪上半叶曾任阿拉伯文物局局长，他曾亲自反驳对先知ﷺ、其纯洁家眷及其优秀圣门弟子怀有最深敌意与偏见的东方学者之一——比利时学者亨利·拉曼斯（Henri Lammens）。维埃与拉曼斯为同时代人，他曾这样评价拉曼斯的一部代表作：“很难毫无保留、全然信任地接受拉曼斯的这部著作，因为其中充斥着浓厚的偏见与攻击性倾向。”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

另一方面，著名东方学者兼历史学家、俄国东方学历史学派创始人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Vasily Vladimirovich Bartold），通过其三部著作《伊斯兰教》（Islam）、《伊斯兰世界》（The Muslim World）与《伊斯兰文明》（Islamic Civilization），以科学的态度驳斥并批判了欧洲东方学者的种种论断。他在其中一部著作中指出：“西方处理阿拉伯历史与文明的方法论存在严重错误，未能遵循以正确方式研读原始资料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而是建立在早期东方学奠基者所设定的僵化模式与结论之上。”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

当欧洲某些右翼势力领袖试图拉拢作家、文人、媒体人、歌手、演员与运动员等“软实力”人物，以支持其一再侮辱尊贵先知ﷺ的行径，并声援重新刊登侮辱性漫画、拒绝道歉的主张时，法国“软实力”标志性人物、法国导演兼演员杰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却出人意料——他素以出演极具争议的角色著称，曾荣获包括凯撒奖（César Award）与金球奖（Golden Globe）在内的多项大奖与荣誉。这一次，他并未站在那些煽动性言论一边——唯有安拉明晓他的真实意图与内心所想，也唯有安拉知晓他这一出人意料立场，是否与当时左右翼之间愈演愈烈的对峙有关，是否是选举与政治层面彼此攻讦活动的一部分——他在其 X 平台（原推特 Twitter）个人页面发布推文回应道：“穆斯林究竟做了什么，值得我们如此辱骂？倘若我们尊重他们的宗教、不干涉他们的信仰，那又会怎样？我为这份侮辱与轻蔑道歉，让我们和平共处吧。”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

《衰落》（Décadence）一书的作者、曾预言西方文明衰亡的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翁弗雷（Michel Onfray），在法国知名节目《面对新闻》（Face à l'Info）中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他在回应对谈嘉宾时说道：“穆斯林是有道德、有价值观的，他

们相信，随心所欲、想与谁发生关系就与谁发生关系，这种做法对女性而言未必是件光彩的事——这些人拥有荣誉的道德观，穆斯林正在给我们上一堂反物质主义的课。”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

尽管三个世纪以来浩如烟海的东方学著作，整体上企图通过歪曲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形象，对欧洲人进行洗脑，塑造一种反伊斯兰的集体意识，然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 Hart）却撰写了《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The 100: A Ranking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ersons in History）一书，并就他为何将先知穆罕默德ﷺ列为第一名解释道：“我将穆罕默德列为历史上最重要、最伟大人物之首，或许会令读者感到惊讶，但他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宗教与世俗两个层面都取得最高成就的人。曾有许多使者、先知与贤哲开启了伟大的使命，却未能在有生之年将其完成。”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

至于意大利东方学者兼学者劳拉·维奇亚·瓦利耶里（Laura Veccia Vaglieri），她曾任那不勒斯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阿拉伯语教授，撰写了两部著作，旨在纠正西方社会对伊斯兰教流传甚广的种种误解：第一部题为《伊斯兰教的美德》（The Merits of Islam），第二部题为《为伊斯兰教辩护》（A Defense of Islam）。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 15:95，马坚译）之意。

心怀偏见者曾试图拉拢中东与北非地区的基督徒，企图使其在反复攻击伊斯兰教的行动中与自己结盟，然而事与愿违：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与拒绝侮辱性漫画密切相关的照片，其中一张便是东正教塞巴斯提亚大主教阿塔拉·哈纳（Archbishop Atallah Hanna）与穆斯林一同声援、反对侮辱性漫画的身影，他高举一幅标语，上面写着：“愿我的父母为你牺牲，安拉的使者啊！”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希吉尔章 15:95，马坚译）之意。而这张照片及其主人公这一高尚立场所传达的心声，恰恰呼应了已故基督徒诗人雅克·沙马斯（Jacques Chammas）昔日所吟诵的诗句：

我虽是基督徒，却对穆罕默德满怀崇敬；我也敬重阿拉伯语，因伊斯兰教乃是它的摇篮。

我敬重先知的门徒与家眷，因圣门弟子本是精粹与尊贵的象征。

我已将灵魂寄托于对穆罕默德的挚爱之中，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皆臣服于他。

而他的言行，也同样呼应了旅居海外的基督徒诗人乔治·塞莱斯提（George Salesti）在一首题为《伟大使者的心语》（Whispers to the Greatest Messenger）的诗中，对先知ﷺ所写下的诗句：

我的主人啊，安拉的使者，请您见谅；若我对您的言说与表达有所欠缺。

我该如何才能表达对您应有的敬意与尊崇？您本就超乎我的揣度与估量之上。

接下来，让我们读一读德国东方学者兼学者西格丽德·洪克（Sigrid Hunke）的著作《阿拉伯太阳照耀西方》（Allah's Sun over the Occident），该书已被译为17种世界语言；此外还有她的第二部著作《安拉并非他们所声称的那样》（Allah Is Not

as They Claim)。她曾说：“毫无疑问，伊斯兰教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宽容、最为公正的宗教。”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

尽管针对伊斯兰教、《古兰经》以及万圣的封印穆罕默德ﷺ的误导性攻势昼夜不停、持续不断，然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 2025 年 6 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却令绝大多数怀有偏见者深感震惊与沮丧：调查显示，“2010 年至 2020 年间，全球穆斯林人口增加了约 3.47 亿人”，并指出“该统计数据的分析依据来自 2700 多个数据来源，涵盖各国人口普查、官方记录、抽样调查，以及来自 201 个国家受访者就其宗教归属所作出的回答，调查时间跨度超过 10 年”。此即「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

伊斯兰恐惧症：右翼假说、阴谋论与现实之间（Islamophobia: Between Right-Wing Hypotheses,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Reality）

四年前，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OIC）新闻部长级会议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Istanbul Declaration），呼吁必须以各种方式打击“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现象，并反对媒体误导。那么，“伊斯兰恐惧症”一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最主要的成因、后果与表现形式又是什么？

“伊斯兰恐惧症”一词最早于 1923 年出现在《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y）中，直至 1997 年，随着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发布的“朗尼米德信托”（Runnymede Trust）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该词才正式付诸使用。该术语被定义为：一种对穆斯林怀有仇恨与毫无根据的恐惧的世界观，进而导致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包括排斥、歧视与边缘化，

限制佩戴希贾布（面纱 / 头巾，Hijab）、对移民施加限制，以及限制清真寺（mosques）的修建，

以及所谓对清真屠宰与清真饮食（Halal）的限制、禁止宣礼（Adhan）、禁止修建宣礼塔，以及禁止依伊斯兰方式安葬亡者——尤其是在穆斯林人口占欧洲总人口比例超过 6% 之后（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1 年数据）。

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在法国，“伊斯兰恐惧症”一词通常与法国作家雷诺·加缪（Renaud Camus）于 2012 年提出的“大替代”（the Great Replacement）理论联系在一起——该理论的灵感源自小说家让·拉斯帕伊（Jean Raspail）于 1973 年出版的小说《圣徒的营地》（The Camp of the Saints）；此外还有英国作家兼历史学家吉赛尔·利特曼（Gisèle Littman，笔名 Bat Ye'or）于 2005 年提出的“欧拉伯”（Eurabia）理论，警示所谓“欧洲被伊斯兰化”或“欧洲阿拉伯化”的趋势。这些理论

与假说均被欧洲右翼所采纳，用以警示——据他们所言——由第三世界涌来的人口浪潮与压倒性移民，将导致西方文化的崩溃、其主导地位的削弱，以及其身份认同的消亡。2021 年年底，美国众议院曾有 219 名议员，就穆斯林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提出的一项旨在打击伊斯兰恐惧症现象的法案进行投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伊斯兰恐惧症的势头明显加剧，尤其是随着 2016 年来自中东与北非地区的移民与难民潮日益增多，当时舆论大肆宣扬一种论调，声称这些移民潮将使欧洲国家承担高昂的经济负担、引发金融危机，并对多元文化构成威胁。与此同时，许多历史学家则将这一现象与“9·11”事件联系起来，部分右翼作家借此将伊斯兰教塑造为一个必须加以抵制与警惕的新对手——据华盛顿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伊斯兰教是欧洲增长最快的宗教。那么，《伊斯兰坦布尔宣言》的各项建议与倡议，能否成功提升公众意识、遏制伊斯兰恐惧症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这有待未来揭晓。

皈依伊斯兰教后敬畏安拉、力行善举的名人与杰出人物（ Celebrities and Notable Figures Who Embraced Islam, Grew in Piety, and Did Good）

我并不隐瞒诸位：当我开始潜心阅读、细细品味那些相继皈依伊斯兰教的名人与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时，我对安拉使者ﷺ的爱便与日俱增——每每翻阅他们的文字、言论与所为，愈发如此，甚至其中有人以其努力、坚韧与全身心投入，超越了千百万同辈之人，一心致力于服务这一崇高事业、传播其心声、扶助其先知。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印证了那句箴言：“重要的不是谁先来，而是谁最真诚”，以及“尝过方知，知则承认，承认则汲取”。说实话，那段渴慕的旅程令我惊叹不已——尤其当他们论及先知所蒙受的先知品格、安拉所赋予他的人性教诲、社会训示、道德准则，以及他所秉持、源自至尊主宰、作为普世慈悯而启示给他的教育体系时，他们那深刻的理解与敏锐的洞察力，早已超越经文表面的字句，深入其内核，探寻其中珍珠般的瑰宝，挖掘那令人心醉神迷、深藏于其底蕴与两岸的宝藏！

基于以上所述，我认为：在讲道说教中一味坚持列举那些仅为当时当地的见证者与信仰者所目睹、所信奉的具体感官奇迹，无论在思想震撼力还是感染力上，都远不及列举穆罕默德使命整体所带来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与地域的方法性奇迹（al-I'jaz al-Manhaji，即“体系性奇迹”）。与其讲述“树木行走”的传说，不如聚焦于：数以亿计的人类——无论肤色黑白红黄，无论贫富贵贱，无论有识与文盲——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于何种缘由，成群结队、一个接一个地，在世界各个角落，完全出于自由意志、毫无胁迫或压力、心悦诚服地皈依这一光辉的伊斯兰教法（Sharia），见证安拉独一无二，见证先知承担使命；又是如何——倘若他们哪怕仅以最低限度践行其道德准则、社会体系、家庭规范与人道价值——便足以使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井然有序，其中蕴含的丰厚而普世的美善，足以令理性清醒者与冲动躁进者同样为之惊

叹。就此，加拿大学者加里·米勒博士（Dr. Gary Miller）——他曾因《古兰经》永恒教诲的震撼而公开皈依伊斯兰教——在一次有数百人出席的珍贵演讲中说道：“历代使者都有各自的奇迹：譬如穆萨（摩西）曾与魔法师及法老较量；麦西哈（尔撒，耶稣）奉安拉的许可医治病患、复活死者。而最后一位使者（愿安拉福安之）也不例外——倘若先知的使命就此终结，那么最后一位先知与使者，就必须带来一个能够长存不朽的奇迹，那便是《古兰经》——它至今仍是我们的时代的一个明证与奇迹。”

古人吟诵得妙：

你的兄弟尔撒（耶稣）曾唤醒一具尸骸，死者应声而起；而你，却使累累枯骨的整个世代重获新生。

在此，我也想提请诸位注意：当我下定决心，着手搜集一切我所能找到的、关于新穆斯林论及尊贵先知ﷺ美言的资料，以纳入本系列之中时，我为自己设定了两项准则：

其一，专门选取这些新穆斯林中的名人与杰出人物，而非泛泛的普通信众；其二，此人须已公开皈依伊斯兰教作为终点，而不仅仅止步于赞美与颂扬——因为这类赞美可能只是仰慕者、爱戴者的片面之词，也可能只是言说者口中的奉承与讨好，或是转述者、抄录者笔下夸大其辞的渲染，又或是某些狡黠欺瞒之人出于权宜之计的伪装（Taqiyyah）。为避免重蹈前人曾陷入的陷阱，我下定决心：所选取的名人研究对象，必须是那些如正午骄阳般无可遮蔽、留下清晰印记，为扶助安拉的宗教及其尊贵先知的圣行而效力之人，同时彻底、永久地远离古代诗人曾这样描述过的那类懒惰之辈：

哈农（Hanun，古代人物，具体身份待考）未曾为伊斯兰教增添芥子般的一分贡献；基督徒们也对哈农毫不在意。

本雅明·凯尔达尼牧师（Rev. Benjamin Keldani）

让我们从戴维·本雅明·凯尔达尼牧师教授（Rev. Professor David Benjamin Keldani）开始——他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为阿卜杜勒·阿哈德·达伍德（Abd al-Ahad Dawud）。他在其著作《圣经中的穆罕默德》（Muhammad in the Bible）中写道：“唯有穆罕默德，才彻底揭示了关于安拉、其独一性及其宗教的全部真相，纠正了长期以来针对至尊主宰本身、以及众多善良仆人的种种诽谤与谎言。”

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Nobel Literature Prize Nominee）

其次，是印度最著名的诗人兼作家、曾入围诺贝尔文学奖（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短名单的卡玛拉·达斯（Kamala Das）——她在皈依伊斯兰教后说道：“我选择伊斯兰教，是因为它保护女性。我在收养两名失明的穆斯林孩童、他们教会了我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之后，下定决心皈依。我为自己取了新名字——卡玛拉·苏拉雅（Kamala Surayya），我不会理会某个极端政党的任何威胁。”

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再者，是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 (Leo Tolstoy)，《战争与和平》 (War and Peace) 与《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 的作者——他曾于 1909 年撰写一部重要著作，题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箴言》 (The Wisdom of the Prophet Muhammad)，收录了 56 段尊贵的圣训。他在书中写道：“在我看来，穆罕默德始终高于旁人，他从未将自己等同于安拉，也从未把人视为神明。”他还补充道：“穆罕默德的教法必将主导世界，因为它与理性、智慧完全相符……我是被先知穆罕默德的人格深深折服的人之一，独一的安拉拣选了他，让最后的启示藉他而降，也让他成为最后一位先知。”

外交官维尔弗里德·霍夫曼 (Diplomat Wilfried Hofmann)

这艘驶入信仰汪洋、承载坦诚与揭示的航船，终究要停靠在德国外交官维尔弗里德·霍夫曼 (Wilfried Hofmann) 的港湾——他拥有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法学博士学位，曾是一名舞者与芭蕾舞教师，也是爵士乐演奏者，还曾出任德国驻多国大使，并是核防御领域的专家。他于 1980 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穆拉德 (Murad)。他撰写了著名的《一个德国穆斯林的日记》 (Diary of a German Muslim)，以及《第三个千年的伊斯兰教：一个正在崛起的宗教》 (Islam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A Religion on the Rise)、《麦加之旅》 (Journey to Makkah)、《一个德国穆斯林眼中的伊斯兰教》 (Islam: The Alternative) 等著作，均以德语写成。他谈及伊斯兰教时说：“伊斯兰教将生活的方方面面融为一体，因此伊斯兰国家的心理问题远比欧洲国家少得多。”他还补充道：“若我们真心改变自身，安拉必会相助——需要改变的并不是伊斯兰教本身，而是我们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与行为……伊斯兰教是一种永恒不朽、历久弥新的生活替代方案，伊斯兰教不受时空所限。”

歌德 (Goethe)

我们还读到德国伟大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关于伊斯兰教的论述——他对这一宗教及其先知穆罕默德ﷺ 钦佩至深，以至于一些文人评论家认为，歌德实际上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只是未曾公开宣布。他在其著作《西东诗集》 (West - Eastern Divan) 中写道：“每当我诵读《古兰经》，便感到灵魂在体内震颤。《古兰经》是万经之经，我如同每一位穆斯林那样坚信这一点——倘若伊斯兰教的含义是顺服于安拉，那么我们所有人，无论生死，皆归于伊斯兰教。”

东方学者安妮玛丽·席默尔 (Orientalist Annemarie Schimmel)

追随其足迹的，是那位公允持正的德国学者——波恩大学 (University of Bonn) 阿拉伯语言与伊斯兰学教授，兼美国哈佛大学等大学客座讲师，东方学者安妮玛丽·席默尔 (Annemarie Schimmel)，人称“先知穆罕默德ﷺ 的挚爱者”。她曾荣获德国“弗里德里希·吕克特奖” (Friedrich Rückert Prize) 及国际和平奖，拥有两个博士学位：第一个于 1941 年获自柏林大学 (University of Berlin) 的东方学博士学位，

第二个于 1951 年获自宗教史博士学位。她撰写并发表了逾百篇论文与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And Muhammad Is His Messenger）一书。她曾在 2003 年临终前嘱托，在她弥留之际诵读《古兰经》经文，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上那句伊斯兰教箴言：“世人皆在沉睡，唯死后方才觉醒。”她在其著名著作中写道：“先知ﷺ所成就的最伟大奇迹，实为建立起一个精神上团结一致的民族——效法先知高尚的言行，将其作为美好的表率，为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注入了思想与行动上的统一。每个人都清楚，在处理人道或宗教相关事务时应说什么、该做什么——皆是效法或追随先知的行为……请勿因我对伊斯兰教使者的爱而责怪我，因为我对伊斯兰教及其使者的爱与热忱，是没有止境的。”一些学者认为，席默尔教授实际上已皈依伊斯兰教，只是未曾公开表明。

数学家杰弗里·朗（Mathematician Jeffrey Lang）

我们读到美国数学家杰弗里·朗（Jeffrey Lang）的生平事迹——他曾任教于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后转至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他在阅读了一部《古兰经》意译译本后宣布皈依伊斯兰教，随后撰写了重要著作《为信仰而挣扎》（Struggling to Surrender），继而又出版了《失落的宗教：西方穆斯林的呐喊》（Losing My Religion: A Call for Help）、《连天使都在发问：伊斯兰教在美国的旅程》（Even Angels Ask: A Journey to Islam in America）与《连哈利勒·易卜拉欣（亚伯拉罕）也渴望心安》（Even Khalil Ibrahim Wants to Be Reassured）等著作。他的名言之一是：“《古兰经》已洞悉了你，成为了一面镜子，透过它，你能看见自己的缺陷、弱点、痛苦、迷茫、潜力与失败。”

意大利人罗萨里奥·帕斯奎尼（Italian Rosario Pasquini）

与他们同道的，还有意大利宣教者罗萨里奥·帕斯奎尼（Rosario Pasquini）——他原为天主教徒，于 1973 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阿卜杜勒·拉赫曼·帕斯奎尼（Abd al-Rahman Pasquini），创办了意大利第一座伊斯兰中心、拉赫曼清真寺（Al-Rahman Mosque）、伊斯兰宗教基金会（Islamic Waqf），以及“笔之家”出版社（Dar al-Qalam）。他还创办了《伊斯兰讯息》（The Islamic Message）杂志，并与人合作将《古兰经》意译译本译成意大利语。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伊斯兰教曾是欧洲通往文明的道路》（Islam Was Europe's Path to Civilization）。

美国人罗伯特·克兰（American Robert Crane）

这位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兰博士（Dr. Robert Crane），拥有哈佛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顾问，于 1980 年代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法鲁克·阿卜杜勒·哈克（Farooq Abdul Haqq）。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美国穆斯林的权利》（The Rights of Muslims in America）。他最著名的言论之一是：“伊斯兰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因为它在教法宗旨（Maqasid al-Sharia）中承载着公正。我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我所研习过的一切法律，而在哈佛大学求学期

间，我在他们的法律体系中竟找不到‘公正’这个词，然而在伊斯兰教中，我却屡屡发现它。”

日本人三田了一 (Japanese Ryoichi Mita)

日本人三田了一 (Ryoichi Mita)，出身于日本西部一个佛教武士家族，毕业于商学院后，于 1941 年正式宣布皈依伊斯兰教。他最著名的著作包括《理解伊斯兰教》 (Understanding Islam) 与《伊斯兰教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并翻译了《圣门弟子的生平》 (The Life of the Companions) 一书。他在 69 岁时开始将《古兰经》意译译成日语，直至 80 岁高龄才最终完成，这部译本成为拥有 1.3 亿使用人口的日语中最著名的《古兰经》译本。

匈牙利人久洛·杰尔马努斯 (Hungarian Gyula Germanus)

同样，东方学者兼语言学专家久洛·杰尔马努斯 (Gyula Germanus)，在受邀前往印度多所大学任教期间皈依伊斯兰教，此后人称阿卜杜勒·卡里姆·杰尔马努斯 (Abd al-Karim Germanus)。他曾担任布达佩斯大学 (University of Budapest) 东方研究系主任长达四十年。他最著名的著作包括《在新月之光的指引下》 (Guided by the Light of the Crescent)，以及在其朝觐之旅后完成的《安拉至大》 (Allahu Akbar)。他最著名的名言是：“伊斯兰教的教诲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无法付诸实践的，它是启迪心智之人的宗教，终将成为自由人的信仰。”他还补充道：“我曾希望能活到一百岁，以实现我为服务《古兰经》的语言所抱有的一切心愿。我爱上伊斯兰教，是因为它是纯洁与清洁的宗教——身体的清洁、社会行为的清洁，以及人道情感的清洁。”

反种族歧视人士马尔科姆·X (Malcolm X)

与他们同列的，还有美国反种族歧视运动人士，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公正与人权捍卫者之一——马尔科姆·X (Malcolm X)。他的父亲是一名浸信会牧师，遭三 K 党 (Ku Klux Klan) 种族主义组织杀害。马尔科姆·X 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马利克·沙巴兹 (El-Hajj Malik El-Shabazz)。1964 年，他前往麦加朝觐，深受触动，为当地各种族、肤色、民族之间完全没有种族歧视的景象所震撼，他写信给妻子贝蒂 (Betty)：“亲爱的贝蒂，我此刻在麦加，正与一位白人并肩礼拜，跟在一位非洲裔男子身后，与一位蓝眼睛的男子共食同一盘食物。”他在此后的多次演讲中补充道：“我坚信，美国迫切需要伊斯兰教，唯有敬拜独一的安拉，才能使人类接近那个人人挂在嘴边、却无人付诸行动去实现的和平。”

加拿大人加里·米勒博士 (Canadian Dr. Gary Miller)

我们了解到加里·米勒博士 (Dr. Gary Miller) 的生平事迹——他是一位加拿大数学家兼神学学者，曾任教于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于 1977 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阿卜杜勒·阿哈德·奥马尔 (Abd al-Ahad Omar)。他主持过多档电

视与广播节目，发表数十场有关伊斯兰教的演讲，数以百计的欧洲人与美国人因受其演讲与著作的影响而皈依伊斯兰教。他撰写了多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古兰经与圣经的区别》（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Quran and the Bible）、《令人惊叹的古兰经》（The Amazing Quran）以及《伊斯兰视角下的传教手法》（An Islamic Perspective on Missionary Methods）。他有一句精彩的名言：“众所周知的一项科学原则，是不断在理论中寻找错误，直到其被证明为正确。而奇妙的是，《古兰经》却邀请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去寻找其中的错误——而他们将一无所获……《古兰经》中有整整一章以麦尔彦（马利亚）命名，却没有一章以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或女儿命名；同样，尔撒（耶稣）在《古兰经》中被直接提及 25 次，而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却仅被提及 5 次。”

韩国人崔（Korean Choi）

韩国学者崔荣吉博士（Dr. Choi Young-kil）的情形也大同小异：他于 1980 年公开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哈米德（Hamed），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伊斯兰教在韩国的宣教》（Islamic Dawah in Korea）。他曾在明知大学（Myongji University）担任多项学术职务，包括阿拉伯语系及研究生院院长，并出任韩国穆斯林联合会（Federation of Korean Muslims, FMK）主席。他撰写并翻译了约 100 部有关伊斯兰教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先知穆罕默德传》、《布哈里圣训实录节译本》（Mukhtasar Sahih al-Bukhari），以及《阿拉伯语学习之路》、《四十段圣训》（al-Arba' in al-Nawawiyah）、《圣洁园地》（Riyad al-Salihin）、《古兰经词汇索引词典》，以及《圣训：18 亿穆斯林的传统与习俗》等诸多著作。哈米德·崔荣吉博士是首位依据阿卜杜拉·优素福·阿里（Abdullah Yusuf Ali）英译本转译《古兰经》意译为韩语的学者，崔博士的译本至今仍是约 20 万韩国穆斯林唯一且主要的参考译本。他还发明了首台用于研习《古兰经》的电子设备，以及首部以韩语介绍伊斯兰教的电子书。

奥地利人利奥波德·魏斯（Austrian Leopold Weiss / Muhammad Asad）

我们接着转向奥地利思想家兼记者利奥波德·魏斯（Leopold Weiss）的生平——他于 1926 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他曾为巴基斯坦（Pakistan）建国作出贡献，并出任拉合尔伊斯兰研究院（Institute of Islamic Culture, Lahore）院长。他最重要的著作包括《麦加之路》（The Road to Mecca）、《伊斯兰教在十字路口》（Islam at the Crossroads），以及将《古兰经》意译成英语的《古兰经信息》（The Message of the Quran）。他有一句名言：“并非穆斯林使伊斯兰教伟大，而是伊斯兰教使穆斯林变得伟大……倘若我们拒绝安拉派遣、作为普世慈悯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引导，那便意味着我们拒绝了安拉的慈悯……尽管历经重重阻碍，伊斯兰教至今仍是人类所知晓的、最能振奋精神的伟大力量。”

法国歌手迪亚姆斯 (French Singer Diam's)

同样，法国前说唱歌手梅拉妮·乔治亚迪斯 (Mélanie Georgiades)，艺名“迪亚姆斯” (Diam's)——她曾发行专辑，在 1999 年至 2009 年间销量突破四百万张——在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后，开始佩戴希贾布 (Hijab)，并前往麦加朝觐，此后全身心投入通过其人道主义组织“Big Up Project”，援助非洲大陆饥饿、患病与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她皈依后曾说：“如今，我皈依了伊斯兰教，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无论喜悦还是悲伤，我都知道安拉在倾听我的祈祷，我每诵读一次《古兰经》，信念便更加坚定一分。”

俄罗斯歌手玛莎 (Russian Singer Masha)

以下是俄罗斯歌手玛莎·艾丽尔·基娜 (Masha Elil Kina) 皈依伊斯兰教的点滴——她曾是电影明星，也是俄罗斯著名歌唱组合“工厂” (Fabrika) 的成员，并曾任大学讲师，于 2018 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完成朝觐功修。谈及自己人生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因，她说：“我发现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与律例，能够切实回应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通往幸福的道路，于是我皈依了它。”她还补充道：“我精通五种欧洲语言，皈依后，我想学习阿拉伯语，因为它是《古兰经》的语言；至尊安拉的恩典之一，便是引导我走向他，走上伊斯兰教的道路——这是他的意愿与旨意。”她在接受“伊斯兰里约” (Islam Rio) 网站采访时补充道：“我能对他人说的关于伊斯兰教的话是：想要走向伊斯兰教的人，只需回归自我，反思自身的处境与认知，借助自己的天性 (Fitrah) 去认识真理。”

德国电视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克尔 (German TV Star Kristiane Backer)

我们细读了德国著名电视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克尔 (Kristiane Backer) 的生平事迹——她在其著名著作《从 MTV 到麦加：伊斯兰教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 (From MTV to Mecca: How Islam Changed My Life) 一书中，讲述了她转向伊斯兰教的原因，以及改名为“麦加” (Mecca) 的经过，她说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结识了巴基斯坦板球明星伊姆兰·汗 (Imran Khan)，我的生活便由此逐渐转向伊斯兰教。伊姆兰·汗当时十分关心饥饿与贫困之人，而这些穷苦人对今世的荣华与浮饰毫不在意，他们所在意的，唯有顺从至尊安拉……如今，我礼拜，也在自己的信仰与礼拜中找到了幸福。”贝克尔还著有另一部同样重要的著作，题为《伊斯兰教——心灵之道：我为何是穆斯林》 (Islam as a Way of the Heart: Why I Am a Muslim)。

德国人冯·登费尔 (German von Denffer)

德国作家阿赫迈德·冯·登费尔教授 (暂拟音译，待核实)，曾任慕尼黑伊斯兰中心 (Islamic Center Munich) 副主任，并担任一份德语文化期刊的主编。他皈依伊斯兰教后撰写了多部相关著作，曾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论及宣教者 (Da'i) 应有的品德，他说：“宣教者应当在其所在国家的民众眼中，具备使者般的品格，使人们在他身上看

到一个鲜活的榜样，从而受其感召；他还必须精通当地民众的语言，才能向他们清晰阐明伊斯兰教的真实面貌，并且必须充分了解自己所宣教地区的文化。”

西班牙人阿曼达（Spanish Amanda）

西班牙记者阿曼达·菲格拉斯（Amanda Figueras），在《世界报》（El Mundo）西班牙语报社任职期间公开皈依伊斯兰教。她撰写了一部题为《为何是伊斯兰教？》（¿Por Qué el Islam?）的著作，在书中完整讲述了她皈依的经历与原因，以回应欧洲国家——包括她的祖国西班牙——中流传的诸多有关伊斯兰教的疑虑与错误认知。她在书中写道：“我曾并不了解真正的伊斯兰教，我选择改变自己，并成功做到了……如今，我试图通过这本书，讲述一位欧洲穆斯林女性的生活，因为有太多书籍未能从人道与社会的角度，正确呈现伊斯兰教这一宗教。”

俄罗斯人波罗霍娃（Russian Porokhova）

至于俄罗斯女作家瓦莱里娅·波罗霍娃（Valeria Porokhova）——她毕业于哲学系，并曾就读于莫斯科外语学院，是俄罗斯作家协会成员——她公开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为伊玛尼（Iman），并将《古兰经》意译全文译成俄语，其译本至今仍被公认为俄语世界中最优秀、最全面的译本。她有一句名言：“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一生都是穆斯林，直到我读了《古兰经》，我才真正认识伊斯兰教——它回答了我人生中的诸多疑问。”

英国歌手凯特·史蒂文斯（English Singer Cat Stevens）

英国摇滚歌手凯特·史蒂文斯（Cat Stevens，即后来的优素福·伊斯兰，Yusuf Islam），曾荣获八张全球金唱片，他在一次住院期间阅读了一部《古兰经》意译译本后皈依伊斯兰教，并于1983年在英国着手创办一所伊斯兰儿童学校，还创立了“伊斯兰救援”组织（Islamic Relief），援助全球饥荒与战争受害者。他谈及自己皈依伊斯兰教时说：“穆斯林尤其应当依照伊斯兰教的原则教育自己，明白儿童需要在教育框架内，以道德准则为榜样。”

此外还有无数皈依者，因篇幅所限，难以详述其中十分之一。据2023年统计，全球穆斯林人口已超过20亿，约占地球总人口的25%，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伊斯兰教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宗教。而“穆罕默德”（Muhammad）这一名字，源自阿拉伯语“众多赞颂”之意，意为“受赞颂者”“具备美好品质者”，据专门统计新生儿姓名的网站报告，该名字在全球最为普及；据专门研究姓名学的《Forebears》杂志最新统计，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高居全球最普及姓名榜首，使用人数约达1.34亿。

穆罕默德ﷺ：万圣的封印（Muhammad ﷺ, Seal of the Prophets and Messengers）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是安拉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安拉是全知万物的。”（《古兰经》艾哈萨布章 33:40，马坚译）

如今，每当我关注国际与阿拉伯新闻简报，每当我在视频、平面与广播新闻编辑室中编辑其中一些稿件时，我便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全人类都迫切需要、且无从逃避先知穆罕默德ﷺ的教诲”。我这样说，绝非出于情感冲动，也绝非出于身份归属——尽管这份归属于我而言，是无上的荣耀——而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我从每一条经手的新闻中，从每一则映入眼帘的屏幕画面中，都能嗅到它的气息，感受到它的分量，凭借我在新闻行业摸爬滚打三十年的从业经验，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每当有令我心如刀割、夹在善恶两极之间的事件发生，更不必说每一档节目与纪实报道，我都愈发深切地感受到那节尊贵经文“我派遣你，只为怜悯众世界”（安比雅章 21:107，马坚译）的深刻意涵，并体会到先贤典籍中所言“确凿的传述与明晰的理性相符合，二者之间并无矛盾”这一原则的真实性。凡以分析者、观察者与新闻编辑的眼光追踪新闻简报之人，都会明白：整个世界，从东到西，都深陷于各种形式与种类的罪恶、恶行与过犯之中，唯有“凡使者给你们们的，你们都应当接受；凡使者禁止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戒除”（哈什尔章 59:7，马坚译）才能扑灭这燃烧的烈火，遏制这毁灭性的泛滥。

安拉的使者ﷺ为人慈悲、慷慨、谦逊，一生从未动手打过仆人或女子；他从不挑剔食物，想吃便吃，不想吃便作罢；他是最慷慨好施之人，尤以斋月（Ramadan）期间最为慷慨；他生活简朴，常常整整一个月，家中唯有海枣与清水果腹；他去世后，留给家人的遗产，仅有他的武器、坐骑，以及一块被他捐作施舍（Sadaqah）的土地；他容貌俊美庄严，身上总是散发着芬芳。

他若欣喜，面容便如满月般焕发光彩；在家中，他为人谦逊，亲自缝补衣物、修理鞋履，做着寻常男子在家中所做的一切；他常常在夜间长时间礼拜，而他的门弟子与亲属都已入睡——当有人问及缘由时，尽管安拉已宽恕了他、并已应许他乐园，他仍答道：“难道我不该做一个感恩的仆人吗？”

他喜爱聆听某些嗓音优美的门弟子诵读《古兰经》，也常因聆听那降示于他自身的《古兰经》而落泪；世人从未见过比他更怜爱孩童与家眷之人；一位曾专职侍奉他的人说：“我服侍安拉的使者十年，他从未对我说过一句‘唉’，也从未因我没做某事而责问我‘你为何不做’。”

先知ﷺ常与家人及门弟子说笑，但即便在玩笑中，他所说的也句句属实，从不伤人、从不诋毁，笑时也只是微笑而已。他这种真诚玩笑的例子之一是：有一天他见到一位老妇人，便对她开玩笑说：“老妇人进不了乐园。”那位妇人听后顿感伤心，先知便

向她解释道：“老妇人进不了乐园——因为安拉将使她在乐园中重返青春年华，容颜绝美，光彩照人。”

以物配主者（Mushrikin，多神教徒）曾提议拥立他为王，并许以大量钱财与厚礼，条件是他放弃倡导独一无二、绝无匹敌的安拉崇拜。然而，这一切非但没有动摇他，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继续传教，他对他们说：“凭安拉起誓！即便他们把太阳放在我的右手，把月亮放在我的左手，要我放弃这项使命，我也绝不放弃，直到安拉使其彰显，或是我为此殉道。”

他容貌是众人中最俊美的，肤色白皙微泛红润，双目宽大，瞳仁乌黑深邃，身材不高不矮，从不多言，极为谦逊知耻，说话总以安拉之名开头；他珍视每一份恩典，无论多么微小，从不加以嫌弃；在战场上，他是最勇敢之人，总是身先士卒，如坚固的盾牌般庇护着他的门弟子；他若因事发怒，便转身回避；他若欣喜，则垂目含蓄；初见之人无不心生敬畏，相处之人无不生出爱戴之情——古往今来，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喜爱涂抹香料，喜爱与穆斯林同席而坐；他若打喷嚏，便以衣物掩口、压低声音，赞颂安拉；他若打哈欠，便以手掩住尊贵的口，并祈求安拉庇护，远离受诅咒的恶魔。

伊玛目提尔米济（Imam al-Tirmidhi）所著《先知德性录》（al-Shama'il al-Muhammadiyah）中记载：“安拉的使者ﷺ常怀忧思，沉静深思，鲜少安逸，沉默良久，不多言妄语；他开言与结语皆以安拉之名，言辞精炼，字字珠玑，不冗不缺；他既不粗鲁，也不轻慢；他珍视每一份恩典，无论多么微小，从不加以嫌弃，但他既不贬低食物，也不刻意赞美；今世及其所属之物从不能激怒他，然而一旦真理受到侵犯，任何事物都无法平息他的怒火，直到他为真理讨回公道；但他从不为自己的私愤而动怒，也从不为自身讨回私利。”

先知ﷺ的诸多尊名与德性中，有些为他独有，是历代先知使者所不曾拥有的；有些则与历代先知共有，但在他身上达到了最圆满的境界。这些尊名与德性，皆是其耀眼品格的闪光，是其非凡德行与操守所凝结的璀璨星辰，其中包括：穆罕默德（Muhammad，受赞颂者）、艾哈迈德（Ahmad，最受赞颂者）、玛希（al-Mahi，涤除者）、哈希尔（al-Hashir，聚集者）、阿基布（al-'Aqib，殿后者）、穆卡法（al-Muqaffa，随后者）、慈悯先知（Prophet of Mercy）、忏悔先知（Prophet of Repentance）、被选者（al-Mukhtar）、引导者（al-Hadi）、见证者（al-Shahid）、报喜者（al-Bashir）、警告者（al-Nadhir）、托靠安拉者（al-Mutawakkil）、开启者（al-Fatih）、忠信者（al-Amin）、诚实者（al-Sadiq）、被证实者（al-Masduq）、说情者（al-Shafi'）、封印者（al-Khatim）、明灯（al-Siraj al-Munir）、被拣选者穆斯塔法（al-Mustafa）、使者（al-Rasul）、先知（al-Nabi），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毫无疑问，先知ﷺ永恒的奇迹便是《古兰经》——它作为启示降临于他，其经文由至睿至知的安拉亲自详细阐明。安拉亲自承诺守护这部经典，使其免遭篡改与讹误，并

为其安排了世世代代的守护者，负责背诵、记录、诠释、传授、诵读与聆听，直至报应之日。这是一部伟大而充满奇迹的经典，其奇妙之处永无穷尽，无论反复诵读多少次，也不会令人厌倦。

先知ﷺ的感官奇迹（Hissi Miracles）包括：夜行登霄（al-Isra wal-Mi'raj）、月亮分裂、泉水涌出、复原格塔德的眼睛、灯火、祈雨、思念先知而哀鸣的枣椰树桩（Hanin al-Jidh'）、吴侯德山的震动、皮囊中泉涌之水、预告纳贾希（阿克苏姆国王）的死讯、苏拉卡·本·马利克事件、哈提卜·本·艾比·巴尔太尔的信件、穆塔战役烈士的殉难、食物中的吉庆、海上的女殉道者，以及先知ﷺ对未来隐秘之事的预言等诸多奇迹——以至于我们的著名学者们皆称，先知ﷺ的感官奇迹超过一千件。

先知的印记（Khatam al-Nubuwwah，先知职分的印记）位于安拉使者ﷺ的两肩之间，是一处形如鸽卵大小的红色肉突，这一印记位于左侧，更靠近他尊贵的心脏所在之处。

法国医生莫里斯·布卡耶（Maurice Bucaille）在其被译成多种世界语言的名著《圣经、古兰经与科学》（The Bible, the Quran and Science）中所言极是：“阅读《古兰经》的人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若干具有科学性质的表述，让人难以想象穆罕默德时代的任何人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伊斯兰教向来将宗教与科学视为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

在他之前，还有英国第一座清真寺的创建者、律师威廉·亨利·奎利亚姆（William Henry Quilliam）——他于1887年在利物浦（Liverpool）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阿卜杜拉·奎利亚姆（Abdullah Quilliam）。他还创办了一所孤儿院，发行了月刊《新月》（The Crescent），并因此被尊称为“不列颠群岛的谢赫”（Sheikh of the British Isles）！

至于他皈依的原因，则源于他深受穆斯林的宽容精神及其道德与宗教操守的感染——尤其是他们即便身处狂风巨浪中摇晃颠簸的船只甲板上，仍坚持排列整齐地集体礼拜。当时奎利亚姆正乘船从法国前往摩洛哥途中，他近距离目睹了那些劳苦穆斯林礼拜者脸上所流露出的、自己所欠缺的坚定信仰之力。他的著作包括《伊斯兰教》（The Religion of Islam）与《最佳答问》（The Best of Answers）。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曾阅读了一部《古兰经》意译译本、《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一书，以及诸多其他书籍；当我离开丹吉尔（Tangier）时，我已皈依了伊斯兰教，并确信这正是真理的宗教。”

先知ﷺ：卓越的表率与楷模（The Prophet ﷺ: The Excellent Example）

“希望安拉和末日，并且多多纪念安拉者，你们有使者可以作为他们的优良模范。”（《古兰经》艾哈萨布章 33:21，马坚译）

毫无疑问，真主的使者ﷺ是这颗蓝色星球上一切受造物的表率与楷模。他的父亲阿卜杜拉（Abdullah）在他尚在母腹之中、尚未出生时便已辞世——那是象年（The Year of the Elephant）的赖比尔·敖外鲁月（Rabi' al-Awwal），公元 571 年。先知穆罕默德ﷺ因此自幼丧父；六年后，他的母亲阿米娜（Aminah）也相继辞世，先知ﷺ因这一重大变故而成为双亲俱亡的孤儿，此后由祖父阿卜杜勒·穆塔里布（Abdul Muttalib）负责抚养；祖父在先知 8 岁时也相继辞世，此后由叔父艾布·塔利卜（Abu Talib）承担起抚养之责。

为了使先知ﷺ成为此后全人类的美好表率与楷模，他历经了重大的考验，以极大的坚忍承受了这一切——那是地球上任何受造物都绝难承受的重担：他饱受幼年丧亲之苦、贫困之苦、饥饿之苦、围困之苦，被迫背井离乡、离开故乡麦加，遭受追捕、被诬蔑为骗子，病痛加剧时也曾遭受病苦的折磨；此外，他还相继失去了叔伯与子女——他的三个儿子卡西姆（Qasim）、阿卜杜拉（Abdullah）与易卜拉欣（Ibrahim）皆在幼年时相继离世；他生前还有三位女儿，都在青年时期相继离世，她们分别是宰纳布（Zaynab）、鲁盖亚（Ruqayyah）与温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

与此同时，他极为敬重与挚爱的第一任妻子赫蒂彻（Khadijah）也相继离世——就在抚养他成人的叔父艾布·塔利卜辞世后仅仅三天。这两场沉痛的悲剧，发生在以物配主者对先知的家人、亲属与门弟子实施了一场不义围困之后——地点被称为“哈希姆家族山谷”（Shi'b Bani Hashim），这场围困连续持续了三年，期间以物配主者禁止任何人与信奉先知ﷺ及其永恒天启使命的所有人进行买卖、通婚或任何往来。

以物配主者禁止一切食物、饮水与药品流入新穆斯林及尊贵先知ﷺ的亲属、家人与门弟子之中，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以野草与树叶果腹。以物配主者将这份封锁协议书写成文，悬挂于克尔白的帷幕之上，企图借此向先知ﷺ施压，迫使他放弃其使命、放弃倡导摒弃偶像崇拜；他们向他施压，要求他停止号召人们敬拜独一无二的真主——祂在主权上绝无匹敌，既无配偶，也无子嗣；他们还向他施压，要求他停止警告人们摒弃蒙昧时代的种种陋习，诸如部落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与仇杀、活埋女婴、剥夺女性的继承权、蓄奴、迷信巫术与占卜、赌博、饮酒、食用猪肉，以及打家劫舍。直到有一天，白蚁蛀蚀了那份封锁协议，唯独留下了“奉你的尊名，主啊”这句话——以物配主者这才意识到，经济与社会上的封锁已然无济于事，这一天启使命必将继续前行，绝无人能够阻挡或遏制……

此时，以物配主者开始启动他们误导性的宣传机器，企图贬低先知ﷺ的地位、嘲弄并诬蔑他，说他是巫师、占卜者、诗人、骗子、疯子——然而这一切都未能得逞，因为

在他正式宣布传教使命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先知早已在族人间以“诚实忠信者”（al-Sadiq al-Amin）著称。于是，他们转而对其门弟子中最弱势的穷人、赤贫者、劳苦大众与奴隶施以酷刑、迫害、排斥与边缘化，企图将这一使命扼杀于萌芽之中，使其无法在阿拉伯半岛传播与扩散。然而穆斯林的人数不减反增，以物配主者惊愕之余，束手无策，最终对穆斯林发动了一场军事战争，先知穆罕默德ﷺ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他最亲密的门弟子、追随者与支持者，也失去了他心中最挚爱的亲属之一——他的叔父哈姆宰（Hamzah）。然而，他们依然未能得逞，伊斯兰教最终传遍了阿拉伯半岛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成群结队地在先知ﷺ在世期间皈依了这一宗教。

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其著作《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中说道：“对于这个时代任何一位文明人而言，去相信伊斯兰教是谎言、穆罕默德是骗子这种说法，实在是一种耻辱；我们理应反击这类令人羞愧的流言，因为这位使者所传达的使命，历经十二个世纪，至今仍是一盏明灯。”

爱尔兰著名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也曾说：“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像建立在伊斯兰教海之上的社会体系那样良善；我曾预言，穆罕默德的宗教终将为明日的欧洲所接受，而这一接受，如今已然开始。”

法国历史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其著作《阿拉伯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Arabs）中写道：“伊斯兰教是最能与现代科学发现相契合的宗教，也是最能陶冶与净化人心、倡导公正、宽容、仁爱、和睦与共存的伟大宗教之一。在伊斯兰的疆域之内，中国穆斯林与阿拉伯穆斯林在享有一切权利方面，并无任何差别。”

由此可见，万圣的封印穆罕默德ﷺ，是此后全人类的美好表率与楷模：凡失去双亲之一或双亲、自幼成为孤儿者，皆可效法先知穆罕默德ﷺ；凡在世时失去妻子、人生伴侣者，皆当忆起并效法先知穆罕默德ﷺ；凡在世时失去儿女者，当忆起先知穆罕默德ﷺ；凡在世时失去祖父与叔伯者，当忆起先知穆罕默德ﷺ；凡在世时遭受流离失所与迫害者，当忆起先知穆罕默德ﷺ；凡遭受围困、被迫挨饿与追捕者，当忆起先知穆罕默德ﷺ；凡遭受本族本部落及仇敌的诬蔑、嘲弄与欺凌者，当忆起先知穆罕默德ﷺ；凡患病或受伤者，当忆起先知穆罕默德ﷺ，从而坚忍并寻求真主的回赐——先知穆罕默德ﷺ由此成为全人类在一切艰难社会处境中、一切物质、心理与人道困境，以及一生所面对的一切自然灾害面前的良好表率。

[透过盲童与孤儿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女作家（The Indian Writer Who Came to Islam Through the Blind and Orphans）](#)

她就是印度杰出的诗人兼作家卡玛拉·达斯（Kamala Das）——1964年亚洲诗歌奖（Asian Poetry Prize）与1965年“肯特奖”（Kent Award）得主，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荣誉博士，也曾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短名单。她原是印度教徒，在收养并抚育、教育两名穆斯林孤儿的过程中，眼界为之打开，认识了伊斯兰教

及其永恒的人道教诲，于是公开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卡玛拉·苏拉雅（Kamala Surayya）——尽管某个极端政党不断向她发出威胁，她仍说道：“我愿亲吻麦地那的土地。”她曾创作多首诗篇，歌颂对至尊真主的挚爱，以及对尊贵使者穆罕默德ﷺ的挚爱，其中一首写道：

你骤然而至，恰似倾盆的甘霖，
而那场雨，早在多少岁月前就已停歇；
然而它金色的记忆，却始终留存，
在每一粒沙中，熠熠生辉。

令名远扬 (The Elevation of Renown)

“难道我没有为你而开拓你的胸襟吗？我卸下了你的重任，即使你的背担负过重的，而提高了你的声望，与艰难相伴的，确是容易，与艰难相伴的，确是容易。

”（《古兰经》舍尔哈（开拓）章 94:4-6，马坚译）

促使我逐步追踪历史上最著名的领袖、政治家、哲学家与思想家的日记、回忆录，并阅读其自传的原因有很多，最终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每个人都只涉及某一方面，或若干方面，而忽略了其余方面——有人专注于经济、社会、哲学、政治或法律，而不涉及其他领域；有人的言论只面向某一特定人群，而忽略了其余人群；还有人的理论、假说与著述，从未超出他生活的圈子，也从未超出他辞世之地的地域范围。唯独一人，安拉特意赋予他先知的职分，并托付他向全人类传达普世的使命，他从未遗漏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或层面：从信仰到功修，到行为举止，到核心家庭，到大家庭，到社会，到道德，到教育，到商贸，到道路礼仪，到各类交往，到遗产继承，到洁净与卫生，到战争与和平，到教与学，到政治，到司法，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到夫妻关系，到个人与其亲属、族人、朋友、邻里的关系，到穆斯林与教胞的关系及其与非穆斯林同类的关系，到人与动物的关系，到人与其环境的关系——凡此种种，无不令远近之人之为之震惊：几乎没有任何善行或美德，能不与这位从不凭私欲而言、所言无非是受赐的启示的被选先知穆斯塔法ﷺ联系在一起。在此，法国东方学者艾蒂安·迪内（Étienne Dinet）曾说：“伊斯兰教自其诞生之初便已确认：它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与地域的宗教，因为它是天性（Fitrah）的宗教，而人的天性，在任何人身上都并无二致。”

毫无疑问，历经数百年而持续不断的尊崇与彰显，正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不断更新——无论东方学者的恶意运动与媒体误导性攻势多么泛滥，都从未能阻止这一点，这远远超出人类心智所能预料，无论其见识如何广博。每一次宣礼、每一次礼拜、每一次作证词（Tashahhud）、每一次诵经，穆罕默德ﷺ的尊名都在地球上被反复颂扬。毫无疑问，彰显其令名的绝妙实例之一，便是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Louisville, Kentucky）市政府于2019年初为纪念世界拳击传奇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所作出的决定——将其著名的国际机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什么？市长格雷格·费舍尔（Greg Fischer）如此解释：“穆罕默德·阿里留下了一份人道与体育价值观的遗产，激励了数亿人；能以他的名字为城市机场命名，实为一件美事。”借此善举，先知穆罕默德ﷺ之名，连同其堂弟阿里·本·艾比·塔利卜（Ali ibn Abi Talib）之名，竟以东方学者始料未及、在他们自己国家腹地绝难想象的方式，双双得以彰显！

曾修建清真寺、并拨出两亿美元支持伊斯兰教事业、将自己奉献于这一宗教的阿里说道：“国际战争是为了改变地图，而对抗贫困的战争，则是为了绘制改变之图。我是一名穆斯林，伊斯兰教与在世界任何地方杀害无辜之人毫无关系。我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一种能为全人类带来幸福的宗教，它不分肤色、性别与种族，世人在安拉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一个绝非出自人类之口的神圣真理。”此语出自穆罕默德·塔玛希（

Muhammad Tamashi) 所著《皈依伊斯兰教的伟人与思想家》(Great Figures and Thinkers Who Embraced Islam) 一书。

与他同道的马尔科姆·X (Malcolm X)，在 1964 年完成朝觐功修后也曾说：“我在那两周里所看到的，胜过我三十九年来所见的一切。我看到了所有种族——白人与黑人——真正的团结与手足情谊已将他们的心紧紧相连，他们生活在一起，仿佛在独一安拉的护佑下融为一体。”

西班牙《ABC 报》(ABC) 此前一份报道披露：“先知穆罕默德ﷺ之名是全世界最普及的姓名，在法国部分省份中，也是新生儿最受欢迎的名字。”而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援引英国国家统计局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数据披露：“穆罕默德是英格兰与威尔士男婴中最普及的姓名，共有 7361 名新生儿以其各种拼写形式命名，包括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艾哈迈德与马马杜等。”试问，欧洲、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与南北美洲各地，是否曾有人料想过，这样的事情有朝一日竟会发生——哪怕只是出于偶然？！

这一令人惊叹的“美名彰显”现象，在 2018 年 7 月于俄罗斯举行的第 21 届世界杯足球赛 (FIFA World Cup) 中再度呈现——“穆罕默德”成为解说席与看台上最常被提及的名字，因为共有 10 名来自多支参赛球队的球员以此为名。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以及由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联合主办的 2026 年世界杯，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在此之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曾报道，2016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 (Rio de Janeiro Olympics) 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便是拔罐疗法 (Hijama, 湿拔罐)——诚实忠信者ﷺ曾言：“治疗蕴藏于三物之中：饮蜂蜜、以拔罐刺破皮肤，以及火灸——而我禁止我的教众使用火灸。”当时，数十位著名游泳与体操运动员的照片被拍下，身上留有拔罐印记，引发公众纷纷猜测那些覆盖在他们身体上的蓝紫色圆圈究竟是什么秘密——是某种纹身，还是他们并不知晓含义的符咒？直至最终，人们才得知，这原来是一项吉庆的先知圣行 (Sunnah)。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 (Michael Phelps)，他在那届巴西奥运会上斩获五金一银；同样，美国体操冠军亚历克斯·纳多尔 (Alex Naddour) 也据《今日美国》(USA Today) 报道说：“拔罐胜过我曾花钱尝试过的所有其他方法，这正是我保持健康活力、免受诸多疼痛困扰的秘诀。”于是，这项穆斯林们世代恪守的先知圣行——拔罐——竟胜过了能量饮料、桑拿、按摩浴缸、瑜伽、八段锦、正骨疗法与中医针灸，也胜过印度的脉轮 (Chakra) 与曼陀罗 (Mantra) 疗法，成为增强体能、替代奥运及医学界所禁用兴奋剂的有效方式！

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 于 2007 年提出并多次重申建议，将男性割礼纳入预防艾滋病毒 (HIV) 的战略之中，指出：“若能普及割礼，相较于未行割礼者，尤其是在非洲地区，可挽救多达 60% 比例的感染者生命。”这正是一项尊贵的先知圣行——由此，我们，乃至整个世界，

都在与我们一同回归这位被安拉派遣、作为普世慈悯使者的“医者挚爱”ﷺ的圣行。
古人吟诵得妙：

我该从何处开始颂扬穆罕默德？

诗歌不能公正地描绘他，纵是千笔万墨，也难以尽述。

先知穆罕默德ﷺ与美德的感召 (The Prophet Muhammad ﷺ and the Call to Noble Character)

“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古兰经》盖来姆（笔）章 68:4，马坚译）

尊贵的先知穆罕默德ﷺ曾这样教导我们：“我被派遣，只为成全善美的品德”，另有一说为“成全高尚的品德”。他倡导良好的品行，倡导那些惠及他人的美德善行，使人们如同兄弟般共处，彼此相爱，彼此扶助，互不欺压，互不欺诈，互不背弃；与此同时，他也告诫人们要远离物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贪婪、吝啬、囤积居奇、自私、种族主义、傲慢、自大与狂妄自负。以下是他的部分教诲：

先知ﷺ嘱托关怀饥饿者、病患者与俘虏的重要性：

“你们当供养饥者，探望病者，释放俘虏。”（“阿尼” al-’Ani，即俘虏与被囚禁者。）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要爱戴、尊敬其家眷（Ahl al-Bayt）、门弟子、妻室与后裔：

他说：“你们不要辱骂我的门弟子；以我的性命所在的主起誓，即便你们中有人施舍出像吴侯德山那样多的黄金，也抵不上他们中一人所施舍的一“姆德”（Mudd，一种容量单位），甚至抵不上半姆德。”他还说道：“我提醒你们，看在安拉的份上，善待我的家眷；我提醒你们，看在安拉的份上，善待我的家眷；我提醒你们，看在安拉的份上，善待我的家眷。”

先知ﷺ描述了在复生日那天，将获得安拉荫庇、免于当日种种恐怖的七类人：

“七种人，在那没有任何荫庇、唯有安拉荫庇的日子里，安拉将以其荫庇庇护他们：公正的统治者；自幼便虔诚敬主的青年；心系清真寺的男子；两人为安拉而相爱，为此相聚，也为此分离；一名有地位、有姿色的女子邀他行不端之事，他却说‘我畏惧安拉’的男子；一名施舍时唯恐左手知晓右手所施的男子；以及一名独自忆念安拉、以至热泪盈眶的男子。”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要关怀各类弱势群体：

失业者、贫困者、孤儿、流离失所者、因自然灾害与战争炼狱而被迫迁徙逃亡者、唐氏综合征（Down Syndrome）儿童、身世不明的儿童、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患儿及受害者、地中海贫血（Thalassemia）与白血病（Leukemia）患儿、脊髓性肌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受害者、癫痫与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以及老年人、有特殊需要者、重度残障人士、盲人、聋哑人士等，他说：“你们当为我寻求弱者，因为你们正是凭借弱者而获得给养与相助的。”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手足之情、和睦相处与广传色兰（问安）的重要性：

“你们不信道，绝不能入乐园；你们不彼此相爱，绝不能算作信道。我可否指点你们一件事，做了能使你们彼此相爱？——在你们之间广传色兰（互道平安）吧。”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法官必须秉持真知灼见公正断案：

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远离私欲、党派偏见与种族歧视：“审判官有三种：两种在火狱，一种在乐园。凭私欲断案者，在火狱；不明真知而断案者，在火狱；秉公断案者，在乐园。”

先知穆罕默德ﷺ对全体穆斯林的嘱托：

“穆斯林对穆斯林有五项权利：回应问候（色兰）、探视病人、参加葬礼、应邀赴宴，以及为打喷嚏者祝福。”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互助互济：

“穆斯林是穆斯林的兄弟，既不欺压他，也不弃他于人手；谁成全教胞的需要，安拉必成全他的需要；谁为一位穆斯林排解一桩忧难，安拉必为他排解复生日的一桩忧难；谁为一位穆斯林遮掩过失，安拉必在复生日为他遮掩过失。”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抚育与庇护孤儿：

“我与抚养孤儿者，将在乐园中如此并列。”说着，他伸出食指与中指，稍稍分开示意。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品德高尚与关爱家庭的重要性：

“信士中信仰最完美者，是品德最优良者；你们中最优秀者，是对待家人最优秀者。”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要怜悯一切受造物——人、动物与植物：

“怜悯他人者，至仁至慈的主必怜悯之；你们怜悯大地上的一切，天上的主必怜悯你们。”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施舍、谦逊与宽恕他人的重要性：

“施舍绝不会使财富减少；安拉只会因宽恕而使仆人愈发尊贵；无人会为安拉而谦卑，安拉不将其提升。”

先知穆罕默德ﷺ号召厚待宾客、联系亲属、说善言：

“信仰安拉与末日者，当厚待宾客；信仰安拉与末日者，当联系亲属；信仰安拉与末日者，当说善言，否则当保持沉默。”

先知穆罕默德ﷺ号召劳动、寻求合法（Halal）的生计：

“无人能吃到比亲手劳作所得更美好的食物；安拉的先知达伍德（大卫，Dawud/David）便是以亲手劳作为生的。”

先知穆罕默德ﷺ告诫人们远离种族主义，远离对不同肤色、种族与民族的嘲弄：

“世人啊！你们的主是独一的；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尊贵，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尊贵；白种人不比黑种人尊贵，黑种人也不比白种人尊贵——唯有敬畏方为尊贵的标准；在安拉那里，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善待妇女与孤儿，远离欺压他们：

“主啊！我郑重告诫世人，谨防侵犯这两类弱者的权利：孤儿与妇女。”

先知穆罕默德ﷺ号召穆斯林追求有益于人类的知识：

涵盖宗教学识及一切有益的学科，助益人类的繁荣与福祉，远离衰败与灭亡：“谁踏上一条求知的道路，安拉必为他开辟一条通往乐园的道路。”

先知穆罕默德ﷺ告诫人们远离乞讨与自愿或被迫的无所事事：

“以我的性命所系的主起誓，你们中若有人背着绳索去打柴，背回来变卖，以此糊口、施舍，也胜过他去向一个安拉曾赐予恩典的人乞讨，无论对方是给予还是拒绝。”

先知穆罕默德ﷺ告诫人们远离一切形式的欺诈：

无论在买卖、求学、职场还是工作中，也告诫人们不得以持械威胁恐吓、勒索或抢劫他人：“谁持械对付我们，谁便不属于我们；谁欺诈我们，谁便不属于我们。”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善待妇女，以温和与尊重相待——涵盖母亲、妻子、姐妹、女儿、孙女及所有女性：

“你们当善待妇女。”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怜爱幼者、尊重长者：

“不怜爱我们年幼者、不尊重我们年长者尊严之人，不属于我们。”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孝敬父母：

爱戴顺从父母、尊重照料并尽力侍奉他们，且不违背正教的根本原则：“谁欲延年增寿、扩充给养，当孝敬双亲、联系亲属。”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尊重邻里、扶助他们、不打扰、不侵犯、不窥探邻居隐私：

“吉卜利勒（Gabriel）不断叮嘱我善待邻居，以至于我几乎以为他会将邻居列为继承人。”他关于邻居的另一则教诲还说：“若有人在饱腹而眠时，明知邻居饥饿仍无动于衷，此人便不是真正信仰我的人。”

先知穆罕默德ﷺ倡导植树与耕种：

“凡穆斯林栽种树木或播种庄稼，但凡有飞鸟、人类或牲畜从中取食，对他而言都算作一份施舍。”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关爱动物：

告诫人们不得伤害、虐待、令其挨饿受渴、致残、凌辱、猎杀取乐，或无故杀害，也不得将其投入所谓的“动物殊死搏斗场”以供人赌博取乐，而应当为其提供饮水、食物与悉心照料。当门弟子有一天问他：“真主的使者啊，难道我们照顾牲畜也有回赐吗？”他答道：“凡有一颗湿润肝脏的生灵，善待它便有回赐。”他还向门弟子讲述了一名妇人的悲惨结局——她将猫囚禁起来，既不喂养，也不放它出去自行觅食，最终猫饿死；他也讲述了另一名妇人的美好结局——她给一只极度干渴、几近死亡的流浪狗喂水，救了它一命。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协助债务人偿还债务、代为清偿：

并倡导以善意无息借贷帮助他人解决困难、宽限其还款期限：“谁宽限一位困顿者，或替他免除债务，安拉必在复生日、那没有任何荫庇、唯有其宝座荫庇的日子里，以其宝座的荫庇庇护他。”

先知穆罕默德ﷺ号召其教众劝善戒恶：

“以我的性命所系的主起誓，你们必须劝善戒恶，否则安拉必将降下惩罚于你们，届时你们再祈求，也不蒙应答。”

先知穆罕默德ﷺ嘱托必须关爱善待仆役：

有一天，人们看见先知穆罕默德ﷺ的一位门弟子与其仆人同行，二人竟穿着同样得体的服装，路人诧异，询问其中缘由，这位门弟子答道：“有一次，我曾嘲笑我的仆人及其母亲，先知穆罕默德ﷺ因此责备我说：‘你身上还带着蒙昧时代的习气。你们的仆役是你们的兄弟，安拉将他们置于你们的照管之下；谁的兄弟受其照管，便应让他吃自己所吃的，穿自己所穿的，不要让他们承担超出能力的任务；若真要如此，也应帮助他们。’”自那以后，这位门弟子每次与仆人同行，必让他穿着与自己一样的衣物，帮助他做事，并与他共享食物。

先知ﷺ嘱托广传色兰、施济食物的重要性：

“世人啊！你们当广传色兰，供给食物，联系亲属，在众人熟睡的夜里礼拜——如此，你们必平安进入乐园。”

先知ﷺ嘱托穆斯林须克制自身，不以言语或行为伤害他人，并远离一切过去所犯的罪过：

“穆斯林，是使旁人的舌头与手都免受其害之人；迁士（Muhajir），是舍弃安拉所禁止之事之人。”

先知ﷺ告诫人们远离污言秽语、粗鄙之言、诋毁门第与咒骂他人：

“信士绝不是好诽谤、好咒骂、言语淫秽或粗俗之人。”

先知ﷺ嘱托日日行善、施济的重要性：

当门弟子问他若无力每日施舍钱财该如何行善时，先知ﷺ答道：“行善之门甚多：赞主清净、赞主超绝、赞主至大、赞主独一，劝善戒恶，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让聋者听闻，为盲者引路，为求助者指点所需，以急步奔走援助求救者，以有力的臂膀扶持弱者——凡此种种，皆是你为自己所行的施舍。”意即：施舍并不仅限于钱财，任何有益于他人、使其感到快乐的善行皆是施舍——甚至对他人微笑也是一种施舍，善言亦是施舍。

先知ﷺ嘱托保持长效受益、持续裨益他人的施舍：

诸如传播知识、兴办学校、建立敬老院、孤儿院或收容流浪者之所，以及在缺水地区开凿浅井或深井等：“信士离世后，仍能持续享有回赐的善功中，包括他所传授并推广的知识、他所留下的贤良子嗣、他所遗留的经典、他所建造的清真寺、他为旅客所建的房舍、他所引流的河渠，以及他生前身体康健时所捐出的施舍——这一切在他死后仍将持续惠及他。”

先知穆罕默德ﷺ告诫人们远离忤逆父母、以物配主，以及各种形式的伪造造假：

——伪证、假证、伪造货币、伪造证件、伪造供词、伪造血统与门第、伪造文件与事实：先知有一天对门弟子说：“我可否告诉你们最大的重罪是什么？”门弟子答道：“是的，真主的使者啊。”他说：“以物配主，忤逆父母。”他原本斜倚而坐，此时坐直了身子，说道：“切记，还有作伪证、假证！切记，还有作伪证、假证！”

先知ﷺ告诫人们远离七项毁灭性大罪：

“你们当远离七项毁灭性大罪：以物配主、行巫术、非法杀害安拉所禁止杀害的生命、食利息（Riba）、侵吞孤儿财产、临阵脱逃，以及诬蔑贞洁、天真无邪的信女。”

先知穆罕默德ﷺ留给全世界、跨越历史长河的全体穆斯林的永恒教诲：

“你们不要彼此嫉妒，不要哄抬物价，不要彼此仇视，不要彼此背弃，不要在他人的交易上插手争购。你们当做安拉的仆人，彼此为兄弟：穆斯林是穆斯林的兄弟，既不欺压他，也不弃他不顾，也不轻视他——敬畏之心就在这里”，说着他三次指向自己的胸口，“一人作恶，仅凭其轻视穆斯林兄弟便已足够。每一位穆斯林的血、财与尊严，对其他穆斯林而言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伊斯兰教禁止无神论、非宗教主义与不可知论 (Islam Prohibits Atheism, Irreligion, and Agnosticism)

“安拉有许多极美的名号，故你们要用那些名号呼吁他。妄用安拉的名号者，你们可以置之不理，他们将受自己行为的报酬。”（《古兰经》艾尔拉夫（高处）章 7:180，马坚译）

“伊勒哈德”（Ilhad，无神论/背离正道）一词，从词源学而言，意为偏离正道、背离真理之途；而在教法术语中，则指不信仰至尊真主、否认至高造物主存在。

先知ﷺ说：“安拉最厌恶的人有三种：在禁地内背离正道者，在伊斯兰教中追寻蒙昧时代习俗者，以及无理由地企图杀害他人、以流其血者。”

伊斯兰教中足以驳斥疑惑与无神论的正信（Iman）为：“信仰安拉、众天神、众经典、众使者、末日，以及善恶皆前定（Qadar）。”正信，是内心的笃定与行为的印证；正信是内心的确信，是口中的承认，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因顺从而增长，因悖逆而减损。

若你细细思量天文学家借助先进天文台所测得的、关于这宇宙浩瀚规模的惊人数字——更不必说至今仍未为人所知、远比已知更为宏大的部分——你所读所闻，必将令你震撼不已。我们人类在其地表上行善作恶（唯真主所怜悯者除外）的这颗地球，仅仅是银河系（Milky Way）中三万亿——即三千个十亿——颗大小与地球相似或迥异的行星之一；而我们太阳系中的太阳，也仅仅是我们银河系中两千亿颗相似恒星之一；至于我们的银河系本身，也不过是两万亿个相似星系之一。脉冲星、中子星、超新星、宇宙尘埃、巨型新星、宇宙引力、光年、伽玛射线、白矮星、黑洞——这一切都在以精密的平衡中诞生与消亡，其中一部分已被观测确认，更多则至今仍不可见、未被观测到。这些确实令人震撼的天文现象与数字，恰恰证明了这个和谐一致、辽阔无垠的宇宙，必然存在一位伟大的创造者——一位塑造者、创造者，其存在是必然的，独一无二，永恒自足，在其主权中绝无匹敌，是万时万刻理应受崇拜、被寻求之主。然而，尽管如此，世界近来却出现了否认安拉存在的无神论现象日益抬头的趋势，与此同时，“非宗教主义”（La-Diniyyah）现象也随之出现——即不承认宗教、使者、先知与天启经典，尽管承认宇宙存在一位伟大的创造者，却声称祂并不干预其受造物的事务，也不掌管这个宇宙，据其主张。此外，还出现了“不可知论”（La-Adriyyah，Agnosticism）现象，其信奉者声称：他们不知道安拉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存在死后的另一种生命？天启经典、使者与先知究竟是真实的，还是仅仅是幻想与虚妄？——据其所言。

在这一切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无神论者之一——英国哲学家安东尼·杰拉德·牛顿·弗卢（Antony Garrard Newton Flew），世称“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他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之一，一生逾五十年致力于宣扬、理论化并撰写无神论著作。然而，他却在2004年、晚年之际出人意料地出版了一部包含十章及附录的著作，彻底

推翻了无神论这一整套思想体系，公开宣布他相信宇宙存在一位创造者——此事令全球无神论者深感震惊，至今仍未从这一冲击中恢复过来。该书题为《有一位上帝》（There Is a God），其中写道：“支持上帝存在的最令人信服的论据，正是那些得到现代科学发现支撑的论据。”

美国思想家伊恩·马卡姆（Ian Markham）的情形也大同小异，他于2021年出版了《反对无神论》（Against Atheism）一书，以科学、逻辑与客观的态度，驳斥并批判了无神论者的论据。

细读法国伟大哲学家罗歇·加罗蒂（Roger Garaudy）的生平，他人生中有超过四十年是无神论者，然而在经历了漫长的非宗教主义、疑惑与思想煎熬的历程后，他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撰写了多部被译成多种世界语言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我为何皈依伊斯兰教？》（Why I Embraced Islam?）、《伊斯兰教是我们的未来》（Islam Is Our Future）与《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危机》（Islam and the Crisis of the West）。

他谈及自己的皈依时说道：“在伊斯兰教中，创造、创新、建设、传播和平、仁爱、慈悯、善行与知识，皆与智慧、信仰及善的目标密不可分；正如宗教与政治不可分割，宗教与经济也不可分割——一切皆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致力于在大地上确立安拉的律法。”

与他们同道的，还有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希钦斯（Peter Hitchens）——他曾是英国文化界知名的无神论者，后来放弃无神论，于2010年出版了《信仰之怒：一名记者从无神论到信仰的历程》（The Rage Against God: How Atheism Led Me to Faith）一书，谈及这一转变的缘由时说：“上帝的存在，并非这个世界的一个错误；宗教存在于人生之中，并不会毒害周遭的一切。”这番话正是针对无神论者所鼓吹的种种谬论、迷思与站不住脚的哲学观点所作的回应——尤其是他弟弟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所提出的观点。

西奥多·比尔（Theodore Beale），笔名沃克斯·戴（Vox Day），撰写了《非理性的无神论者》（The Irrational Atheist）一书，以逻辑、理性、科学与客观的方式批判无神论、回应无神论者，强调：“全球22个无神论政权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已超过1.54亿人。”因此，将地球上的战争与流血事件归咎于天启宗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那些实际犯下罪行的人，是那些背离宗教、假借宗教之名蒙蔽他人、虚假地躲藏在宗教口号背后、冒名归属于宗教的人——正如尔撒（耶稣，愿他平安）在被问及那些在世人面前伪装虔诚敬主、实则内心邪恶的人时所言：“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岂能结出葡萄呢？蒺藜岂能结出无花果呢？”偶像崇拜者、图腾崇拜者、非宗教主义者、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与怀疑论者，历史上也曾出于纯粹的人类贪欲与卑劣的世俗目的，做出同样甚至更为恶劣的行径。

我建议有识青年阅读这一领域重要且有益的著作，依我之见，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海塞姆·塔拉特博士（Dr. Haitham Talaat）所著《驳斥无神论者最著名的疑点》（Refuting the Most Famous Doubts of Atheists）、阿姆鲁·谢里夫（Amr Sherif）所著《无神论的迷思》（The Myth of Atheism）、萨米·阿米里（Sami Amiri）所著《安拉存在于灵魂、理智与科学中的证明》（Proofs of Allah's Existence in the Soul, Mind, and Science）及其另一部著作《无神论对峙自身》（Atheism Confronting Itself）、英国数学家兼科学哲学家约翰·蓝诺克斯博士（Dr. John Lennox）所著《约翰·蓝诺克斯最有力的论证》、穆斯塔法·马哈茂德博士（Dr. Mustafa Mahmoud）所著《与我的无神论朋友的对话》及其另一部著作《我从怀疑到信仰的旅程》，还有一群学者与研究者合著的《无神论》一书，以及一群美国科学家为纪念国际地球物理年、在约翰·克洛弗·蒙斯马博士（Dr. John Clover Monsma）主编下所著的《上帝在科学时代中的彰显》，此外还有哈立德·法伊克·奥拜迪博士（Dr. Khalid Faiq al-Obaidi）的系列研究著作：《求助者的软弱与所求》、《正是祂治愈我》、《万物无不赞颂祂》等诸多著作，充盈于图书馆的书架，也充斥于每年各地及国际书展之中。

最后，我要说：根据数十项调查性新闻研究，以及严谨的全球性科学与心理学研究表明，无神论者、非宗教主义者与不可知论者，普遍患有各种心理与精神疾病，以及各类人格障碍与行为紊乱；他们中自杀、焦虑、抑郁、各类恐惧症、精神分裂、人格分裂、性瘾、性倒错、吸毒成瘾、镇静剂与酒精依赖、赌博成瘾、家庭破裂与家庭暴力等现象的发生率也居高不下。过去五年间，尤其自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及其各种变异株肆虐以来，我一直密切关注并统计全球著名无神论者悲惨、令人痛心的结局，这不禁令人深思——这类人所陷入的迷失、荒诞、堕落、内心退缩与自我封闭之深重。出于对其家属的尊重，我不愿在此提及他们的姓名，也不愿详述他们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悲惨结局。我们必须尽力挽救、拯救那些还能被挽救之人，牵引他们走上正道，在为时未晚之前，以洞见、智慧与善言尽力引导、劝诫他们——大地纵有万千道路，苍穹纵有星辰楼阁，死亡终将猝然而至，纵使身处严密守卫之下，或身居玻璃笼罩的密室之中，又岂能不指引他们认识那独一无二、自足荣耀的主宰，以及那复生、聚合、彼此呼唤的日子——届时，钱财无可夸耀，名望无可夸耀，子嗣无可夸耀，权势无可夸耀，纵是巍峨的宫殿与高楼，也无可夸耀？

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艾哈迈德·阿卜杜勒·阿齐兹（Ahmad Abdul Aziz）所著《宗教对抗非宗教主义的证明》（Proofs of Religion Against Irreligion），作者在其前言中写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仅满足于回答一些弟兄辩友可能存有的疑问，与迷失的无神论者及其同道进行论辩，并回应怀疑论者。我已阐明：任何与《古兰经》及圣训经文相悖的论据，其本身绝不可能是正确的，而只是一种可能令部分人产生混淆的思维幻象。”

同样，希沙姆·马沙利博士（Dr. Hisham al-Mashali）所著《回应当代疑点》（Responding to Contemporary Doubts）一书，回应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所提出的部分

疑点，捍卫了这一宗教的根基与恒常原则，并示范了一种更新论述的范例——即以清晰、系统、科学与客观的方式，复兴知识的根基并加以重新表述。

与之类似的还有《无神论的幻觉——以生物学与物理学理论作科学回应》一书，以及《无神论：一种心理问题》一书，还有海塞姆·塔拉特博士所著《无神论者诊所》，书中收录了这位专门回应无神论、自然神论与怀疑论议题的专家所提供的 57 剂“治疗处方”；此外还有贾法尔·谢赫·伊德里斯博士（Dr. Jaafar Sheikh Idris）所著《物理学与造物主的存在》；萨米亚·宾特·亚辛·巴德里博士（Dr. Samia bint Yasin al-Badri）所著《先知职分岂容置疑？！》，书中收录了证明先知穆罕默德ﷺ 先知职分的理性与传述依据——该书原为麦加姆考拉大学（Umm al-Qura University）的一篇博士论文，获评优秀等级；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医生兼遗传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所著的《上帝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God）——他本人也曾是一名无神论者，后来通过生物学、天体物理学、心理学等应用学科的探索，确信了至尊真主的存在，并撰写了这部关于信仰的著作。

伊斯兰教禁止以物配主 (Islam Prohibits Shirk / Associating Partners with Allah)

“当日，鲁格曼曾教训他的儿子说：‘我的小子啊！你不要以任何物配主。以物配主，确是大逆不道的。’”（《古兰经》鲁格曼章 31:13，马坚译）

先知ﷺ说：“孩子啊，我要教你几句话：你当谨守安拉的诫命，安拉必护佑你；你当谨守安拉的诫命，你必发现祂常在你面前；当你祈求时，只向安拉祈求；当你求助时，只向安拉求助；你当知道，即便全体世人联合起来要使你获益，他们也只能使你获得安拉已为你注定的那份；即便他们联合起来要伤害你，也只能使你遭受安拉已注定加于你的那份伤害——众笔已举起，众页已干。”

正教伊斯兰命令我们，唯独敬拜、尊崇、圣化至尊安拉，而不敬拜祂受造物中的任何其他事物；坚信安拉是宇宙及其中一切的创造者，是主宰一切事务者；坚信安拉绝无匹敌、绝无对等、绝无相似、绝无类似之物，祂超绝一切缺陷、不义与瑕疵；至高无上的安拉，是先于万物的“至先者”（al-Awwal），是后于万物的“至后者”（al-Akhir），是内蕴一切的“至隐者”（al-Batin），是彰显一切的“至显者”（al-Zahir）——凡你心中所想象的，安拉皆超乎其外；祂是独一无二、永恒自足者，未曾择配偶，也未曾生子嗣；祂是至仁至慈者，至富而使人富足者，至尊而普施给养者，使生使死者，施害施利者，收缩伸展者，升降者，尊荣卑辱者——绝无任何事物能与祂相似，宇宙间万事万物皆凭祂的知识与许可运行，祂是全聪全知者。

伊斯兰教绝对禁止灵魂轮回（Reincarnation）之说、泛神论（Pantheism）、神性寓于人性（Incarnation）、人性与神性合一，或所谓的“涅槃”（Nirvana）等信念；也禁止崇拜与圣化偶像、雕像、星辰、天体、自然现象，以及崇拜精灵（Jinn）、人类、牛只、树木、石头，乃至一切空中、陆地与海洋中的生灵与无生之物——唯独将崇拜、顺从、臣服与圣化归于独一无二的至尊安拉，除祂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

【译者注：下文“利夫·斯滕纳”（ليف شتني）为瑞典语人名音译，暂拟译法，待核实标准中文译名。】

无数新皈依者，在经历了充斥着二元论、三位一体论、以物配主、拟人化与虚妄拟像信仰的人生之后，认识到了认主独一（Tawhid）的真谛，也尝到了其中的甘美——领悟之后，唯有随之而来的醒悟与追补。瑞典裔挪威籍牧师利夫·斯滕纳（Leif Stenna），曾在瑞典教会任牧师逾 30 年，于 2020 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艾哈迈德（Ahmad）；瑞典 STV 电视台曾以纪录片《忏悔》（The Confession）讲述他的生平故事，据欧洲新闻社（Euronews）报道，他补充说：“阅读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以及受到穆斯林礼拜、诵读《古兰经》与封斋方式的触动，是促使他皈依这一宗教、并迁居摩洛哥定居的最重要原因。”

美国神父希拉里翁·希吉（Hilarion Heagy）于 2023 年宣布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蒂夫（Said Abdul Latif）——这是他经历了多次人生转折与经历、并在比较宗教学方面进行大量研读之后的结果，此前他曾一度从安提阿东正教会（Antiochian Orthodox Church）转投拜占庭天主教会（Byzantine Catholic Church）。

以下是美国前牧师约瑟夫·爱德华·埃斯特斯（Joseph Edward Estes）的故事——他拥有艺术硕士学位与神学博士学位，曾研习印度教、犹太教与佛教，于 1991 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优素福·埃斯特斯（Yusuf Estes）。他此后成为一名宣教者，在世界各地数十个中心、学院与大学发表演讲，并创办了“今日伊斯兰”（Islam Today）网站，经他之手皈依伊斯兰教者达数万人之众。他的名言之一是：“在我皈依伊斯兰教之前，我对它毫不关心；真正吸引我的，是我所接触到的那位穆斯林的行为举止与其高尚的品德。”

南非牧师亚伯拉罕·里士满（Abraham Richmond）的情形也大同小异，他曾任教会牧师长达 15 年，于 2023 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易卜拉欣（Ibrahim），其教会中逾 10 万名信众也随之皈依。此后，他前往麦加朝觐真主的圣殿，在攀登光明山（Jabal al-Nour）途中，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深受触动，这一幕通过一段被众多媒体广泛转载的视频，呈现在数百万观众眼前——他身着的正是他皈依前曾在梦中多次见到的洁白戒衣（Ihram）。

基督徒作家德雷德·马提·彼得罗斯（Dreid Matti Petros）的情形也不例外——他在摩苏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sul）生命科学系求学期间，通过一位大学同学接触到伊斯兰教，对这一正教深感钦佩，尤其是其中关于胚胎学的论述，于 1992 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德雷德·易卜拉欣·摩苏里（Dreid Ibrahim al-Mosuli），并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著作《我赢得了穆罕默德，却未曾失去麦西哈（弥赛亚）》（I Gained Muhammad and Did Not Lose the Messiah），此外还撰写了多部研究、教学及辅助背诵《古兰经》各章的重要著作。

这也不禁令人忆起印度杰出宣教家艾哈迈德·迪达特（Ahmed Deedat）的演讲、辩论与著作——他在南非德班（Durban）创办并主持了国际伊斯兰宣教中心（Islamic Propagation Centre International）。他最重要的著作包括《圣经论穆罕默德ﷺ说了什么？》（What the Bible Says About Muhammad ﷺ）、《古兰经：奇迹中的奇迹》（The Quran: The Miracle of Miracles）、《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吗？》（Is the Bible God's Word?）、《穆罕默德ﷺ为何最伟大？》（Muhammad ﷺ: The Greatest）、《伊斯兰教中的敬拜概念》（The Concept of Worship in Islam）与《与一位传教士的对话》（Dialogue with a Missionary）等诸多著作。他一生共进行了 235 场公开辩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与吉米·斯瓦加特牧师（Jimmy Swaggart）、阿尼斯·肖罗什牧师（Anis Shorrosh）及弗洛伊德·克拉克牧师（Floyd Clarke）的辩论。

伊斯兰教禁止不信安拉 (Islam Prohibits Kufr in Allah)

“他使你们为大地上的代治者。不信道者自受其不信的报酬；不信道者的不信，只使他们在他们的主那里受痛恨；不信道者的不信，只使他们更蒙亏折。”（《古兰经》法蒂尔（创造者）章 35:39，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凡具备三种品质者，必能尝到正信的甘美：安拉与使者比其他一切都更受他喜爱；他所爱之人，唯独为安拉而爱；他厌恶重返不信道（Kufr），一如厌恶被投入火中。”

“库夫尔”（Kufr，不信道）一词，从词源而言，意为遮蔽与覆盖；而在教法术语中，我们的著名学者将其定义为正信的对立面，可能存在于内心、言语或行为之中，分为多种类型：否认与否定式的不信，回避与傲慢式的不信，怀疑与疑虑式的不信，以及伪信（Nifaq）式的不信。

不信道的表现形式包括：否认复生与后世生命，否认乐园与火狱，否认历代使者与先知，否认天启的神圣经典，否认一切宗教中不言自明的常识，辱骂至尊安拉，或以言语诋毁其神圣本体，或否认其大能，或憎恶祂、否认祂，否认其独一的神性或主宰性，或嘲弄其尊名与德性；不信道的表现形式还包括：圣化偶像、雕像、无生之物、星辰、天体及一切受造物，向其祈福、向其祷告以求利避害，向其献祭等，而舍弃了这位宇宙的伟大创造者、缔造者与开创者——至尊安拉。

美国前牧师肯尼斯·詹金斯（Kenneth Jenkins）在其著作《拥抱伊斯兰教》（Embracing Islam）中，阐述了他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阿卜杜拉·法鲁克（Abdullah Farooq）的原因——他此前并不承认伊斯兰教是天启宗教，也不承认穆罕默德ﷺ的先知职分，更不相信《古兰经》是神圣的天启经典。他写道：“我多次阅读了一部《古兰经》意译译本，发现其中对我的疑问给出了全面的解答，我对这一宗教的钦佩与日俱增，直至最终皈依。我心中萌生出强烈的愿望，想要分享我与这一宗教的经历，但愿它的光明与吉庆，能降临到那些至今仍不了解它的人们身上。至于我人生中的关键时刻，则是我追踪印度裔南非宣教家艾哈迈德·迪达特（Ahmed Deedat）与多位知名牧师之间辩论的那一天。”

至于传教士苏·沃森（Sue Watson），她在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开始出于研究需要走访一些伊斯兰中心，作为其研究课题与专业要求的一部分，最终她公开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赫蒂彻（Khadijah）。她谈及此事说：“我最初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围绕着安拉的神性展开——穆罕默德究竟是谁？！穆斯林是否像基督徒礼拜耶稣那样礼拜他？！我随后为这些令我困惑的问题找到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并想起基督教最初的三百年间，主教们的教导竟与穆斯林的信仰相符——即麦西哈（耶稣）是一位先知与改革者。我为这一切感谢至尊安拉。”引自《我是如何皈依伊斯兰教的？》（How I Came to Islam?）一书，第 66 至 68 页。

【译者注：下文日本作家人名“ولي-اورا”音译存疑，暂拟“尤里·大浦”，待核实原文拼写与标准中文译名。】

国际笔会成员、著有《认识》（Knowledge）、《宇宙的居民》（People of the Universe）与《安拉》（Allah）等书的日本作家尤里·大浦，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也谈及自己皈依的原因，她说：“我怎能不皈依伊斯兰教呢？我曾对它进行过深入研究，发现它是公正、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宗教，我确信它是符合纯正天性（Fitrah）、理性智慧与端正道德的宗教。”她还补充道：“我怎能不皈依呢？西方每天都有数十位知名人士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如今，伊斯兰教在西方世界的传播率高达 235%，而基督教的传播率仅为 47%，印度教仅为 17%。”引自《这正是我皈依的原因》（This Is Why I Embraced Islam）一书，第 41 至 42 页。

伊斯兰教尊崇并捍卫历代使者与先知 (Islam Honors and Defends All Messengers and Prophets)

“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典，信士们也确信那部经典，他们人人都确信安拉和他的众天神，一切经典和众使者。他们说：‘我们对于他的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视。’他们说：‘我们听从了，我们恳求你赦宥；我们的主啊！你是最后的归宿。’”（《古兰经》黄牛章 2:285，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众先知乃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宗教（信仰根本）是同一个，而他们的‘母亲’（教法细则）却各不相同；我与麦尔彦之子尔撒（马利亚之子耶稣）的关系最为亲近……”

意即：从先知阿丹（亚当）到先知穆罕默德ﷺ，众先知皆出自同一位“父亲”，他们所奉的宗教是同一个——伊斯兰教，意为蒙主喜悦的正教；而他们的“母亲”各不相同，则是喻指各时代教法细则上的差异，尽管其根本原则始终一致。

据《奇妙裨益》（Bada'i al-Fawa'id）一书对此段圣训含义的阐释：“先知穆罕默德ﷺ将历代先知一致奉行的认主独一（Tawhid）信仰，比作共同的‘父亲’——因为这正是安拉为其所有先知所制定的共同宗教根本。”

因此，众先知共同的宗教便是伊斯兰教，而这一名称有其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伊斯兰教，意为顺从、归顺并服从养育众世界的安拉，专一敬拜祂而不以物配之；伊斯兰教，即内外一致、唯独归顺安拉、并遵循祂借历代使者所颁布的律法。就此广义而言，历代使者与先知皆奉行伊斯兰教；而狭义的伊斯兰教，则专指先知穆罕默德ﷺ所传达的、作为终结的宗教——此后再无其他宗教，也不再会有先知，直至复生日来临。

尊贵的圣门弟子中，有人每每诵读“赞你的主——尊荣的主——超绝他们所描述的；祝众使者平安；一切赞颂全归养育众世界的安拉”这节经文时，便会忆起一则圣训（Hadith Mursal）中所载：“你们向我祝安时，也当向众使者祝安，因为我不过是众使者中的一位使者。”

我们必须爱戴、尊崇所有的使者与先知，一视同仁，不加区别，捍卫他们，坚信他们的使命与先知职分，坚信他们是万物中最优越者，同时也承认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等级差异——居于最前列的，是“坚忍不拔的使者”（Ulul-'Azm，意志坚定的使者），他们比其他使者更为坚忍，更竭尽全力传播其使命，具备坚定的意志、力量、恒心与坚忍以传达使命。我们还须坚信：历代使者与先知在其代安拉传达的一切教法——无论言语、行为或默许——上皆是无误的（Ma'sum），也绝不会犯下大罪、悖逆之事或丑行；他们的这份无误与超绝，是至尊造物主特别赐予他们的一份神圣恩典。“先知”（Nabi）之所以得此称谓，是因为他享有崇高、尊贵、受赞誉的地位，也因为他向世人传达安拉所告知他的幽玄之事；而“使者”（Rasul）之所以得此称谓，则是因为他受命召唤众生、传达其主的使命。他们每一位都是其使命的忠实托付者，超绝、蒙引

导、诚实且坚定不移——并非每位先知都是使者，但每位使者必是先知。这正是我们尊贵的著名学者们在这一议题上所公认的观点。

诚然，穆斯林是被拣选者穆斯塔法ﷺ的追随者，但正因为他们对万圣的封印穆罕默德ﷺ怀有如此深厚的爱戴与尊崇，他们同样有责任爱戴先知穆萨（摩西）、先知尔撒（耶稣），以及其余所有的使者与先知，并为其辩护——即便这些先知自身的追随者对此保持沉默或懈怠。每当出现侮辱尔撒（耶稣）形象的漫画、电影或电视剧时，穆斯林总是率先挺身批评，投入大量精力予以谴责，首先是为了安拉的尊严，其次也是为了在历史上留下光荣的一笔。在此提醒诸位，2019年，网飞（Netflix）曾计划在圣诞节期间播出巴西讽刺影片《基督的第一次诱惑》（The First Temptation of Christ），据欧洲新闻社（Euronews）报道，该片由巴西喜剧频道“Porta dos Fundos”制作，超过两百万人签署了一份要求网飞停播该片的电子请愿书——该片因公然、毫不掩饰地诋毁尔撒（耶稣）及其母亲贞洁的麦尔彦（圣母马利亚，愿他们平安）而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轩然大波；类似的电影、电视剧与舞台剧屡见不鲜，此外，恶作剧与隐藏摄像机节目《Gags》也曾多次以嘲讽尔撒（耶稣）本人的形象，以及嘲讽修女与修士为主题，制作了多集节目。

凡此种种，皆是当前正席卷欧洲、美国与英国的一种独特现象的前奏——即所谓“新异教主义”（Neo-Paganism），主张复兴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古代异教信仰。研究学者卡琳娜·艾塔穆尔托（Kaarina Aitamurto）在其著作《异教、传统与民族主义》（Paganism, Traditionalism, Nationalism）中曾提及这一现象，其代表运动包括“罗德诺维里”（Rodnover, 斯拉夫新异教）、“威卡教”（Wicca）、“雷尔运动”（Raëlism）、“奎师那知觉运动”（Hare Krishna）、撒旦教会（Church of Satan）与哥特文化（Gothic subculture），以及其他倡导复兴所谓“印欧宗教”的运动，诸如佛教、神道教、耆那教、印度教、道教、图腾崇拜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信仰等，还有对古希腊酒神、狂欢与迷醉之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推崇，所谓喜好以儿童献祭的迦南邪神“摩洛神”（Moloch），以及“美神维纳斯”（Venus）、“爱神丘比特”（Cupid），乃至所谓“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等诸神信仰，此外还包括复兴所谓“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与古代“阿萨辛派”（Hashashin, 刺客教团）文化。众所周知，“先清空，后填满”——若想在一只杯子中盛满某种液体，就必先将其中原有的液体倒空。以此类推，为便于理解：某组织若想复兴那些曾经盛行、后又消亡的古代异教信仰，就必须首先贬低天启宗教（这些至今仍生机勃勃的信仰）的经典、象征与圣物之地位——这正解释了为何会出现持续不断、有时令人费解的运动，企图诋毁众先知、众使者、圣徒与贤良之人的声誉，逢事便贬低他们的地位，无论是否有具体缘由。

既然伊斯兰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信仰并捍卫所有先知与使者、为其挺身而出的宗教，我们便可由此得出结论：伊斯兰教是复兴美德、遏制恶行、拯救人类脱离误导与非建设性迷失深渊的独特救星、唯一出路和幸福坦途，能够挽救人类脱离当今正从世界一端蔓延至另一端的、失控的性泛滥、社会失序与集体道德失范的浪潮。

伊斯兰教与禁止不义 (Islam and the Prohibition of Zulm)

“安拉的确毫不亏待人们，但人们却亏待自己。”（《古兰经》优努斯章 10:44，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告诫人们警惕一切形式的不义（Zulm），警惕侵犯他人权利，也告诫人们警惕吝啬与守财，警惕拒绝向他人施以物质与精神援助：“你们当警惕不义，因为不义在复生日必化为层层黑暗。你们当警惕贪吝，因为贪吝毁灭了你们之前的民族——它驱使他们相互残杀、亵渎彼此的禁忌。”

《古兰经》中禁止一切形式不义的经文极为丰富——无论是人对其造物主的僭越之不义，还是人对自身的不义，抑或人对他人的不义、社会性不义、暴力与家庭暴力。真主的使者ﷺ还在多则纯洁的圣训中，告诫人们警惕各种形式的不义，其中他说：“你们当警惕被压迫者的祈祷，因为它直上云霄；安拉说：‘以我的尊严与威严起誓，我必援助你，即便延后一段时日。’”

他还说：“被压迫者的祈祷必蒙应答，即便此人本身是放荡之人，其放荡的后果也仅由他自己承担。”真主的使者ﷺ还说：“安拉确会宽限不义者，直到祂将其惩治之时，便绝不容其逃脱。”随后他诵读道：

“当你的主毁灭不义的市镇的时候，他的惩罚就是这样的。他的惩罚确是痛苦的，确是严厉的。”（《古兰经》呼德章 11:102，马坚译）

先知ﷺ还说：“谁曾在名誉或财物上冤枉过自己的教胞，当在今日——趁尚未到无金无银可赎之时——请求对方的谅解。因为到那日，若他有善功，将按其所冤枉的份额从中扣除；若他并无善功，便要从对方的罪过中取来加诸己身。”

或许，被誉为“自由哲学家”的谢赫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瓦基比（Sheikh Abdul Rahman al-Kawakibi），在其广为流传的著作《专制的本质与奴役的祸端》（The Nature of Tyranny and the Devastation of Enslavement）中，对不义与专制这一体系作出了最精彩的概括，他写道：“专制若是一个人，欲自报家门，他会说：我是邪恶，我的父亲是不义，我的母亲是伤害，我的兄弟是背叛，我的姐妹是困苦，我的叔父是祸害，我的舅父是屈辱，我的儿子是贫穷，我的女儿是失业，我的族人是愚昧，我的祖国是废墟；至于我的宗教与荣誉，那便是金钱、金钱、金钱。”

伊斯兰教禁止族裔、民族与部落纠纷 (Islam Prohibits Ethnic, Nationalist and Tribal Conflicts)

“难道他们要求蒙昧时代的律例吗？在确信的民众看来，有谁比安拉更善于判决呢？”（《古兰经》筵席章 5:50，马坚译）

关于遭禁止且令人厌恶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部落偏袒（'Asabiyyah）之风，真主的使者ﷺ说：“凡在蒙蔽的旗帜下阵亡，号召部落偏袒或声援部落偏袒者，其死属于蒙昧式的死亡。”论及蒙昧时代的部落偏袒，他还说：“弃绝它吧，因为它腐臭不堪。”

达希斯与加卜拉之战（Dahis wal-Ghabra）与巴苏斯之战（al-Basus）——这一系列旷日持久的部落战争与纷争，在蒙昧时代、伊斯兰教出现于阿拉伯半岛之前，夺去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令他们的子女与妻室惶恐不安，正是循着世界各地相似的蒙昧式纷争与部落偏袒的惯例，无人能幸免于其战火。这类纷争在世界各大洲仍不时死灰复燃，留下深埋的仇恨与难以愈合的深刻创伤——尤其是在这些纷争被演化为故事、传说、谚语、诗歌与神话，与传统民俗交织在一起，被长者热衷于讲述并传给下一代，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排他性、复仇性且日益根深蒂固的侵略文化：每当其战火平息一段时间，便又重新燃起；每当智者将其熊熊烈焰扑灭，便又有愚昧无知者、乌合之众与外来煽动者重新点燃。这类纷争中，许多是由日常琐碎的争端点燃导火索——原本理性之人本可通过一场和解宴席、辅以一些象征性的礼尚往来化解，却转而诉诸轻武器、中型武器，有时甚至是重型武器来解决问题，从而留下一连串延续数十年的仇恨与复仇。其中一些纷争，正是在民族、族裔与部落冲突的背景下爆发，目的在于争夺牧场、农田与水源的控制权，或边境口岸、石油天然气收益、黄金与钻石收益，以及主要商路，此外还包括在共有或有争议领土上经营的外国公司收益；还有一些则是为了争夺毒品贸易与走私路线的控制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毫无疑问，在亚洲、非洲、中南美洲以及欧洲南部与东部等诸多国家，陈旧习俗与惯例之所以能凌驾于成文法律与天启教法之上，其原因之一便在于武器的泛滥，以及众多权势人物与其所属政党对武器的倚仗——尤其是在地方或议会选举期间，一旦局势对他们不利、大势已去，他们便求助于此，以至于这些习俗惯例竟成了他们在获取第二、第三国籍之外，用以逃避司法追究与法律问责的又一道“安全避风港”。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在新闻发布会与镜头前不断高声疾呼，要求遏制民族、族裔与部落冲突，将失控、意识形态化及游离于国家之外的武器统一收归国家掌控，然而他们对民族、族裔与部落偏袒的实际依赖，却使他们沦为这些传统习俗的囚徒——纵使这些传统与理性、逻辑及宗教相悖。这进一步拉大了现实与愿景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言辞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助长了此类血腥冲突频发地区的混乱失序与法治缺失。或许，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部分权势人物身上，也蔓延至部分部落酋长与宗教人士——他们自幼耳濡目染的部族习俗，往往比他们所学并传授给他人的宗教教诲更具支配力，以至于他们

在讲道与集会中，出于畏惧、贪图私利、期望或忧惧，以及基于地面上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与个人私欲，而对这类议题避而不谈！

伊斯兰教与对蒙昧时代旧俗及节庆的告诫 (Islam's Warning Against Jahiliyyah Customs and Festivals)

“当不信道者心怀忿怒——蒙昧时代的忿怒——的时候，安拉曾降镇静给使者和信士们，使他们坚持敬畏辞。他们是更宜于敬畏辞的，是应受敬畏辞的。安拉对于万事是全知的。”（《古兰经》胜利章 48:26，马坚译）

真主的使者ﷺ说：“我教众中有四件蒙昧时代的遗风，他们不会放弃：以门第自夸，诋毁他人血统，借星辰求雨，以及号丧痛哭。”

众所周知，世界各地的民族与人民，在使者与先知们出现之前，皆曾流传着各种习俗、节庆、惯例与传统——其中有一些是善良的，历代使者与先知予以认可并保留，以成全高尚的品德；也有一些是恶劣的，即所谓“蒙昧陋习”（Jahiliyyah），使者与先知们对此严加告诫。在伊斯兰教出现于阿拉伯半岛之前的第一蒙昧时代，曾存在慷慨、侠义、骨气、勇敢、骑士风范、自尊、血性与诚实等美好习俗，伊斯兰教对这一切均予以认可、保留并加以鼓励；与此相对，也存在诸多恶劣习俗，如嗜酒、赌博、食用自死物与猪肉、饮生血、活埋女婴、剥夺妇女继承权、饥荒年月杀害幼儿、蔑视奴隶、“借腹婚”（Istibda）、部落偏袒与部落战争、复仇、崇拜偶像圣化雕像、迷信星辰、行巫术、佩戴护身符与咒符、占卜、以鸟占卜凶吉、以占卜箭求签等诸多恶习——凡此种种，伊斯兰教皆予以彻底、绝对的禁止，并告诫人们完全、永久地远离这类行径。

如今，除安拉所怜悯者外，整个世界正陷入一种令人厌恶的蒙昧倒退状态——巫师、骗子、占卜者、星象师与江湖术士的现象在各地泛滥成风。2025 年在摩洛哥举行的非洲国家杯（Africa Cup of Nations）决赛，或许正是明证：当时，绿茵球场的爱好者们竟纷纷议论塞内加尔（Senegal）门将的一条毛巾，声称它承载着非洲巫术的护身咒语，并伴随伏都教（Voodoo）、朱朱（Juju）与阿托莫库博（Atomukobo）等仪式，声称这正是摩洛哥落败、塞内加尔夺冠的主要原因！！

此前，在同一届赛事摩洛哥对阵尼日利亚的半决赛中，也曾就尼日利亚门将“被施咒”的毛巾传出诸多流言；同样，尼日利亚国家队主教练还曾在 2026 年世界杯非洲附加赛决赛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比赛中，指控刚果球员“施行巫术”！！

由于媒体、球迷、教练与球员们对这类虚妄信念深受影响，非洲足球联合会（CAF）自 2008 年起被迫介入，出台措施“禁止在足球比赛中使用巫术”！

更糟的是，非洲足球中发生的一切，在拉丁美洲乃至有时在欧洲足球中也有其对应之处。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在其广为流传的著作《阳光与阴影下的足球》（Football in Sun and Shadow）中，详尽记述了这类奇闻异事、仪式与习俗，阐明符咒与咒语如何被用来决定一支球队的输赢，并已成为足球王国中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

在网络空间与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各种迷信、陈旧习俗与神话正以“蒙昧文化全球化交融”之势席卷全球，其中之一便是所谓“骆驼蓬爆裂法”（Ruta，一种植物）——将其与盐混合，于日落前焚烧，声称可驱除邪视与嫉妒，这实为一种古希腊异教习俗。事实上，骆驼蓬含有某些化学物质，焚烧后能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从而带来舒适感，因此它也被用于治疗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缓解疼痛、治疗癫痫与头痛；此外，骆驼蓬还具有驱除害虫的功效——这或许正是其与灵性观念、驱邪信仰产生关联的原因，据其片面的认知！

至于骗子们建议悬挂在家门上方的马蹄铁，这同样是一种源自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异教习俗，声称能驱除恶魔。最早将其引入基督教的是一位铁匠，他后于公元 959 年成为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据称他曾遭一个化身为人形的恶魔纠缠，他以马蹄铁惩治了它。马蹄铁还与西班牙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对穆斯林所犯下的暴行有关——他们要求非穆斯林悬挂形似新月的马蹄铁，以区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意图借此灭绝或强迫其皈依基督教，以至于大多数人竟坚信：悬挂马蹄铁者，能为自己与家人挡住必然的死亡与迫近的灾祸——反之亦然！

蓝色眼珠护身符用以驱除邪视，同样是一种古埃及异教习俗，代表所谓“荷鲁斯之眼”（Eye of Horus），用以驱除恶灵；这也是腓尼基人的异教习俗之一，代表所谓的月神。至于其为何呈蓝色，或是因为天空的颜色，或是因为曾奴役并羞辱东方民族的罗马人的眼睛颜色——这些东方民族将他们蓝色的眼睛视为邪恶的象征；古人还认为蓝色具有遏制邪恶的象征力量，据其迷信之说！

跳过婴儿以驱邪的习俗、打碎陶杯陶盘以求吉利的习俗——后者原本是一种古埃及习俗：当年祭司在病人面前诵读巫咒时，身旁会放置一块陶片，目的是在邪灵离开病人身体后将其困于陶片之中，祭司随即将其打碎，声称借此消灭其中的邪恶。因此，中东地区流传着一种习俗：每当玻璃、陶瓷或瓷器碎裂时，人们会不自觉地脱口而出：“邪恶已去！”或“恶已离去！”；此外还有对猫头鹰与黑猫的忌讳，认为海鸥不祥，向单身者投掷肉桂以催促其早日成婚，以同样目的庆祝“辣椒生日”；对数字 13 的忌讳（即“13 恐惧症”），尤其当这一数字恰逢星期五时——大多数五星级餐厅、机场与酒店都因此没有编号为 13 的门牌或房间，心理学上称之为“黑色星期五恐惧症”（Paraskevidekatriaphobia），据称因为出卖尔撒（耶稣）的犹大，正是当年圆桌 13 人中的一员。而在希吉来历 583 年赖哲布月 27 日，星期五，即公历 1187 年 10 月 2 日，萨拉丁（Salah al-Din al-Ayyubi）在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 90 年后，光复了这座圣城。

万圣节前夜（Halloween，10 月 31 日）原本是一个异教节日，用以纪念亡灵重返人间；同样，情人节（Valentine's Day，2 月 14 日）原本也是一个异教节日，用以纪念所谓“爱神丘比特”（Cupid）——据其神话所言，丘比特是“美神维纳斯”（Venus）之子，手持一支箭，凡射中之心，无不坠入爱河，此为古罗马神话所载。数十年来，商家一直借这一虚构的节日，通过出售玩偶熊、爱心与红玫瑰，以及各类小饰品、

甜点，并举办各种私人与公开庆典，赚取惊人利润——仅在美国一地，相关消费便高达 182 亿美元。这一节日中，各类恶行与丑事层出不穷，从性骚扰、吸毒、酗酒，直至强奸案件不一而足，以至於一群美国青年发明了紧随其后（2 月 15 日）的一个节日，命名为“单身节”，以此抗议情人节所带来的挥霍浪费，以及那些在这一天找不到爱情或恋人之人抑郁与自杀率的攀升，紧随其后的几天中，离婚率也随之飙升至惊人的数字！！

“亡灵节”（Día de los Muertos，即墨西哥亡灵与骸骨节），其源头同样是异教信仰，借鉴自阿兹特克（Aztec）文明——他们曾庆祝所谓“冥界女神”的节日，此后被天主教会“基督教化”，正如大多数（或全部）古代异教节日皆被基督教化那样，其目的在于避免异教徒在基督教初传时期对其产生抵触或反感，也是为了不让他们因失去世代相传的习俗、仪式、传统与节庆而伤感——这类失落感往往容易滋生对新宗教的怨恨。为避免争议，教会刻意为每一个被“基督教化”的异教节日，编造出与某位基督教圣徒相关的传说：于是，万圣节前夜变成了“诸圣瞻礼节”；而古罗马异教情人节，则变成了“圣瓦伦丁节”——据传圣瓦伦丁曾违抗罗马皇帝克劳狄二世（Claudius II）禁止士兵战时婚娶的禁令，为士兵主持婚礼，因而被投入监狱，据传他在狱中爱上了狱卒双目失明的女儿，并使她重见光明，此后他被斩首处死。据手稿研究专家阿尔班·巴特勒（Alban Butler）与弗朗西斯（Francis）披露，自公元 496 年起，每年 2 月 14 日已被定为一个年度节日，目的正是“基督教化”那个在同一日期举行的、名为“牧神节”（Lupercalia）的古罗马异教求偶节日！！

每年三月的“洒红节”（Holi，色彩节），其源头同样是异教信仰，借鉴自印度教，源自所谓黑天神（Krishna）的传说——据该神话所述，黑天神曾因自己肤色黝黑、而其兄弟肤色白皙而心生烦恼，其母神竟建议他将颜料泼洒在兄弟脸上，以使二人肤色与外貌趋同！！

“七眼之母”护身符用以驱邪，这又是另一则传说：讲述一位名叫“乌姆·萨比扬”（Umm al-Sibyan，意为“男孩之母”）的丑陋精灵老妪，据称被安拉的先知苏莱曼（所罗门，先知超绝于此类无稽之谈）囚禁，并代精灵一族与她立下七项约定，规定只要将此物悬挂于人们家中，她便不得侵扰世人。

骗子的谎言远不止上述这些，其中最广为轻信者所传的两则谎言分别是“戴胜鸟骨”与“伊尔吉·苏瓦希利”（意为“沙鸡跛足骨”，当地俗称“阿拉杰·苏韦希利”）。我们常听闻一些所谓有识之士，每当遇到一位不畏上司、不畏下属的勇敢总经理，或是一位因性格强势、或许还因相貌英俊、颇具“阿尔法”或“伽玛”气场而深受女性青睐的男子，便声称此人身上佩戴着“沙鸡跛足骨”或“戴胜鸟骨”护身符——围绕这两种护身符所流传的谎言荒诞不经，既有悖教法，也悖于常理，令逻辑蒙羞：有人在 YouTube 上散布谬论，声称戴胜鸟的尾羽能解开女性的婚姻阻滞（Aqd），有人则声称戴胜鸟的翅膀能使男子口舌生花，还有骗子声称戴胜鸟骨能招来爱情，更有荒诞者声称“沙鸡跛足骨”取自野生陆生刺猬或海刺猬，而实际上它取自“披甲刺猬”雌

性个体的臀部——这种刺猬生活在沙漠中，在其首次怀孕后所挖掘的洞穴中产下此物。骗子们还声称此物具有电磁力量，能击碎玻璃，用以招来爱人，其真品价格可高达一百万美元，而赝品仅值数百美元不等；与此类似的说法，还有所谓从银莲花中提炼的“瞪羚之血”，这种植物具有致幻作用，一些人竟因无知而将其种植于公共花园与道路中央花坛，作为观赏植物！！

至于巫师们所犯下的其他道德罪行、社会祸害与宗教违规行为——诸如以污秽之物书写古兰经文、使用锁具、动物遗骸与死者骨骼、使用受害者的贴身衣物与发丝书写符咒并埋入墓地、以污秽之物书写符咒（意即与求巫者——多为女性——行不端之事）、以出售大多为赝品的宝石愚弄轻信者，声称每种宝石与颜色皆具特殊能力，谎称能寻回失踪与失联之人、能使恋人重聚或分离——因篇幅所限，恕不赘述。以下谨列举教法对巫师、占星者与骗子的裁定：

“他们学习那有害而无益的东西。他们确已知道谁购取魔术，谁在后世绝无福分。他们只以此出卖自己，这代价真恶劣！假若他们知道，[必不肯学]。”（《古兰经》黄牛章 2:102，马坚译（节引巫术相关部分））

先知（愿安拉福安之）说：“凡以鸟占凶吉、或为人以鸟占凶吉，凡占卜、或为人占卜，凡行巫术、或为人行巫术者，皆不属于我们；凡去找占卜者、并相信其言者，便是否认了降示给穆罕默德ﷺ的启示。”他还说：“凡学得占星术中的一枝一叶，便是学得了巫术中的一枝一叶，学得越多，罪过越深。”

至于那些落后、且与天启宗教及成文法律相悖的部落与宗族习俗，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所谓“宗族禁婚”（al-Nahwah）——即以“堂妹须嫁堂兄”为由，禁止女子嫁给堂兄以外的任何人，否则任何前来提亲的男子都必须“自备裹尸布”，甚至她本人也要“自备裹尸布”。有人仅为羞辱堂妹及其家人，即便自己早已成婚，也执意对其“宣布禁婚”。这种禁婚往往以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或以杀戮、或以自杀告终。这些实施“禁婚”者若知晓“近亲结婚”（Endogamy）正是导致精神疾病、智力障碍——包括唐氏综合征、侏儒症，以及地中海贫血、镰刀型贫血、肝肾疾病、癫痫、白癜风、发育迟缓，乃至代谢性疾病，以及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现象等——高发的主要原因，想必会有所收敛。埃及遗传学先驱萨米娅·塔姆塔米教授（Prof. Samia El-Tamtamy）曾在接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采访时披露一项重磅发现：“近亲结婚是造成假性男性女性化、假性女性男性化及闭经的重要原因！”我要说：倘若这些实施“禁婚”者知晓，所有这些社会与健康灾难皆是近亲结婚所致，或许他们会就此止步，彻底、永久地远离这一陋习——然而，自恃逃脱惩罚者，往往肆无忌惮。

此外，令人厌恶的部落宗族陋习中，还有所谓“对等交换婚”（Kasa bi-Kasa）或“互换婚”——教法上称为“沙加尔婚”（Shighar Marriage）——即男子迎娶一名女子，以其自己的姐妹或女儿作为聘礼，赠予新娘的兄弟或父亲；若第一桩婚姻的丈夫休妻，其姐妹或女儿即便与丈夫恩爱和睦，也须随即被休。先知（愿安拉福安之）曾

明令禁止沙加尔婚，他说：“沙加尔婚，是指一人说：‘你把女儿嫁给我，我把女儿嫁给你’，或‘你把妹妹嫁给我，我把妹妹嫁给你’。”这种无效的婚姻形式，曾导致数百个家庭破碎离散。

与教法及法律相悖的部落宗族习俗，还包括所谓“分割妇女”（al-Nisa’ al-Fasliyyah）、“血亲婚”（Diyah Marriage）或“血债婚”，即以女子作为补偿嫁予受害者家属，以平息两个宗族间的纠纷——这种婚姻同样有悖教法与法律。

部落宗族传统中还有所谓“驱离”（al-Jalwah）习俗：在血案发生后，强迫加害者的全体亲属迁离该地区，直至受害者家属得到安抚、纠纷经由部落方式解决为止。此外，还有一种曾造成数百人死伤的习俗，名为“部落列队鸣枪”（al-’Aradah al-’Asha’ iriyyah）——即部落成员大规模聚集，高呼口号、挥舞旗帜，并在葬礼与婚礼场合密集地以各类轻型、中型甚至重型武器随意鸣枪。

而习俗中最危险的现象，当属被过度滥用的“血案调解”（al-Fusul）——这已成为部分自诩部族长老或谢赫者（此类人为数众多）的固定收入来源，其中一些人甚至蓄意制造并策划事故，其情节堪比宝莱坞电影剧本，以此攫取非法钱财，从中斡旋一些赔偿金额高达数十亿的纠纷案件。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承担起责任，以理性、教法与法律作为裁断，摒弃一切与之相悖之事，收缴一切失控、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意识形态化的武器，统一收归国家掌控；行政、立法与司法机构也应切实执行相关法律，确保保护公民及其权利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否则，世界将滑向深渊的边缘——正如我们每日在新闻简报中所听闻的那样：校园、大学、市场与公共场所中随意开枪、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事件，每年都夺去数以千计无辜者的生命。

伊斯兰教是贞洁与洁净的宗教 (Islam is the Religion of Chastity and Purity)

“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洗脸和手，洗至于两肘，当摩头，当洗脚，洗至两踝。如果你们是不洁的，你们就当洗周身。如果你们害病或旅行，或从厕所来，或与妇女交接，而得不到水，你们就当趋向清洁的地面，而用一部分土摩脸和手。安拉不欲使你们烦难，但他欲使你们清洁，并完成他所赐你们的恩典。”（《古兰经》筵席章 5:6，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倡导洁净与卫生，他说：“十件事属于天性（Fitrah）：修剪唇髭、蓄留胡须、使用刷牙棒（Siwak）、以水呛鼻清洁、剪指甲、清洗指关节、拔除腋毛、剃除阴毛，以及以水净下（Istinja）。”

伊斯兰教是洁净与卫生的宗教，涵盖身体、衣物、住宅、清真寺与礼拜场所的清洁，以及穆斯林生活与周遭环境中一切远离污秽与尘垢之事：每次礼拜前必须小净（Wudu），大净（Ghusl，性交后的洗浴）不可或缺，主麻日（星期五）沐浴，饭前饭后洗手，如厕后洗手，使用刷牙棒（Siwak，相当于牙刷）清洁口腔，经期、产褥出血及产后洁净沐浴，以水净下清除大小便污秽，以及将生活垃圾清出家门，投放至指定场所。

伊斯兰教与体育运动 (Islam and Sports)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强健的信士胜过、且更受安拉喜爱于软弱的信士，但两者皆有其善。”

穆斯林历来盛行的运动共有八项，与当今国际及奥运会中广为流行的项目相对应：赛跑、马术骑射、游泳、击剑、竞走、射箭、摔跤，以及狩猎。

皈依伊斯兰教的世界级运动员与奥运冠军不计其数，涵盖各个体育项目，以下仅举数例：西班牙巴塞罗那俱乐部 (FC Barcelona) 法国球星埃里克·阿比达尔 (Éric Abidal)，于 2007 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比拉勒 (Bilal)；与他同道的还有效力于英格兰曼联 (Manchester United) 与意大利尤文图斯 (Juventus) 的球星保罗·博格巴 (Paul Pogba)，他曾助力法国队夺得 2018 年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冠军，于 2010 年皈依伊斯兰教，他谈及自己的皈依说：“我脑海中曾有许多问题，找不到答案，但皈依伊斯兰教后，我的内心变得更加平静与安宁。”

追随其足迹的，还有巴西泰拳 (Muay Thai) 世界冠军塔吉·鲁埃达 (Taj Rueda，暂拟音译)，于 2022 年皈依伊斯兰教，他说：“是的，我失去了冠军头衔，但我赢得了伊斯兰教！”

同样，德国纽伦堡俱乐部 (1. FC Nürnberg) 运动员达尼·布卢姆 (Danny Blum)，于 2014 年宣布皈依伊斯兰教，他谈及自己的皈依说：“我感到伊斯兰教赋予了我力量与希望，礼拜让我的心灵平静下来。我最近参观了一座清真寺，感到心跳加速，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宗教……我曾是个脾气暴躁、缺乏人生目标的坏人，但如今一切都截然不同了，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义与价值。”

日本空手道 (Karate) 首席专家、新千年头十年全球排名第四的空手道大师、原为佛教徒的日高冈本 (Hidetaka Okamoto，暂拟音译)，曾是中东地区最负盛名的空手道教练之一，他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为艾哈迈德·卡迈勒·冈本 (Ahmad Kamal Okamoto)。他在 2009 年辞世前的一次采访中谈及此事说：“我钦佩穆斯林在礼拜、朝觐与斋戒中所体现的集体精神。”他还补充道：“我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我一直寻觅的东西——它倡导慈悯与宽容，摒弃仇恨、憎恶与种族主义，这些皆是宗教在穆斯林身上所培育的美德；而过去，我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见的，唯有个人主义。”

我们的旅程中还经过了一站充满信仰的历程——德国职业拳击手皮埃尔·福格尔 (Pierre Vogel)，他曾代表“绍尔兰·维尔弗里德” (Sauerland Wilfried) 俱乐部出战 66 场比赛，于 2001 年公开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艾布·哈姆宰·萨拉赫丁 (Abu Hamza Salahuddin)，此后开始研习伊斯兰教法。经他之手，德国境内已有数以千计的人皈依伊斯兰教，他因此被誉为“德国宣教家”——凭借其贴近年轻人、活泼现代的风格，深受各背景青年，尤其是 Z 世代与阿尔法世代的青睐。

俄美混血柔术（Jiu-Jitsu）及综合格斗（MMA）选手杰夫·蒙森（Jeff Monson），于2024年在莫斯科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同年，俄罗斯“Match TV”频道报道，加里宁格勒波罗的海俱乐部（FC Baltika Kaliningrad）中场球员丹尼尔·乌特金（Daniil Utkin）皈依了伊斯兰教；同年，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荷兰球员昆西·普罗梅斯（Quincy Promes）皈依伊斯兰教的消息，他谈及自己的皈依时说：“这是我在经历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后，试图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次努力！”

率领塞内加尔国家队晋级2002年韩日世界杯八强的法国教练布鲁诺·梅斯（Bruno Metsu），于2006年宣布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卡里姆·梅斯（Karim Metsu），他此后曾执教阿联酋艾因俱乐部（Al Ain）、卡塔尔加拉法俱乐部（Al Gharafa）、沙特吉达联合俱乐部（Al Ittihad），以及阿联酋与韩国国家足球队。

与他们同道的，还有法国国家队及德国拜仁慕尼黑俱乐部（Bayern Munich）球星弗兰克·亨利·皮埃尔·里贝里（Franck Ribéry），他于2006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比拉勒·优素福·穆罕默德（Bilal Yusuf Muhammad），足球爱好者们都知道，他每次出战前都会诵读开端章（Al-Fatihah）。

同样，荷兰足球传奇克拉伦斯·塞多夫（Clarence Seedorf）——先后随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Ajax，1995年）、西班牙皇家马德里（Real Madrid，1998年）与意大利AC米兰（AC Milan，2003年及2007年）三次问鼎欧洲冠军联赛——于2022年皈依伊斯兰教。

同样，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球星费迪南德·刘易斯·阿尔辛多小（Ferdinand Lewis Alcindor Jr.），先后效力于密尔沃基雄鹿队（Milwaukee Bucks）与洛杉矶湖人队（Los Angeles Lakers），于1971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卡里姆·阿卜杜勒·贾巴尔（Kareem Abdul-Jabbar），荣获多项国际殊荣。他谈及自己的皈依说：“我在加州大学求学期间接触到伊斯兰教，深受美国黑人苦难历程的触动，我读了马尔科姆·X的自传，了解到他如何抗争西方社会对黑人的排斥与种族主义支持。”

法国足球明星、西班牙塞维利亚俱乐部（Sevilla FC）球星弗雷德里克·卡努特（Frédéric Kanouté），于1999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奥马尔·卡努特（Oumar Kanouté），他遵循伊斯兰教倡导行善、施舍与慈善的教诲，在慈善与人道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毫无疑问，皈依伊斯兰教的冠军运动员名单极为漫长，其中居首者当属三度荣膺世界重量级拳王的迈克·泰森（Mike Tyson），他于1992年公开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马利克·阿卜杜勒·阿齐兹（Malik Abdul Aziz）。他曾两次前往圣地朝觐，第一次是2010年，第二次是2022年，站在尊贵使者ﷺ的墓前，泪流满面，谈及那次蒙福的驻足时说：“我此生绝不会忘记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宁静。我至今仍记得站在尊贵先知ﷺ跟前、以及在莱伍达（al-Rawdah，先知清真寺内的圣地）礼拜的那一刻。”

在他之前，美国世界拳王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Cassius Marcellus Clay），曾于1964年、1974年及1978年三度荣膺世界重量级拳王，于1964年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克莱（Muhammad Ali Clay），两度荣获“世纪运动员”称号，并于2005年获颁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阿里谈及自己的皈依时说：“1964年，我第一次认识到，先知穆罕默德是万圣的封印，尔撒（耶稣，愿他平安）是安拉众先知之一，而《古兰经》是保持自身完整无缺的完整启示。于是我学会了礼拜与封斋，开始宣扬伊斯兰教，最终经我之手皈依伊斯兰教的美国人超过两百万。”

他的名言还包括：“只要还有未曾到达的高峰，雄鹰便绝不会收起双翼……我像蝴蝶一样飞舞，像蜜蜂一样蜇刺……强者，并非永远战无不胜之人，而是纵使失败，也绝不放弃之人。”

伊斯兰教禁止并警惕酒精与毒品的危害 (Islam Prohibits and Warns Against Alcohol and Drugs)

“恶魔惟愿你们因饮酒和赌博而互相仇恨，并且阻止你们记念安拉，和谨守拜功。你们将戒除[饮酒和赌博]吗？”（《古兰经》筵席章 5:91，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凡致醉之物皆为‘罕姆尔’（Khamr，酒），凡致醉之物皆属非法（Haram）；今世饮酒，至死仍沉溺其中、未曾悔改者，后世将无缘品尝乐园之酒。”他还说：“凡大量饮之能醉者，少量饮之亦属非法。”

世界卫生组织（WHO）2025 年报告披露，仅一年内吸毒及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人数便高达 3.16 亿，占 15 至 64 岁人口的 6%，并警告毒品对国际安全、发展与环境所构成的严峻威胁，以及因医疗支出、犯罪成本、生产力损失、精神疾病蔓延、刑事犯罪、病毒性肝炎、结核病与心血管疾病等因素，对众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造成的严重消耗——报告还指出，全球共有 6400 万人正因使用毁灭性的人工合成或天然毒品而饱受相关障碍之苦。

至于酒精所造成的种种灾难，世界卫生组织于 2024 年披露：“全球每 20 例死亡中，几乎就有一例是由酒精所致，相当于每年约 260 万人因酒精而丧生”——其原因包括醉驾所致的惨烈交通事故，以及酒精引发的精神疾病、心理障碍与慢性器质性疾病，还有各类在酒精影响下犯下的骇人罪行。

英国学者德维·斯里达尔（Devi Sridhar），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教授，曾在英国著名期刊《自然》（Nature）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呼吁“世界卫生组织采取紧急行动，遏制每年导致 250 万人死亡的酒精滥用问题”，并指出：“因酒精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艾滋病（AIDS）、疟疾与结核病死亡人数的总和；国际社会亟需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遏制酒精滥用——它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中，对人类生命构成的最大威胁！”

伊斯兰教禁止并警惕各类赌博 (Islam Prohibits and Warns Against All Forms of Gambling)

“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古兰经》筵席章 5:90，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你们中若有人起誓时说‘以拉特和欧萨的名义起誓’，便应立即改口说‘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者’；谁若对同伴说‘来，我们赌一把’，便应当施舍以为赎罪。”先知ﷺ将崇拜偶像、以偶像起誓——这本是最大的重罪之一——与赌博相提并论，足见其危害之重、影响之深；他强调，仅仅对同伴说一句“来，我们赌一把”，便已犯下须以悔罪补赎的罪过——那么，那些真正沉溺于赌博、耗尽自己全部薪资积蓄，甚至不惜以高额利息借贷来豪赌之人，其罪过又将如何？

心理学研究表明，所谓“赌博障碍”（Gambling Disorder）或“强迫性赌博”，除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外，还会导致工作表现与生产力下降、离婚、家庭破裂、家庭暴力，以及在绿色赌桌、轮盘赌与老虎机上进行的洗钱活动，此外还会导致破产、长期负债——伴随着无力偿还的高额利息，有时甚至为继续赌博、弥补重大经济损失、偿还累积债务而挪用公款或盗窃；进而引发严重的抑郁发作、吸毒、酗酒成性，加之服用镇静药物，有时甚至产生强烈的自杀冲动，或为摆脱心理压力与沉重债务负担而真正付诸自杀行动。

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2024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披露：“赌博对身心健康均有害，尤其是在赌博游戏及其广告通过互联网、电子游戏与移动电话疯狂扩散之后”，报告确认：“目前全球约有 8000 万人患有一种名为‘赌博障碍’的精神疾患，并由此引发家庭暴力、自杀、针对人身与公共财产的犯罪、失业与违法行为。”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研究人员于 2025 年开展的一项科学研究，其成果发表于《成瘾》（Addiction）期刊，结果显示：赌徒在开始赌博仅一年后，其自杀风险便已是常人的三倍，而四年之后，这一风险将攀升至四倍。

伊斯兰教禁止贿赂（Islam Prohibits Bribery）

“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不要以别人的财产贿赂官吏，以便你们明知故犯地借罪行而侵蚀别人的一部分财产。”（《古兰经》黄牛章 2:188，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曾诅咒行贿者与受贿者。

贿赂被视为摧毁社会与国家最危险的道德、社会与经济祸害之一。贿赂导致廉洁标准的丧失、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崩塌、职业与职务操守的背叛，助长伪造、捏造与贪污现象的蔓延，窃取他人的辛勤努力，并使坚持不懈、勤奋进取与成功者的应得权益付诸东流。

伊斯兰教禁止利息（利巴）（Islam Prohibits Riba）

“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你们真是信士，那么，你们当敬畏安拉，当放弃余欠的利息。”（《古兰经》黄牛章 2:278，马坚译）

先知ﷺ曾诅咒食利息者、供利息者、见证利息交易者及记录利息合同者。

伊斯兰教全面禁止各类利息（Riba），因其助长对民众迫切需求的剥削，加剧贫困程度，滋生失业现象，助长社会不义蔓延，固化阶层分化，在同一社会成员间挑起仇恨与敌意，推高物价，消磨彼此间的互助与怜悯精神；此外，利息还令债务人背负沉重负担，使债权人获利，令许多人多年无力偿还本金——因逐年累积的利息，最终导致众多债务人身陷囹圄、失去工作、家庭破碎，或被没收、查封其财产，甚至被迫从事有悖道德与伦理的行为，以偿还那笔因利息而永无止境的债务。莎士比亚（Shakespeare）著名戏剧《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放高利贷的商人夏洛克（Shylock），或许正是纵观历史、对利息之弊与其非人道本质最精辟的概括之一。

因此，那些希望和平共处、维护本国人民、主权、安全与独立的国家，通常会尽可能避免借入带息贷款，而许多国家则倾向于降低利率，甚至将其降至零，以推动国内建设、工业与投资计划。

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198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为重建平衡、缓解全球金融危机而提议：“将利率调整至接近零的水平，并将税率调整至约 2%”，他还补充道：“许多观念导致资本主义体系背负恶名，被认为容许垄断、投机、奴役民众，或财富分配失衡、集中于少数商人与地主之手，最终导致民众贫困，并使债权人最终得以支配债务人。”

许多国家元首，包括工业大国的领导人在内，也曾多次呼吁将利率降至 1%，甚至降至零，以带动本国市场、避免经济迅速崩溃——担忧重演 1929 年至 1939 年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式的危机，或类似 2008 年因债务累积、银行高额利息导致债务人无力偿还、叠加通货膨胀与物价飞涨而爆发的金融危机。

至于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彼得·希夫（Peter Schiff），欧太平洋资本（Europac）首席经济学家，他曾警告，银行因背负大量长期、低息债务而可能引发全球性银行业危机。

众所周知，提高贷款利率同时降低债券价格，通常会导致经济紧缩；而降低贷款利率，则往往导致通货膨胀。唯有将利率降至零，才能使人们摆脱紧缩之锤与通胀之砧，安然度日，转而采用所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al-Ghurm bil-Ghunm）的政策，即以盈亏共担为原则的“穆达拉巴”（Mudarabah，信托投资）、“伊斯提斯纳”（Istisna，定制生产）、“穆拉巴哈”（Murabahah，成本加成销售）、合伙经营与租赁（Ijarah）等伊斯兰金融工具；此外，还应采用无息的“善贷”（Qard Hasan），

有效征收并管理天课（Zakat）资金，发展宗教基金（Waqf）及施舍性投资，支持公共部门——尤其是医疗、交通、教育与公共服务领域，并鼓励混合所有制经济部门的发展。

著名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Rich Dad Poor Dad）的作者、经济学家罗伯特·清崎（Robert Kiyosaki），近来曾警告全球银行破产的风险，以及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加息后储户纸币储蓄贬值的风险——这使银行体系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而全球经济正随着各国央行对抗通胀之战日益恶化。他建议每个人都应当“远离濒临倒闭的银行，及时提取存款，并通过投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这类真实货币，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伊斯兰教禁止窥视非礼之物 (Islam Prohibits Looking at What is Forbidden)

“你对信士们说，叫他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这对于他们是更纯洁的。安拉确是彻知他们的行为的。”（《古兰经》光明章 24:30，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你们要当心，切勿坐在路旁。”门弟子说：“我们别无他法，这本是我们聊天闲坐之处。”先知说：“既然你们执意要坐，那便应尽到道路应有的权利。”他们问：“道路的权利是什么呢？”他说：“克制目光、不加伤害、回应问候、劝善戒恶。”

在此，请允许我为诸位呈现一部分我所搜集的最新科学研究与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探讨沉迷色情网站的危害——持续的性刺激已导致数以千万计令人毛骨悚然、令幼童也为之惊愕的性犯罪案件，这些资料均来自可信来源。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报道，如今，人们的心理健康与私人生活正因对色情影片的可怕沉迷而蒙受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教授威廉·斯特鲁瑟斯（William Struthers）补充道：“观看这类污秽影片时，人体会分泌多巴胺——这正是导致毒品成瘾的同一种物质。”他告诫这类不道德影片的危害，指出除成瘾之外，还会导致所谓“色情性阳痿”（Porn-Induced Impotence）——即在虚拟情境中能获得性兴奋，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完全丧失或大幅减退。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University of Antwerp）在《网络心理学》（Cyberpsychology）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披露，社交媒体上不道德内容的浏览行为，与现实生活中的越轨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披露，观看此类影片与大脑右半球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影响负责思考、规划、执行任务、言语表达与情绪控制的前额叶皮层功能。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的情况也不例外，神经学家蕾切尔·安·巴尔（Rachel Ann Barr）的一项研究披露，沉迷“色情内容”者的大脑皮层——负责道德判断、意志力与冲动控制的区域——会受到损伤。

威廉·斯特鲁瑟斯博士在其著作《为亲密关系而生》（Wired for Intimacy）中揭示，简而言之，色情影片成瘾会导致心理与精神疾病，并伴随抑郁、孤僻与焦虑等情绪。他同样发出类似的警告，指出观看此类影片会削弱意志力，损害负责道德与行为决策的扣带皮层，并引发与酒精、毒品成瘾者相似的大脑化学变化！！

我仅需在此提及，据我近期所见的一项统计数据：“色情网站已导致全球婚外不忠现象增加 300%”，仅 2016 年一年，某一色情网站的观看时长便超过 45 亿小时——其危

害在于宣扬恋童癖、恋尸癖、恋兽癖、施虐癖、受虐癖、恋物癖等诸多严重的神经症与精神性障碍，这些内容长期以来借助所谓“床第文学”、“红房间”与阴暗角落广为传播。如今亟需推出并扶持一种与恶习文学相对立的“美德文学”，将崇高的价值观、理想、原则与美好道德注入所有人心中，同时也不能缺少引人入胜的情节、悬念与故事张力，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及监管的缺失，罹患这类严重疾病的比例不断攀升，正如英国纪录片《色情内容对大脑的影响》（The Impact of Porn on the Brain）中所述。毫无疑问，解决之道在于持续的宣传教育，以及对不良网站进行制度性、中心化的屏蔽、立法与取缔。据软件专家所言，倘若诚意十足、齐心协力，这些举措至少能够遏制90%的暗网（Dark Web）与深网（Deep Web）浏览行为——前提是相关措施须具备正式的法律效力，并与宣导运动、教育讲座、劝诫演讲、宣教布道、教育课程，以及促进并鼓励婚姻、降低彩礼等举措同步、协调推行，首先从家庭抓起，并借助视听与平面媒体的力量，加上教育、卫生、通信与文化机构的共同参与，但须远离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的操弄。

伊斯兰教禁止本能失序与性放纵 (Islam Prohibits Instinctual Chaos and Sexual Permissiveness)

“你们不要接近私通，因为私通确是下流的事，这行径真恶劣！”（《古兰经》夜行章 17:32，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告诫人们警惕婚姻圣洁范畴之外各类非法性行为的危害，他说：“通奸者在通奸之时，绝非信士。”

当他被问及：在安拉那里，何罪最大？他答道：“以安拉的受造物与安拉相匹敌；因担心孩子与你分食而杀害自己的孩子；与邻居的妻子通奸。”

真主的使者ﷺ还说：“三种人，在复生日安拉不与之说话，不使之纯洁，也不看顾他们，他们将遭受痛苦的刑罚：老年通奸者、说谎的君王，以及骄傲自大的穷人。”

如今，人类正深陷本能失序与突破美德与理性、毫无节制、毫无遏制的性全球化浪潮之中——这是一场跨越大陆与国界的兽性沉沦，全世界都已深陷其罪恶、泥淖与污浊的沼泽之中，由此导致数以亿计的离婚案件、婚外背叛、乱伦罪行、强奸案件、性勒索，以及身世不明儿童现象的蔓延，还催生了器官贩卖与人口贩卖团伙，卖淫与暗娼现象愈演愈烈——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剥削帝国、专为极度富有者提供服务的丑闻，至今仍历历在目。此外，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发生 7300 万例蓄意堕胎，相当于每日 200 例堕胎——该组织还披露了另一项令人震惊的重磅数据：全球每日新增性传播疾病感染病例达 100 万例，其中以梅毒、淋病、衣原体感染、滴虫病及致命的艾滋病为主。

全球卫生专家披露：“艾滋病、病毒性肝炎与性传播疾病，至今仍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挑战，每年导致 250 万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补充道：“性放纵是导致各类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不孕不育、宫外孕、胎儿夭折的重大危险因素，也大幅增加感染引发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风险；仅梅毒一项，全球每年便导致 20 万例死产及新生儿死亡。”

或许，威胁人类、危及其道德、社会、健康、经济与安全体系的最大性灾难在于：非法性行为已不再局限于历史上传统意义中的“男女之间”——尽管过去也偶有此处彼处的越轨反常案例发生——如今，各种令人作呕的兽性化性行为形式已借助逾 2200 万个色情网站广泛蔓延，涵盖性骚扰、强奸、同性恋行为、施虐癖、受虐癖、恋尸癖、恋童癖、恋兽癖、窥淫癖、恋物癖、体液癖、恋足癖、纵火癖、老年恋，此外还有玩偶性爱、动画性爱、虚拟性爱、代孕、精子与卵子银行的滥用，青少年单亲妈妈现象的蔓延，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现象，以及所谓“第三性”与“第四性”现象的扩散——这些现象此前曾被心理学家归类为罕见的严重神经症与精神性障碍，如今却已席卷全球，从一端蔓延至另一端。这一切都向所有人证明：唯有伊斯兰教凭借其崇高

的教诲、高尚的道德与永恒的价值观，才是重振美德、遏制这场席卷地球表面的恶行飓风的唯一、也是绝无仅有的解决之道。

最后我们要说：尊贵的先知ﷺ肩负永恒的伊斯兰教使命，其目的唯在于使至尊安拉独享神圣与顺服，成全高尚的品德，作为普世的慈悯，为全人类谋求福祉、消弭祸患，并维护五项人类生活绝不可或缺的根本要务：护教、护命、护智、护嗣、护财。

至尊安拉创造天使，赋予其理智，却使其没有本能欲望；又创造其余受造物，赋予其本能欲望，却没有理智；唯独人类，兼具理智与本能欲望两者。因此，凡以理智驾驭本能者，必将升华至天使之列；反之，凡任由本能凌驾理智者，则将堕落至牲畜与走兽之境。正如正教伊斯兰所倡导的那样，必须以理性驾驭并人性化情欲，方能使生活步入正轨，使人类得以在全世界繁衍生息——而非像世界各地其他世俗体制那样，任由情欲驾驭理智，出于种种时而相互交叉、时而彼此一致的目的与目标，这已使众多民族、族裔与人民面临灭绝的严峻威胁，因两性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导致新生儿出生率持续走低，婚姻与生育日益稀少，离婚与分居现象却与日俱增——正如目前在北欧诸国、日本、韩国、加拿大、俄罗斯联邦、澳大利亚，以及东西欧大多数国家所发生的那样。

伊斯兰教倡导穿着端庄的服饰 (Islam Encourages Modest Dress)

“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安拉是至赦的，是至慈的。”（《古兰经》艾哈萨布章 33:59，马坚译）

先知ﷺ禁止男子模仿女子、穿着女子服饰，也禁止女子模仿男子、穿着男子服饰，同时倡导双方保持衣物的洁净——因为每日五次礼拜均要求内外衣物须保持洁净。

男子被禁止穿戴黄金与丝绸，其衣着不应用以炫耀、自傲或骄矜，也不应模仿放荡不羁者与越轨者的装扮，亦不得模仿其他宗教特有的服饰，例如神父、修士、拉比、祭司、大主教、枢机主教、少林僧人、锡克教徒、印度教徒等特有的服装。

至于女子的服饰，则必须宽松、不紧身，既不能凸显身形，也不能透明显露肌肤，必须遮盖女子全身，唯面部与双手除外，不得显露其身体的诱人之处，也不得模仿男性服饰，或模仿其他信仰与教派女性特有的民俗、传统或宗教服饰——例如修女、摩门教（Mormon）女性、阿米什（Amish）女性、印度教女性、佛教女性，以及艺伎（Geisha）等所特有的装束；其服饰也不应成为招致他人指指点点、欺凌、嘲讽与非议的“出风头之服”，也不应喷洒香水或熏香。

紧身衣物的危害（The Harms of Tight Clothing）

营养学专家米歇尔·劳赫（Michelle Rauch）在接受“Healthline”网站采访时披露：近来流行于男女两性的紧身衣物，可能加剧胃酸反流、肠易激综合征（IBS）与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等消化系统疾病，增加胃肠压力，引发烧心与不适感，并长期发展为食道炎。

美国网站“Bright Side”披露：“紧身裤会导致皮肤刺激，并营造出潮湿温暖的环境，助长细菌滋生。”

“Sehaty”网站进一步指出，男女紧身衣物均会影响生育能力，导致子宫内膜炎症、血压变化，有时还会造成不孕或女性排卵功能减弱；至于对男性的影响，则体现在损害精子及其生成细胞、压迫膀胱，并助长危险细菌的滋生。

【译者注：“伊利·弗申蒂亚格尔德”（إيلي فشتياغيرد）为瑞士人名音译，暂拟译法，待核实标准中文译名。】

最后，我想引用瑞士宗教学学者诺拉·伊利博士（Dr. Nora Illi）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她是瑞士著名医生伊利·弗申蒂亚格尔德之女，皈依伊斯兰教并佩戴希贾布（Hijab），经她之手已有数十位西方女性皈依伊斯兰教。她以自己的希贾布为荣，说道：“在我戴上希贾布之前，年轻男子将我当作一件商品对待，吸引他们的唯有我的身体；而戴上希贾布之后，他们才真正将我当作一个女人来对待。”

伊斯兰教与自杀的禁令 (Islam and the Prohibition of Suicide)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惟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获得的除外。你们不要自杀，安拉确是怜恤你们的。”（《古兰经》妇女章 4:29，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告诫人们警惕自杀的严重后果：“凡以某种方式在今世自杀者，复生日必以该方式受刑。”

据联合国 2024 年报告，全球每年有逾 72 万人死于自杀，每一例自杀案例背后，还伴随着多次自杀未遂，其中一些在最后关头被成功制止；报告确认，自杀是 15 至 29 岁人群第三大死亡原因。

至于自杀的种种原因与方式，最近的一例（但绝非最后一例）当属美国知名 TikTok 博主塔克·基纳尔（Tucker Ginal，暂拟音译），其在 TikTok 平台拥有逾 250 万粉丝，于洛杉矶家中自杀身亡，年仅 31 岁。自杀原因林林总总：有的在酒精或毒品影响下走向绝路，有的因累积的利息债务无力偿还而轻生，有的因赌博惨败而自尽，有的受某些引诱自杀的邪恶偏激团体煽动，有的因失业、遭受欺凌，或沉迷于诱导玩家自杀的可疑电子游戏而走上绝路，还有的因罹患各类神经症或精神性疾病、意识形态偏执，或因恋爱失败、遭受威胁勒索及各类心理压力而选择自杀；此外，也存在一些蓄意谋杀案件，凶手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将其伪装成“自愿自杀”事件。

伊斯兰教禁止巫术、占卜、欺诈与江湖骗术 (Islam Prohibits Sorcery, Fortune-telling, and Quackery)

“你抛下你右手里的拐杖，它就会吞没了他们所造作的。他们所造作的，只是术士的法术；术士们无论干什么总是不成功的。”（《古兰经》塔哈章 20:69，马坚译）

真主的使者ﷺ说：“凡去找占卜者、并相信其言者，便是否认了降示给穆罕默德的启示。”他还说：“凡以鸟占凶吉、或为人以鸟占凶吉，凡占卜、或为人占卜，凡行巫术、或为人行巫术者，皆不属于我们；凡去找占卜者、并相信其言者，便是否认了降示给穆罕默德的启示。”他还说：“凡学得占星术中的一枝一叶，便是学到了巫术中的一枝一叶，学得越多，罪过越深。”

尽管除安拉所怜悯者外，人类正深陷科技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人主义思潮与物质主义倾向之中，江湖巫术之风——无论是“上层巫术”（与星辰行星相关）还是“下层巫术”（与草药、宝石相关，也包括人类与动物的遗骸、器官、分泌物、血液与毒素）——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盛行，尤其是在亚洲、非洲、南美洲，以及欧洲部分老牌国家。这些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居民，仍对巫师顶礼膜拜、深信不疑，借助他们与神秘力量沟通、召唤祖先亡灵，探询自己生活的细节与未来的运程，或借此驱除邪视、灾祸、疾病与贫困，赶走恶灵——据其所言，以求获得健康、好运、吉兆、利益、给养与吉庆，同时对其仇敌施加伤害；这一切皆通过各种诡异的仪式进行，伴随着植物性礼物、动物献祭，有时甚至是人祭，并伴随着诸多虚妄信仰的蔓延，诸如“圣死神”崇拜、泥巫、盲眼女巫、红月仪式、哥伦比亚巫术、海地巫术、拉丁美洲亚马逊巫术与非洲伏都教（Voodoo），还有远东地区的萨满（Shaman）巫术，以及印度巫术等等。

两年前，数字媒体中心（DMC）对 Facebook 平台批准推广宣扬巫术、兜售江湖骗术及相关非理性行为的页面广告，表达了强烈不满，并指出：该中心已在 Facebook 平台上——Instagram 平台上程度较轻——发现数十则广告，其中一些包含“非理性”片段，展示自称“灵媒”或“治疗师”之人从事超出科学、理性、逻辑与宗教范畴的活动，该平台必须在其内容呈现给数百万用户之前，重新审查这类广告！

在此提醒诸位：天文学（Astronomy）与巫师占卜者所倚仗的占星术（Astrology）之间存在天壤之别。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埃萨姆·赫吉博士（Dr. Essam Heggy）——曾任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CNES）研究员，后任巴黎大学副教授，此后加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太空研究工作——谈及每年公历新年伊始广为流传的星座运势与命理占卜时说：“作为一名从事航天与天文学研究达 25 年的学者，星座之说根本不存在，行星、恒星与遥远星系与你枯燥的日常生活、犹豫不决的个人决定，以及反复出现的情感失误毫无关联；你新一年的运气，取决于你在过去一年中所汲取的教训，而绝非其他任何东西。”

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天文系主任阿什拉夫·塔德罗斯博士（Dr. Ashraf Tadros），也曾在此前的一次声明中确认：“占星术与科学毫无关系，纯属碰运气之事——它或许会应验，或许根本不会发生，这必然与科学相悖，因为科学绝不接受这种可作任意解读与猜测的事物。”

许多报纸、广播电台与卫星频道，长期以来惯于通过刊载法国占星师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的四行诗来增加其受众——这些诗句收录于他 450 年前所著的《预言集》（Les Prophéties），共 932 首四行诗，每首四行——不过是骗取轻信者钱财的虚妄伎俩罢了；类似的还有对保加利亚盲人女预言家万加婆婆（Baba Vanga）预言的援引，以及援引美国漫画家马特·格勒宁（Matt Groening）自 1989 年起制作、共 27 季 500 余集的动画剧集《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的片段，声称该剧其中一集早在事件发生前多年便已“预言”了某一事件！

1985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学者肖恩·卡尔森（Shawn Carlson），与美国主要占星师协会合作，对占星术进行了科学检验，最终得出结论：占星师所得出的结论，纯粹是凭运气得来的，占星术根本不是一门艺术。尽管该研究成果发表于著名科学期刊《自然》（Nature），占星师们始终未能对研究结果提出有效反驳。

此后，美国《国民问询报》（National Enquirer）杂志追踪了大量预言进行研究，检验其可信度，得出了确凿的结论：占星术纯属捏造，经不起科学事实的检验——数百项预测中，仅有四项应验，这一比例微乎其微，根本无法将其确立为一种科学方法。

英国灵学研究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也曾开展一项科学测试，以验证未来预言的真实性，最终得出结论：这些自称能预知未来之人，既无法预知未来，也未能哪怕以猜测的方式，准确预测运势与命理。

在意大利，一个议会委员会曾宣布，该国境内存在逾百个撒旦教团体，其成员从事占星与占卜活动，这促使梵蒂冈大学自 2005 年起开设课程，从心理与学术层面培训神学院学生，以遏制占卜与占星现象，及其所衍生的思想、心理与道德层面的偏激教派。

在此指出：世界各地一切荒诞可鄙的教派，以及一切偏激的秘传运动，皆与巫术、占星、占卜、护身符及“符号学”密切相关，同时也伴随着性泛滥、酗酒与吸毒成瘾，以及利用一些古代遗迹残骸、神秘典籍与虚构圣地，通常以此作为误导、欺骗与蛊惑青年的切入点。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人民圣殿教”（Peoples Temple）——由患有偏执狂与迫害妄想症的美国牧师吉姆·琼斯（Jim Jones）创立，该教派于 1978 年 11 月在圭亚那琼斯镇（Jonestown）农业聚居地，酿成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自杀惨案：913 名教众在一小时内集体身亡，其中包括数十名儿童、青少年与年轻人，他们服用了溶于果汁中的氰化物！

追随其后的，还有诸多偏离正道的迷失团体，以及形迹可疑、蛊惑人心的教派，诸如雷尔运动（Raëlism）、天堂之门（Heaven's Gate）、撒旦教徒、山达基教（

Scientology）、威卡教（Wicca）、哥特文化（Gothic subculture）、圣餐团体等，不胜枚举——这些团体的共同点在于奉行混杂的仪式，从事巫术、占卜与江湖骗术，并声称与其他星球的居民，或平行世界的生物取得联系，其内容与精灵、幽灵、恐怖题材的故事、小说与电影，以及《霍比特人》、《哈利·波特》系列，还有僵尸、德古拉与狼人电影相呼应，也与所谓“51 区”（Area 51）——传说中外星生物、飞碟与不明飞行现象的聚集地——的种种荒诞传言相呼应，这些团体彼此之间轮番从对方那里汲取其亵渎性主张与噩梦般的幻想灵感！

至于法律层面的困境，则在于大多数成文法律通常将巫术、占星与江湖骗术行为，普遍归类为“以非法手段骗取他人钱财的欺诈行为”之一，而另一些法律则将其视为不过是骗取轻信者的陷阱，认为法律并不保护轻信者——唯有在此类行为导致杀人、自杀、死亡或永久性残疾时，法律才会介入，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一切皆与所谓“戏法”（俗称“魔术游戏”）毫无关系——这类表演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巫术，而仅仅是舞台与马戏团中供人娱乐消遣的把戏，依靠的是灵巧的手法、幽默诙谐的精神、机敏的反应、手法的敏捷，以及若干服装、道具与辅助设备。

伊斯兰教禁止占星与看命理 (Islam Prohibits Astrology and Horoscope Reading)

“你说：‘除安拉外，在天地间的，不知幽玄，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复活。’”
(《古兰经》奈姆勒(蚂蚁)章 27:65, 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告诫人们警惕轻信占卜者与占星者：“谁去找占卜者，向其询问某事并相信其言，其礼拜四十日之内不被接受。”

占星术至今仍建立在古老的托勒密体系(Ptolemaic model)之上——该体系将地球视为宇宙的中心。占星师们始终依据这一错误的基础来理解世界、解读命理，以至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学者们曾提议，应在星座运势专栏中刊登类似烟草危害警示的警告语！

占星师、占卜者及塔罗牌(Tarot)解读者，长期以来一直以与人们出生日期并不相符的星座图表欺骗世人、非法牟取钱财——因为他们十九个世纪以来始终未曾更新黄道十二宫的划分，而星座实际的天文位置却在持续变化，这意味着占星师所依据的星座本身就是简单的错误。占星术与科学毫无关联，纯属碰运气之事，或许应验，或许根本不会发生；行星、恒星与遥远星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及个人决定毫无关联。正如著名土耳其占星师登斯尔·居内尔(Dinçer Güner, 暂拟音译)，这位自2015年起为部分土耳其日报撰写星座专栏的专家，在2020年底接受CNN Türk采访时向其所有粉丝所作的震撼性坦白：报纸杂志与网站上星座专栏所刊载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是一堆谎言！！”

在此提醒诸位：必须区分天文学家(Astronomer)与“占星师”(Astrologer)，二者自古以来早已分道扬镳。天文学家们一贯告诫人们，切勿轻信占卜者与占星者——尤其是在每年公历新年伊始，各类关于新一年事件的预言层出不穷，其中大多数不过是基于经济、卫生、政治与军事领域的猜测、推断与外推，用以展望未来事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预言”。天文学是一门崇高而严谨的学科，专门研究宇宙物理学、空间动力学、大气与太阳风观测、天文地质学与恒星学，以及行星、星系、黑洞与外太空的运动等相关学科；而占星术则仅局限于巫术、江湖骗术与欺诈行为，声称行星能够左右地球上人们的命运。

伊斯兰教禁止虐待动物与崇拜动物 (Islam Prohibits Animal Cruelty and Animal Worship)

“在大地上行走的兽类和用两翼飞翔的鸟类，都跟你们一样，各有种族的——我在天经里没有遗漏任何事物：一切鸟兽，都要被集合在他们的主那里。”（《古兰经》牲畜章 6:38，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禁止在牲畜的面部烙印——因为那是彰显美感之处；他还禁止让牲畜承担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负荷，禁止虐待、饥饿、干渴与粗暴对待它们，禁止将其粗暴拖拽至屠宰场，禁止用不锋利的刀具宰杀它们，或在其同类面前当着它们的面宰杀、令其惊恐——必须以人道、慈悲与高尚的态度对待动物。他还禁止“挑唆牲畜互斗”，即为赌博、取乐消遣而挑动动物相互撕咬——这正是当今所谓“血腥动物搏斗场”的雏形，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斗鸡（尤其盛行于东南亚国家）、斗牛（盛行于西班牙、葡萄牙、墨西哥、拉丁美洲国家及法国南部）、斗羊、犬种间的搏斗，以及全球盛行的犬熊搏斗、犬狼搏斗——这些残忍血腥的搏斗往往伴随着金钱赌注、每年直播的比赛、非法动物走私、自杀、暴力，以及负责组织赛事、收取赌资并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人道组织及“动物权益”相关协会一直在努力推动，禁止这类惨无人道的搏斗形式。

与此相对，也有一些民族与人民曾圣化并崇拜动物，其中一些直至今日仍未改变。若深入探究古埃及、巴比伦、非洲、印度、中国文明，以及印加（Inca）、阿兹特克（Aztec）、莫切（Moche）与美洲印第安人诸族崇拜动物、圣化动物的原因，便会逐渐发现：有人圣化动物，是因为相信祖先的灵魂在其无尽的轮回中寓居其中——即印度教徒所信奉的、依据“业”（Karma，因果报应）原则的灵魂转世（Reincarnation）之说：若这些灵魂原属善良之人，死后便会寓居于温顺的动物之中，此后再转世为人身，在种姓制度中向上晋升；若原属邪恶之人，则会寓居于凶恶的动物之中，此后转世为人身时，则在种姓制度中沦落至更低阶层（印度教将人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最后一个种姓甚至无权进入庙宇、与其他种姓通婚，就业也受到极为苛刻的限制）。据其所言，唯有通过“涅槃”（Nirvana）——即与神性合而为一——方能摆脱这一永恒的轮回，其途径在印度教中是折磨肉身，在佛教中则是克制欲望。

另有一些人坚信，受造物是诸神传递给人类的信息——或为助其一臂之力，或为对其施以报应，于是他们依据各自的信仰，为每一位神明配以相应的象征动物，向其供奉誓愿与祭品；还有人相信诸神部分或完全化身为动物之躯，因而加以圣化；也有人相信自己是某种动物的后裔，因而对其顶礼膜拜，尊其为神明。这些受圣化的受造物，每一种都伴随着各自的仪式、象征、雕像、祭司与庙宇，以至于各民族的神话、铭文与遗迹中，几乎处处充斥着对动物的圣化。直到那位普世慈悯的挚爱医者ﷺ受命传教，彻底颠覆了这一格局，使人类从崇拜偶像与被造之物，转向崇拜伟大的造物主——受造物之主；与此同时，他早在 1447 年前，便通过一套令人叹服的崇高道德与人体

系，规范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这一体系远远领先于“动物权益”组织数百年之久：它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既非崇拜圣化的关系，也非侮辱亵渎的关系。《古兰经》为我们列举的诸多譬喻皆围绕动物展开，甚至有整整数章以动物之名命名——“象”、“黄牛”、“蜘蛛”、“蜜蜂”、“蚂蚁”。

至尊安拉命令以一只硕大的公羊替代易司马仪（以实玛利）作为献祭，其中的智慧或许正在于根除向偶像献上人祭的陋习——而这些偶像中许多正是以动物为象征。当地一些民族曾圣化公羊，例如古埃及人便将其奉为神圣，视为所谓“阿蒙神”（Amun）的象征；至尊安拉命令以色列的子孙宰杀一头母牛，正是为了根除崇牛的现象——母牛曾是所谓“伊西斯女神”（Isis）与“哈托尔女神”（Hathor）的象征，这一崇拜后来传入古希腊与古罗马；受此崇拜影响，部分以色列人在穆萨（摩西，愿他平安）离开期间，因受萨米里（撒玛利人）蒙骗，而崇拜起了牛犊。至于崇拜与圣化牛、猴、象、蛇与鼠的现象，至今仍存续于印度——若将穆斯林、基督徒及其他宗教教派信众排除在外，其信奉者多达十亿印度教徒。

回顾本节开篇所引的尊贵经文，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这些受造物不过是与人类相似的诸多民族——一方面，它们不应受到过度的尊崇与圣化；另一方面，它们同样不应遭受侮辱与亵渎，从而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恰到好处地把持中道，不偏不倚。尊贵的先知ﷺ通过诸多教诲体现了这一点，其中他说：“曾有一人在行走途中口渴难耐，便下到一口井中饮水，出来后见一只狗正气喘吁吁、因极度干渴而舔食泥土，他心想：这只狗所遭受的干渴，与我方才所遭受的一样。于是他重新下井，用鞋子盛满水，用嘴叼着爬上来，给狗喝水！安拉因此感激他，宽恕了他。”门弟子问：“真主的使者啊，难道我们照顾牲畜也有回赐吗？”他答道：“凡有一颗湿润肝脏的生灵，善待它便有回赐。”

他还说：“有一位妇人因囚禁一只猫而堕入火狱——她既不喂养它，也不放它出去自行捕食地上的小虫。”

他曾对从一只类似麻雀的鸟巢中取走两只雏鸟的门弟子说：“是谁让这只鸟失去了它的孩子？把它的孩子还给它。”他还曾对一名令其骆驼挨饿的男子说：“难道你不敬畏安拉吗？这头牲畜是安拉赐予你所有的，它曾向我诉说，你让它挨饿、令它疲于劳作。”他还曾在看到一群人焚烧了一处蚁穴后说：“是谁烧了这个？唯有火之主，才有权以火施加惩罚。”

他还说：“一位堕落的妇人，曾在炎热的一天见到一只狗围着水井打转，因干渴而伸出舌头喘息，她便脱下鞋子为它打水解渴，因此蒙获宽恕。”

他还禁止“将牲畜囚禁以射杀取乐”，即将动物固定住，作为投掷或射击的活靶。

他还禁止将有生命的受造物当作箭矢、石块或其他物品的靶子，他说：“你们不要把任何有生命之物当作靶子。”他还说：“凡人无故杀害一只麻雀或比它更大的动物，安拉必将就此责问他。”有人问：“真主的使者啊，它有什么权利呢？”他答道：“

宰杀它并食用，而不是砍下它的头随手丢弃。”他还命令人们在宰杀牲畜时须善待它们：“你们宰杀时，当善加宰杀；应磨快刀刃，让被宰之物得以安宁。”诸如此类的教诲还有很多。

据一则圣训（Hadith Mursal）记载：先知ﷺ在行军途中，目光落在一只正在路旁哺乳幼崽的母狗身上，便命一位门弟子守在它身旁予以保护，以免马蹄在骑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踩伤。

艾哈迈德·邵基（Ahmad Shawqi）在其颂赞诗篇《布尔达》（Al-Burdah）中吟诵得妙：

啊，善之艾哈迈德！我因与您同名而深感荣耀；与使者同名，又岂能不因此而升华？

颂赞者与钟情者，皆追随那位身披芬芳斗篷、德高望重之人的足迹。

伊斯兰教与合法饮食（清真饮食）（Islam and Halal Food）

“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安拉之名而宰杀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觐死的、野兽吃剩的动物，但宰后才死的，仍然可吃；禁止你们吃在神石上宰杀的；禁止你们求签，那是罪恶。今天，不信道的人，对于[消灭]你们的宗教已经绝望了，故你们不要畏惧他们，你们当畏惧我。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凡为饥荒所迫，而无意犯罪的，[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安拉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古兰经》筵席章 5:3，马坚译）

《古兰经》禁止饮血，禁止食用自死动物的肉，禁止食用未依教法宰杀的动物之肉（即非清真肉），也禁止食用作为祭品献给安拉以外之物——如偶像雕像等——的动物之肉；此外还禁止食用猪肉，以及一切因窒息、殴打、坠落、抵触，或遭猛兽利齿咬伤而死亡的动物之肉。

先知ﷺ禁止食用一切长有獠牙的猛兽，以及一切长有利爪的猛禽——这类肉食动物，甚至连同类的其他肉食动物都会拒绝捕食其尸体，因为其肉、内脏及血液中充斥着无数种蠕虫、寄生虫与致命细菌，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旋毛虫病”（Trichinosis）。

至于饮血，则会导致诸多致命疾病，包括病毒性肝炎、心脏疾病，乃至肝癌、糖尿病、关节炎与内分泌失调等。

人类历来惯于饮用流出的鲜血，认为其具有疗效——有人饮用角斗士在竞技场中被杀后的鲜血，正是出于此目的；有人则在战后饮用敌人的鲜血，以泄愤并极尽羞辱之能事；也有人相信，饮用对手的鲜血能够夺走其力量，使敌人任其摆布；还有人在沙漠及缺水地区以此解渴——直到伟大的伊斯兰教降临，将其永久禁止；此后，科学研究向我们揭示：血液毒性极强，含有大量细菌，饮用流出的鲜血会传播无数种致命疾病。

至于猪肉，则含有多种即便经过烹煮也无法消除的寄生虫与蠕虫。2024 年发表于《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The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期刊的一项研究，综合分析了此前 31 项科学研究的数据，披露：“每日食用一份猪肉三明治，可能使罹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15%。”

此前，另一项发表于 2009 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的科学研究披露，食用猪肉与肝硬化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原因在于其含有高比例的多不饱和脂肪。

与此同时，英国多位科学家曾呼吁，应强制要求培根及猪肉制品贴上类似香烟包装上的警示标签，指出：“这类肉制品中所使用的化学物质会导致结肠癌。”

德国《新奥斯纳布吕克报》（Neue Osnabrücker Zeitung），隶属于德国联邦农业与食品局，曾于 2018 年援引其局长汉斯-克里斯托夫·艾登（Hans-Christoph Eiden）的话披露：“2017 年，德国全国人均猪肉消费量有所下降，十年间猪肉消费量已从 40.5 公斤降至 35.8 公斤”，与此同时，牛肉与禽肉的需求量却有所上升。

此外，戴尔·塞顿医疗中心神经外科医生戈登·阿马迪奥博士（Dr. Gordon Amadio）确认：“被称为猪肉绦虫的寄生虫会在猪体内产下幼虫卵，人类食用后，虫卵会在其肠道内孵化，并持续其生命周期，直至在人体内产卵，进而发育为包裹在水囊中的幼虫，扩散至全身各处！！”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曾提出 22 条黄金建议，以避免感染时不时席卷全球的流行性疫病，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建议便是：“不得食用患病或已死亡的动物”——这正是尊贵的古兰经文所禁止食用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中“清真饮食”（Halal Food）这一概念内涵广泛，并不仅限于食物本身不含违禁成分，还涵盖了获取该食物所用钱财来源的合法性——若购买食物的钱财源自利息、赌博、贿赂、贩卖违禁品、盗窃、欺诈蒙骗、贪污、勒索、伪造、背信弃义、虚假誓言、缺斤短两、克扣度量，以及毒品、酒类、走私、卖淫与人口贩卖等收益，那么，从这一角度而言，该食物便算不上真正的“清真”。伊斯兰教甚至将“清真饮食”视为祈祷得蒙应答的主要原因之一，反之，非法食物则会阻碍一个人的祈祷获得应答——就此，先知ﷺ曾举例说明：“一个长途跋涉、蓬头垢面、满身尘土的人，向天举起双手祈求道：‘主啊！主啊！’然而他的食物是非法的，他的衣着是非法的，他所摄取的养分也是非法的——这样的祈祷，又怎能蒙应答呢？”

伊斯兰教告诫人们警惕恶意猜疑、窥探、背谈与搬弄是非（Islam Warns Against Suspicion, Spying, and Backbiting）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确是罪过。你们不要互相侦探，不要互相背毁，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吃他的已死的教胞的肉吗？你们是厌恶那种行为的。你们应当敬畏安拉，安拉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古兰经》寝室章 49:12，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你们要警惕猜疑，因为猜疑是最虚假的言辞。”

伊斯兰教普遍禁止恶意猜疑，禁止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窥探、暗中监视他人，禁止在背后议论他人、说他人不喜欢的话，也禁止搬弄是非——即在人与人之间传话，从而在他们之间挑起纷争、仇恨与敌意。

部分教法学家曾归纳出允许背谈（Ghibah）的若干情形：为伸张冤屈、为警示祸患、为介绍情况、为揭露堕落之人，以及在公正法庭上作证：

六种情形下的责难，不算作背谈：伸冤者、介绍者、告诫者，公开显露堕落之人、请教教法者，以及寻求协助以消除罪恶者。

伊斯兰教告诫人们警惕嘲笑他人与恶意起绰号 (Islam Warns Against Mocking Others and Name-Calling)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以诨名相称；信道后再以诨名相称，这称呼真恶劣！未悔罪者，是不义的。”（《古兰经》寝室章 49:11，马坚译）

先知ﷺ说：“不可伤害他人，也不可以伤害还击。”

伊斯兰教早在 1400 年前，便已先于全球所有卫生组织的声明、学术研究及国际心理研究中心，禁止嘲笑与讥讽他人，禁止贬低他人的外貌、肤色、体态、血统门第、种族与民族、姓名与绰号、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疾病或残障；先知还告诫人们警惕给他人冠以恶意的绰号与描述（如“高个子—矮个子”、“胖子—瘦子”、“白人—黑人”、“红皮肤—黄皮肤”等），除非这类描述与场合仅用于介绍身份，而非出于嘲弄之意——这正是当今所谓“欺凌”（Bullying）现象。

据“阿拉伯心理学”网站披露，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多次发布报告，指出全球近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受某种形式的欺凌——这使其成为一项公共卫生危机，而非仅仅是个人问题；报告还指出：“欺凌形式多样，包括肢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欺凌与网络欺凌，会导致受害者出现孤僻、焦虑、抑郁、悲伤、丧失兴趣、自信心低落及自卑感，有时甚至诉诸镇静剂或毒品，乃至自杀。”

伊斯兰教告诫人们警惕杀戮、偷窃、背叛与诬蔑 (Islam Warns Against Murder, Theft, Betrayal, and Slander)

“先知啊！如果信女们到你面前来与你誓约：她们不以任何物配安拉，不偷盗，不通奸，不杀自己的儿女，不以别人的儿子冒充丈夫的儿子，不违背你的合理的命令，那么，你当与她们誓约，你当为她们向安拉告饶。安拉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古兰经》受考验的妇人章 60:12，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你们当与我立约：不以任何事物配主，不偷窃，不通奸，不杀害自己的子女，不以你们手足所捏造的诬蔑之词诬告他人，不在合理之事上违抗我。谁能履行此约，其回赐由安拉承担；谁若犯下其中之事，而在今世受到惩罚，此惩罚便是他的赎罪；谁若犯下其中之事，而安拉为其遮掩，此事便交由安拉裁决——祂若愿意，便宽恕他；祂若愿意，便惩罚他。”

简而言之，“布赫坦”（Buhtan，诬蔑）是指一切令人震惊、丑陋、恶心的言论、行为与举止——它使闻者与见者皆感到骇然震惊，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说谎、诬陷他人、作伪证、假证、偷窃、诬蔑贞洁天真的信女，此外还包括背谈、搬弄是非，以及非法性行为。

伊斯兰教告诫人们警惕骄傲、狂妄与自负 (Islam Warns Against Arrogance and Vanity)

“你不要骄傲自满地在地球上行走，你绝不能把大地踏穿，绝不能与山比高。”
(《古兰经》夜行章 17:37，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心中哪怕存有一丝毫尘埃分量的骄傲之人，都不能进入乐园。”有人问：“难道人不该喜爱衣着华美、鞋履精致吗？”他答道：“安拉本是俊美的，喜爱俊美。骄傲，是拒绝真理，蔑视世人。”

所谓“蔑视世人”，意即对人自视高傲、轻视他人，以居高临下、自命不凡的态度看待他人。

谦逊待人、俯首倾听真理之声，一旦真理传入耳中便不移开面孔，也不因骄傲而充耳不闻——即便身为富人或名人，这该是多么美好的品格！英国前拳击世界冠军克里斯·尤班克 (Chris Eubank)，据《这正是我皈依的原因》一书记载，他阅读了一部《古兰经》意译英译本，感受到极大的安宁与舒适，遂决定公开皈依伊斯兰教，并于斋月期间在伦敦一座清真寺的宵礼 (Isha) 礼拜上如愿以偿——礼拜者们对此欢欣鼓舞，请他念宣礼 (Adhan) 以示敬意，他应邀宣礼，并改名为哈姆丹 (Hamdan)，他补充说：“此后，礼拜者们已习惯于听到我宣礼的声音，我的人生因《古兰经》而彻底改变。”

还有英国工程师阿瑟·艾利森 (Arthur Allison) ——他曾任英国心理学研究学会主席，以及伦敦大学电子电气工程系主任——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为阿卜杜拉·艾利森 (Abdullah Allison)。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真理之声，毫无骄矜自负地顺服于真理。据“著名皈依者故事系列”第 21 集记载，他在开罗国际会议（该会议旨在探讨《古兰经》与圣训中部分医学与科学真理）上发表演讲时说：“我当众宣布，伊斯兰教是真理的宗教，是天性的宗教。就在那一刻，我听见周围的穆斯林高呼‘安拉至大’，我看见他们中有人因喜悦、因对安拉大能的信仰而热泪盈眶……我确信，伊斯兰教中的科学真理，正是宣教的最佳途径，尤其对那些以科学与理性为凭据的人而言。”

伊斯兰教倡导婚姻与生育 (Islam Encourages Marriage and Procreation)

“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她们，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互相怜恤。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古兰经》罗马人章 30:21，马坚译）

至尊安拉命令穆斯林婚娶，以延续人类血脉、建设大地，并组建贤良的家庭——这正是美德社会的核心细胞；此外，婚姻还能帮助人克制目光，远离非法行为与悖逆之事。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青年们啊！你们中有能力承担婚姻责任者，当婚娶，因为婚姻更能克制目光，更能保持贞洁；无力婚娶者，当封斋，因为封斋对他而言犹如洁身自守之屏障。”

有一天，先知ﷺ得知有三个人决意苦修——而伊斯兰教中并无苦修制度——他们下定决心，要日日封斋、永不开斋，日夜礼拜、永不间断，并且终身不娶妻室。先知ﷺ说：“凭安拉起誓，我是你们中最敬畏安拉、最畏惧安拉之人，然而我礼拜，也会休息安眠；我封斋，也会开斋；我娶妻室。谁若厌弃我的圣行（Sunnah），便不属于我。”

先知ﷺ说：“若有你们满意其宗教信仰与品德之人前来求婚，便应将女儿许配给他；若不这样做，大地上必将出现祸乱与广泛的败坏。”

先知ﷺ说：“你们当娶多情且能生育的女子为妻，因为在复生日，我将以你们的众多而向历代先知夸耀。”

伊斯兰教与清真寺的建设维护 (Islam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osques)

“只有笃信安拉和末日，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并畏惧安拉者，才配修筑安拉的清真寺；这等人或许是遵循正道的。”（《古兰经》忏悔章 9:18，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谁为安拉修建一座清真寺，唯求安拉的喜悦，安拉必为他在乐园中建造一座房屋。”另有一说：“安拉必为他在乐园中建造与之相似的一座房屋。”

先知ﷺ说：“凡有一群人聚集在安拉的一座房屋（清真寺）中，诵读安拉的经典并彼此研习，安宁必降临于他们，众天神必环绕他们，慈悯必笼罩他们，安拉必在祂身边的众天神中提及他们。”

先知ﷺ说：“谁在家中净身，而后前往安拉的一座房屋，去履行安拉所定的一项主命，他的每一步——一步消除一项罪过，另一步提升一个品级。”

清真寺的“维护”（I’mar）分为两种：其一为精神层面的维护，即多多前往清真寺、在其中礼拜、祈祷、求恕饶及诵读《古兰经》，在其中举行主麻聚礼与集体礼拜；其二为物质层面的维护，即修建、铺设地毯、配置家具、翻新整修、满足其各项需求、修复损坏的设备与器械，以及更新其陈旧的设施等。

全球清真寺建筑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或许当属宣礼塔（Minaret）——“麦兹奈”（Mi’ dhanah）之名，源自其顶端所进行的宣礼（Adhan）；伊斯兰教史上第一座宣礼塔，建于阿拉伯半岛北部的一座清真寺。至于“灯塔”（Manarah）之名，则源自其以灯具照明——古时以油灯照明，用以指引旅人与礼拜者的方向；宣礼塔若配有照明，便可称之为灯塔，否则则不然。

其次是清真寺的穹顶（Dome），它已成为伊斯兰建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其美学上极具辨识度的标志，其样式多种多样，包括多棱形、圆锥形与椭圆形。最美的穹顶之一，当属那座绿色穹顶——古时曾被称为“芬芳穹顶”“蓝色穹顶”与“白色穹顶”——它点缀着尊贵的先知清真寺，最初建于希吉来历 678 年，此后历经多次翻修重建。

直至不久之前、在电力、空调设备与扩音器发明之前，穹顶曾承担着多项实用功能：增加清真寺殿内的采光量，通过其基座与支柱侧面的窗户均匀分配光线，改善通风，并起到扩音的效果，此外还赋予礼拜空间一种崇高、高耸的氛围，令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

既然提及此事，近来常有人以嘲讽戏谑的口吻——而非出于劝诫提醒的本意——反复念叨这样一句话：“给饥饿之人一口饭吃，胜过修建一千座清真寺！！”事实上，令人不快之处在于：那些频繁发推特或挂在嘴边说这句话的人，往往与饥饿者、贫困者

、被剥夺者毫无瓜葛，其中有人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挥霍在享乐、旅行、娱乐、奢侈品、饰品与感官享受之上，对贫困者、流离失所者、饥饿者不闻不问；这些人中不少甚至与天课（Zakat）和施舍（Sadaqah）毫无关联，反倒是本国借助哄抬物价、贪婪、缺斤短两、克扣度量与囤积居奇，从而“制造饥饿”“策划饥荒”的主要祸首之一。基于以上所述，在此我提出一个反向口号，以彻底终结这句被断章取义、放错场合的话语——它本是一句真理，却被用来达成谬误的目的；为使所有借此讥讽清真寺之人哑口无言，我在此向相关有识之士提出建议：“为每一千座清真寺配备一座慈善厨房，专门用以供养千千万万——即一百万——的饥饿者”，让这座厨房作为附属设施，依循“空间团结工程学”的原则，确立“尊严管理”原则，减少“需求污名化”，从而使这座附设于清真寺的慈善厨房，转化为一份共建性的社会契约，其目的在于强化人们对团结互助的社区结构的归属感——这一结构关心其中的每一位成员。须知，清真寺附设慈善厨房的实践，历史悠久，其中最著名的免费慈善厨房，当属巴格达鲁萨法区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谢赫清真寺附设的那座；与之类似的，还有专为学生设立的历史悠久的慈善厨房，曾附设于穆斯坦绥里亚教法学院——该学院建于公元1233年，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大学；追随其后的，还有附设于巴格达卡尔赫区麦鲁夫谢赫清真寺的慈善厨房，至今仍在运作；类似的还有穆拉迪耶清真寺的慈善厨房，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类似机构。当今所需要做的，是将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人道实践加以推广，使其覆盖全球大多数大中型清真寺。

伊斯兰教倡导求医问药 (Islam Encourages Seeking Medical Treatment)

“我降示可以为信士们治疗和给他们以恩惠的《古兰经》，它只会使不信道者更加亏折。”（《古兰经》夜行章 17:82，马坚译）

先知穆罕默德ﷺ命令并鼓励人们寻求治疗，正如尊贵的圣训所载：“安拉的仆人们啊，你们当求医治病，因为安拉降下的每一种疾病，必伴有一种治愈之法，唯独衰老除外。”

药物不过是至尊安拉为治愈疾病所设立的途径与方法；穆斯林应当持续探索、不懈钻研，学习并传授医学与药学知识，积极致力于发现药物与药剂，医治各类疾病——因为尊贵的先知教诲，始终引导人们走向治疗、洁净、身心的纯净，以及对公共卫生的维护，同时禁止一切有害的污秽之物。伊玛目伊本·盖伊姆·焦济亚（Ibn Qayyim al-Jawziyyah）所著《先知医学》（Al-Tibb al-Nabawi）是这一领域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此外还有伊玛目贾拉勒丁·苏尤蒂（Jalal al-Din al-Suyuti）所著《正道方法》、哈菲兹·萨哈维所著《先知医学》、穆罕默德·巴尔扎利依据《伊本·马哲圣训集》整理的《医学四十段》，以及伊本·杰马阿所著《先知医学备忘录》等诸多著作。

先知ﷺ还特别为其教众留下了尊贵的教诲，帮助他们避免感染瘟疫与流行病，抵御各类传染性与流行性疾病——诸如猪流感、禽流感、SARS、寨卡病毒（Zika）、埃博拉（Ebola）、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等现代实例，皆可从中受益。

当你细细品读尊贵的圣训时，会因这一正教的伟大而深感震撼——尊贵先知ﷺ的教诲，比全球卫生机构早了数百年。其中他禁止人们进入瘟疫爆发的城市，也禁止身处疫区之人在危机过去之前离开——这正是当今所谓的“检疫隔离”（Quarantine）。他说：“你们若听闻某地爆发瘟疫，切勿进入该地；若你们身处瘟疫爆发之地，切勿离开。”如今，整座城市会被封锁隔离，任何疑似感染某种疫病之人，也会被隔离 14 天或更长时间——这正是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用以确认患者的健康状况。他还说：“患病牲畜不得与健康牲畜混群”，以防传染。

更为精妙的是这段字字皆是奇迹的圣训：“你们当遮盖器皿，扎紧水袋，因为一年之中有一夜会降下瘟疫，凡未加遮盖的器皿、未曾扎紧的水袋，瘟疫必降临其中。”意即：绝对禁止在遮盖饮食器皿方面疏忽懈怠，以免感染瘟疫与传染性疾病——这正是全球各卫生中心、部委与机构一致警示的危害：暴露在外的食物与饮品，可能通过昆虫及被污染的环境传播细菌与病毒，导致流感、天花、麻疹、小儿麻痹症、肠胃炎与食物中毒等诸多疾病。

在另一则尊贵的圣训中，尊贵的先知ﷺ说：“你们当遮盖器皿，扎紧水袋，关闭门户，熄灭灯火，因为恶魔既不解开水袋，也不打开门户，更不掀开器皿；若你们实在无

物可用以遮盖器皿，哪怕横放一根木条，并诵念安拉之名，也应这样做——因为老鼠会为家人引燃火灾；你们当倒扣器皿，或加以遮盖。”在这则尊贵的圣训中，尊贵的先知ﷺ所禁止的事项之一，便是在灯火通明的房间中睡觉——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艾维·钟·梅森博士（Dr. Ivy Cheung Mason）在其 2018 年发表的一项科学研究中指出：“我们的研究表明，仅仅一夜暴露在灯光下入睡，便会影响人体的胰岛素抵抗，进而导致二型糖尿病，此外还会扰乱新陈代谢过程！”

日本学者小林健二·大林（Kenji Obayashi）博士在其 2019 年发表的另一项日本研究中补充道：“我们发现，在灯光下入睡与动脉硬化之间存在明显关联；卧室中留有灯光入睡，会因心脏病与中风而增加死亡风险；睡眠时眼睑暴露于光线之下，还会减少褪黑激素（Melatonin）的分泌。”

如今，中国——新冠疫情的爆发中心——已出台前所未有的措施，对野生动物贩卖者与商贩施以严厉惩处，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此前多项研究已证实，中国人因历次饥荒而食用的蛇类、蝙蝠、猫与狗，加之错误的宗教与民间信仰，正是致病之源——这不禁令我们对尊贵先知ﷺ早在 1447 年前、在全世界尚未意识到食用这类动物之危害之前，便已作出的教诲与警示，深感震撼与敬佩！

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发布一份仅涵盖九种动物的清单，其中除一项失误外，其余八项皆属正确判断——他们唯一的失误，便是仍准许食用生活在污秽之中、以垃圾为食、能向人类传播数十种致命疾病的猪肉；然而他们准许食用鸡、牛、兔、鱼类及各类海产品的判断则是正确的，并将此举解释为：“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是发达国家的常规做法，也是现代文明的普遍要求！！”在此，我们唯有为挚爱的医者先知ﷺ祈福——早在中国所禁止售卖与食用的一切事物之前，他便已为我们概括了其危害与禁忌，正如真主的使者ﷺ所禁止的：“食用一切长有獠牙的猛兽，以及一切长有利爪的猛禽。”

至于亲吻与拥抱这类卫生组织出于疫病传播风险而告诫人们警惕的习惯，这又是另一项奇迹——芬芳的先知传记记载，曾有人问：“真主的使者啊，我们中有人遇见教胞时，是否应当鞠躬致意？”先知答：“不必。”那人又问：“那是否应当拥抱亲吻？”先知答：“不必。”那人再问：“那是否应当握手致意？”先知答：“可以。”此外，卫生机构还告诫人们，打喷嚏与咳嗽时若不使用纸巾，可能助长疫病传播，而芬芳的先知传记记载：“真主的使者ﷺ打喷嚏时，常以手或衣物掩口，并压低声音。”同样，关于打哈欠的礼仪，也须以手掩口，真主的使者ﷺ就此说道：“你们中若有人打哈欠，应以手掩口，因为恶魔会趁机进入。”

卫生机构建议，饭前饭后及如厕后须洗手，就此，挚爱的医者先知ﷺ说：“饭前净手、饭后净手，是食物的吉庆所在。”他还说：“谁若在手上留有油腻食物气味的情况下就寝，若因此遭遇不测，只能怪罪自己。”

阿拉伯医师联合会秘书长奥萨马·拉斯兰博士（Dr. Osama Raslan），在 2020 年一场汇集数百名埃及及阿拉伯医生、以线下与线上方式举行的新冠疫情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中说：“伊斯兰教通过小净（Wudu）——使人每日五次清洗身体多个部位——奠定了预防此类疾病的医学基础，这是预防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疾病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为小净能降低感染病毒性与流行性疾病的几率。”他在演讲结尾引用了一段尊贵的圣训：“你们设想一下：若有人家门口有一条河，他每日在其中沐浴五次，他身上还能留有污垢吗？”众人答：“不会留下任何污垢。”先知说：“五番拜功也是如此，安拉借此洗涤人的罪过。”

众所周知，小净的基本要素与圣行包括：三次洗手、漱口、呛鼻清洁与擤出、洗脸、抹头，以及洗脚至脚踝处。当时，社交媒体与各大新闻频道曾热议美国芝加哥一条高速公路上竖立的一块巨型广告牌，上面用英文写道：先知“穆罕默德”曾这样劝诫我们：坚持勤洗手+若所在地区疫情蔓延，切勿离开该地区+切勿进入疫情蔓延的地区。

他不凭私欲而言（And He Does Not Speak from Desire）

“他不凭私欲而言。他所说的，无非是他所受的启示。”（《古兰经》奈智姆（星宿）章 53:3-4，马坚译）

本节以尊贵先知ﷺ的教诲开篇：“五件事——我求安拉庇护你们，不要遭遇它们。”在此，我先讲述其中第一件，其余四件将在本书另一章节中详述，那便是：“凡一个民族中公然张扬淫乱丑行，必导致其间流行瘟疫与前所未见的疾病……”

因此，务必警惕明里暗里的一切淫行、大罪与过犯——因为一旦这些行径在人群中被合法化、被认可，广泛流传直至演变为一种习俗，进而内化为人们的天性，无人对其加以谴责、否认，也无人对其祸害、风险及后果发出警示，反倒是那些心怀深重心理病态、卑劣目的与恶意企图之人对其加以鼓励，那么，各种前所未闻——甚至连人们在最可怕的噩梦中也未曾想象过的——生物、生理与心理疾病，无论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的疾病，都将在其骤然出现后迅速蔓延，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以下谨举数例：

- 西班牙流感（H1N1），突现于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际，全球夺去 5000 万人的生命。
-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首次出现于 1981 年夏季，美国医疗机构最初将其称为“同性恋者的癌症”——因其最初骇人地出现于该群体之中，随后蔓延至妓女、性工作者与吸毒者，以及一切与之发生性接触、或接触其体液、血液及排泄物之人。自其不祥现身以来，这一致命疾病已在全球感染逾 8800 万人，其中逾 4200 万人至今已因此丧生——据今日俄罗斯（RT）报道，且这一数字仍在攀升。
- “禽流感”（H5N1），据世界卫生组织记载，1997 年首次于香港出现，此后在非洲、亚洲、欧洲及中东 16 个国家造成人类疫情与死亡，致病病原体为高致病性甲型流感病毒，感染人数达数百万。
- “猪流感”（学名 H1N1），1918 年首次在猪群中出现，此后于 2009 年首次出现人类感染病例，随后感染数百万人。
- 霍乱疫情，曾在 30 个国家造成数千万受害者，1817 年至 1824 年间，所谓“真正的亚洲霍乱”突现于印度。世界卫生组织霍乱防治流动团队负责人凯特·阿尔伯特博士（Dr. Kate Alberti），在该组织播出的《五分钟科学》（Science in 5）节目中概括道：“预防霍乱有五项基本要点：其一是饮用与烹饪均使用清洁的水；其二是落实卫生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如厕后、备餐前及进食前彻底洗手。”这些皆是确凿无疑的尊贵先知圣行——伊斯兰教不允许使用不洁或受污染之水，无论是饮用、烹饪、洗涤还是小净，此外，尊贵的先知圣行还反复强调，如厕后及饭前饭后须洗手。
- 致命的鼠疫，最早以“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之名，出现于公元 541 年至 750 年间，彻底改变了整个欧洲的面貌，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

- 梅毒（Syphilis），1494 年首次出现于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城，当时驻扎的军队士兵与妓女纵情淫乱。
- SARS 疫情，2002 年首次于中国出现。
- 埃博拉（Ebola）疫情，最早出现于几内亚一处靠近埃博拉河的村庄，并因此得名，此后蔓延至全球。
- 口蹄疫，首次记录于 1870 年。
- 疯牛病，1986 年首次出现于牛群之中。
- 甘布罗病（Gumboro Disease），专门致死两周龄以下雏鸡的疾病，1962 年首次出现于美国甘布罗市，并因此得名。
- 寨卡病毒（Zika），1947 年首次发现于乌干达寨卡森林的猕猴体内，1952 年开始在人类中传播，在四大洲引发多起疫情，通过蚊虫传播，据世界卫生组织称，会导致新生儿脑部畸形。
- 新城疫（Newcastle disease），俗称“类鸡瘟”，1926 年突现于新城市，并因此得名。
- 天花疫情，尽管其类似病种历史悠久，但其最终的致命形态，突现于公元 1580 年。
- 冠状病毒疫情，首例人类感染病例于 2012 年出现，此后病毒不断恶化、产生抗药性，最终以其变异株（COVID-19）于 2019 年底在中国大规模爆发；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该病毒已导致逾 700 万人死亡，感染人数近 7.04 亿！
- 尼帕病毒（Nipah virus），1999 年首次出现于马来西亚，是一种极为凶险的病毒性疾病，可通过蝙蝠与猪传染给人类——二者是该病毒的主要宿主，传播途径为直接接触患病动物，或食用受其排泄物污染的食物；这种致命病毒的死亡率高达 40% 至 75%，至今仍无疫苗、血清或治疗方法。

凡此种种，皆印证了至尊经典中的启示：“他还创造你们所不知道的许多事物。”也印证了纯洁的先知圣行中所载：每当淫乱丑行公然蔓延、被人们公开张扬之时，前所未见的怪异疾病与病痛便会骤然出现。“法希沙”（Fahisha，淫乱丑行）意为丑陋的言行，尤其是那些扰乱天性、道德、家庭、社会与环境准绳的淫乱丑行；此外，化学与生物武器实验室、毒气，以及企图在实验室中研制能抵抗疫苗与抗生素的致命病毒、细菌与寄生虫、将其作为战争与武器之用（即所谓“细菌武器”），也对全球范围内诸多致命疾病的突然出现负有重大而直接的责任……许多国家对处女地的可耻殖民远征，将当地此前闻所未闻的疾病带入其中——例如天花，正是随着发现新大陆后蜂拥而至的移民与淘金者传入美洲，导致印第安人几近灭绝……被迫从非洲运送数以万计的奴隶前往欧洲，将当地无力抵御的疾病带入欧洲，反之亦然——欧洲人也将非洲人免疫系统无法承受、也未曾适应的疾病带入非洲；与此类似，将不同动植物从其原生环境转移，并在不适宜的其他环境中加以繁殖或培育，出于种种目的，凡此种种皆导致了无数疫病出现，扰乱了自然平衡，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造成部分动植物物种大量繁殖，而另一些物种则走向灭绝或衰退……森林砍伐与对自然保护区的破坏

……让肉食动物摄入植物性饲料，让植食动物摄入历史上从未在其天然食谱之列的各类饲料……凡此种种，皆在各个层面制造出一个彻底颠倒错乱的体系。

切勿向怒气屈服（Do Not Surrender to Your Anger）

先知穆罕默德ﷺ告诫人们切勿向怒气屈服：“有一人对先知ﷺ说：请教诲我。先知说：‘不要发怒。’那人反复请求，先知每次都说：‘不要发怒。’”

2024 年，由代一·新保（Daichi Shimbo）领导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 Irving Medical Center）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得出结论：“愤怒会促使体内一系列加剧动脉硬化的生理过程，而动脉硬化正是导致中风与心脏病发作的主要危险因素”，并指出：“其原因在于，愤怒会导致血管壁内膜功能紊乱”，据《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报道。

据“印度电视台”（India TV）援引全球卫生专家的说法：“反复发怒，或长期心怀苦涩与不满，会导致体内肾上腺素与皮质醇激素水平升高，从而升高血压与心率，增加血栓、心脏病、中风及血管问题的风险。”

此外，一项发表于《欧洲心脏杂志》（European Heart Journal）、由爱尔兰国立大学参与的 2021 年科学研究，在检视了来自 32 个国家、不同族裔背景的 13462 名急性中风患者的病历后发现：“每 11 名中风幸存者中，就有一人在中风发作前一小时内曾经历过愤怒或情绪激动。”

临床流行病学家安德鲁·史密斯博士（Dr. Andrew Smith）披露：“愤怒情绪会升高应激激素水平，进而导致心率与血压升高”，并指出：“某些激素会使大脑内的血管收缩紧张，从而导致血管破裂。”据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报道。

隔离检疫……永恒的先知圣行 (Quarantine: An Eternal Prophetic Practice)

在新冠疫情期间，整个隔离检疫与个人卫生倡导时期，人人都在谈论伊斯兰教的伟大，以及其永恒教诲的卓越之处——早在免疫学、环境与公共卫生学者出现，早在电子显微镜发明、病毒、寄生虫与细菌被发现之前的数百年，伟大的伊斯兰教便已为我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预防体系，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即心灵医学与身体医学——之间取得了平衡。更为惊人的是，它一方面倡导求医治病，另一方面又禁止使用教众所禁忌的方法进行治疗，正如尊贵的先知所言：“安拉降下了疾病，也降下了药方，并为每一种疾病都设立了对应的药方，故你们当求医，但切勿以非法之物求医。”

当时，一些骗子曾试图散布一则谣言，声称饮酒能够消灭新冠病毒，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随即亲自出面辟谣，反驳了这一说法，印证了那位从不凭私欲而言的挚爱医者先知的教诲——该校于 2020 年发布了一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摘要，确认病毒“并非活体生物，而是一种带有脂质外膜的蛋白质，进入人体后会改变其自身编码，从而快速传播”，报告除强调饭前饭后及如厕后洗手的重要性——这些皆是永恒的先知圣行——之外，还特别指出：“与坊间流传的说法相反，酒精饮品对预防新冠病毒并无益处。”此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国际卫生机构，纷纷向我们提供了一系列预防疫情的建议，无一不强调隔离检疫的重要性，以及打喷嚏、咳嗽与打哈欠时以手掩口，以防止飞沫扩散、阻断传染的重要性——而这一切，正是穆斯林们 1447 年来所熟知、广为人知的永恒先知圣行！！

背信与肥胖的蔓延 (The Spread of Betrayal and Obesity)

真主的使者ﷺ说：“你们中最优秀的是我这一代人，其次是紧随其后的一代，再次是紧随其后的一代。此后，将出现这样一群人：他们许愿而不履行，背叛而不被信任，未受邀请便主动作证，且他们中肥胖现象将日益普遍。”

众所周知，不履行承诺、契约与誓愿，背叛托付，以及作伪证，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已沦为一种卑劣的惯例与遭人唾弃的习性。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竟与另一现象同时发生——据最新统计数据，全球超过 10 亿人正饱受肥胖与营养过剩之苦，其中包括 6.5 亿成年人、3.4 亿青少年及 3900 万儿童，截至 2025 年底，其中 1.67 亿人已因体重超标或肥胖而健康受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心脏病是肥胖所导致的最危险后果之一，此外还有高血压、中风（即猝死现象的蔓延）、癌症与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已成为 21 世纪“世纪病”的糖尿病。

更为危险的是，人们竟忽视了应对肥胖最佳、最安全的方式——健康饮食，坚持步行、骑自行车、游泳及其他各类体育锻炼——反而转向胃部切除手术、抽脂手术，或使用危险且极为昂贵的减肥瘦身药物。

数不尽的步行益处 (The Countless Benefits of Walking)

“至仁主的仆人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是能宽恕而愚人的责难的。”（《古兰经》准则章 25:63，马坚译）

先知ﷺ说：“谁在家中净身，而后前往一座安拉的房屋，去履行安拉所定的一项主命，他的每一步——一步消除一项罪过，另一步提升一个品级。”

先知ﷺ说：“你应向那些在黑暗中步行前往清真寺之人，报以复生日蒙受圆满光明的喜讯。”

先知ﷺ说：“谁在主麻日为妻子沐浴（并自身沐浴），及早前往，步行而不乘骑，靠近伊玛目，专心聆听而不闲谈，他的每一步，都将获得斋戒与礼拜满一年的回赐。”

先知ﷺ说：“曾有一人在路上行走，见路上有一根荆棘枝，便将其移开，安拉因此感激他，宽恕了他。”

另一则将步行与行善相联系的圣训：“曾有一人在行走途中口渴难耐，便下到一口井中饮水，出来后见一只狗正气喘吁吁、因极度干渴而舔食泥土，他心想：这只狗所遭受的干渴，与我方才所遭受的一样。于是他重新下井，用鞋子盛满水，用嘴叼着爬上来，给狗喝水！安拉因此感激他，宽恕了他。”门弟子问：“真主的使者啊，难道我们照顾牲畜也有回赐吗？”他答道：“凡有一颗湿润肝脏的生灵，善待它便有回赐。”

另一则禁止步行时骄傲自负的圣训：“曾有一人身着华服，梳理发髻，自鸣得意地行走，安拉便使大地将他吞没，他将在其中不断陷落，直至复生日。”

先知ﷺ的步态是：“他行走时步伐矫健有力，令人一看便知，这绝非无力或懒散之人的步态”，“尽管他步伐迅捷，却始终从容不迫、不慌不忙，行走时轻松自如，费力之事，他也能毫不费力地完成”——正如白盖维（al-Baghawi）《圣行阐释》（12/320）及《光辉的甘露》（5/248）所载。由此我们得以窥见这份良善蒙福的步态之本质——它唯有带来美好：谦逊而不自傲、不骄矜、不做作、不狂妄，向人问安，清除道路上的障碍，行善并警示禁忌与罪恶的危害。

从健康角度而言，全球各知名医学研究中心几乎每月都会发布一项预防医学与辅助医学领域的新研究，无一不确认步行在生理与心理层面数不胜数的益处，其中大多数建议人们暂且放下私人与公共交通工具（自行车除外），每日清晨或傍晚坚持步行至少15至30分钟——因为步行能改善情绪，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减轻抑郁，降低血糖、血压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增强肌肉与骨骼，保护心脏，促进血液循环，并激发免疫力。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附属网站发表的一项科学研究，题为《步行对健康老龄化的多重益处：从长寿地区到分子机制》，得出结论：“步行绝非一项简单的体育活动，而是一种能够真正改善生活质量的日常行为。”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医学研究员帕迪·登普西（Paddy Dempsey）于 2025 年 7 月发表的一项科学研究，综合分析了此前 57 项、涉及全球 16 万人的步行益处科学研究，得出结论：“每日步行 7000 步——相当于步行整整一小时——可使罹患痴呆症的风险降低 38%，抑郁症风险降低 22%，糖尿病风险降低 14%，同时也有助于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据《柳叶刀公共卫生》（The Lancet Public Health）期刊报道。

消灭有害动物 (Killing Harmful Animals)

真主的使者ﷺ说：“五种有害之物，即便在禁地内，也应予以消灭：鸢、乌鸦、蝎子、老鼠，以及咬人的疯狗。”另有一说：“无论在禁地内外，皆应消灭。”

我一直对号召消灭鸢与花斑乌鸦的缘由感到困惑——至于蛇、蝎子、老鼠与咬人的疯狗，其危害之大早已是人类的常识，毫无疑问；然而鸢鸟与花斑乌鸦，却令我长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数十份国际报刊与研究给出了确切的答案。

据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报道，科学家发现，鸢鸟是澳大利亚野火最大的罪魁祸首之一——这种鸟蓄意叼起燃烧的树枝散播火势，将其携带飞行后丢弃在荒野的其他地方，从而在新的地点制造出新的火点，其目的在于烧毁遮蔽猎物视线的杂草，以便在猎物因大火与浓烟逃窜之际，从树顶清晰地看见它们，进而捕食。这一行为每年都会引发大规模野火，鸢鸟与旱情共同助长了这些烈焰，造成数十人死伤，并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仅2020年一年，由鸢鸟引发、并因干旱而进一步蔓延的野火，便烧毁了约600万公顷土地，摧毁逾2000栋房屋，导致近5亿只鸟类、哺乳动物与爬行动物死亡，其中包括8000只珍稀考拉，皆因烧死或浓烟窒息而亡——重新造林需耗时40年，而当时的浓烟甚至跨越太平洋，飘散至智利！！

据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援引澳大利亚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环境专家的说法，仅一年之内，因澳大利亚森林毁灭性大火而直接或间接死亡的哺乳动物、鸟类与爬行动物，便超过4.8亿只！！

至于乌鸦，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约翰·马兹洛夫(John Marzluff)领导的研究，其详细内容发表于《动物行为》(Animal Behaviour)期刊，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曾对此详加报道：“乌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死亡视为一个可供学习的时刻，从中汲取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这是危险存在的信号，而危险理应被规避；乌鸦不会忘记曾对其构成威胁之人的面孔，其中某些种类甚至会在看到同伴死亡时，举行类似‘葬礼’的仪式。”

德国的农民与牧民会捕杀并绞死乌鸦——因其啄食田间种子、猎食初生的羊羔，以至于“乌鸦之祸”这一说法在他们中间广为流传；此外，乌鸦还会向人类与动物传播多种细菌性、病毒性、寄生虫性与真菌性疾病，种类繁多，难以尽述。就此，伊斯梅利亚农业防治总局局长、农业工程师马哈茂德·阿卜杜勒·卡迪尔(Mahmoud Abdul Qadir)，在解释苏伊士地区“悬赏一镑捕乌鸦”行动的缘由时说：“乌鸦因其食腐天性而成为多种疾病的传播者，它会将垃圾中的病菌携带传播，并将其排泄物与有机物质带入饮用水源及其他水体聚集处。”

鼠害防治部门主任、工程师宰纳布·萨维(Zeinab Al-Sawy)补充道：“乌鸦会向人类传播细菌性与病毒性疾病，对农作物造成损害，并污染海滩。”

至于巴林，当局已展开一场枪决行动，作为巴林公共环境保护局所推行的全国性行动的一部分，旨在根除乌鸦泛滥的现象——因其威胁夜莺等其他鸟类，侵占其巢穴，此外，乌鸦若感到自身生命受到威胁，也会主动攻击人类。

我之所以在以上内容上着墨稍多，是为了提醒那些致力于动物权益、却对人权毫不关心、毫不在意的组织。曾有一位美国活动人士，就此类新闻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推文说：“我建议那些乘坐橡皮艇偷渡欧洲、途中常有多艘沉没于海中的移民，随身携带狗一同出行——因为狗在海中溺亡，会促使动物权益组织为移民浪潮发声辩护；反之，若船上仅载满了人，无人会为他们的处境而关心！！”

利息（利巴）的普及（The Spread of Riba）

圣训学者所辑录的一段尊贵圣训中记载：“人间必将到来这样一个时代：无人能免于食利息，即便不亲自食用，也难免沾染其气息。”另有一说为“沾染其尘埃”。

利息（Riba）在教法术语中的定义是：“凡带来额外利益的借贷，皆为利息。”其最主要的形式包括：延期偿还借贷所生的“奈西埃”利息（Riba al-Nasi'ah），以及与黄金、白银及民众赖以生存的农产品相关的“法德勒”利息（Riba al-Fadl）。如今，利息以其各种名称、形式与样貌，正在全世界以惊人的速度蔓延，迫使数以亿计的人们，年复一年地每月支付其收入与薪资的很大一部分，仅仅是为偿还先前利息债务所滋生的、随时间不断翻倍的利息——甚至债务人连本金都根本无力偿还！

饥饿、恐惧蔓延与安全缺失 (Hunger, the Spread of Fear, and the Absence of Security)

要探讨“饥饿与恐惧、安全缺失——这一摧毁生存、跨越国界的现象——之间的关联程度”，就必须依据“优先事项教法学”(Fiqh al-Awlawiyyat)赋予这一议题应有的优先地位，并依据“新生事务教法学”(Fiqh al-Nawazil)赋予其至高的重要性。

关于饥饿与恐惧相伴而生的论述，《古兰经》黄牛章中的这节尊贵经文，恰恰完全契合第三个千年各民族与人民的处境：

“我必以些微的恐怖和饥馑，以及资产、生命、收获等的损失，试验你们，你当向坚忍的人报喜。”（《古兰经》黄牛章 2:155，马坚译）

与此类似的，还有蜜蜂章中恐惧与饥饿相伴而生的论述：

“安拉打一个比喻：一个市镇，原是安全的，安稳的，丰富的给养从各方运来，但镇上的居民辜负安拉的恩惠，所以安拉因他们的行为而使他们尝试极度的饥荒和恐怖。”（《古兰经》奈哈勒（蜜蜂）章 16:112，马坚译）

不过，与前一节经文不同，这节经文所论述的对象，是那些辜负安拉恩典的民族——意即：第一节经文所述的饥饿与恐惧相伴，是一种考验与磨炼；而后一节经文所述的饥饿与恐惧相伴，则是一种惩罚与灾难。或许有人会问，该如何区分二者？这需要依据各自的前提、背景、走向与结果分别加以辨别。与此类似的，还有古莱氏章中的尊贵经文：

“他曾为饥荒而赈济他们，曾为恐怖而保佑他们。”（《古兰经》古莱氏章 106:4，马坚译）

此外，还有尊贵先知ﷺ的祈祷词：“主啊！我求你庇护我免遭饥饿，因为它是恶劣的同床伴侣；我求你庇护我免遭背叛，因为它是恶劣的心腹。”

我建议伊斯兰教法高等研究的学生及其尊敬的教授们，以及行政管理、经济学与政治专业的学生，撰写关于“《古兰经》中的饥饿”“饥饿、挨饿与施饥的种类及应对之道”“策划饥荒以强制人们顺从”“制造饥饿以确保附庸对宗主的忠诚”“空锅与饥饿之腹的革命”“政治厨房与饥饿制造”等主题的论文与专著。

在这个“饥饿工程学”与“饥荒制造业”盛行、知识荒漠化、文化意识匮乏的时代，宣教者、作家与研究者亟需开展严谨的研究，撰写论文、文章与专栏，进行访谈与对话，制作广播与电视报道，拍摄纪录片，探讨“抗击饥饿的方法”“预防饥荒的途径”“实现自给自足、保障粮食安全的方法”“著名的饥饿战争”“饥饿工程化的危害”等主题——因为在这个“食物外交”（涵盖将某些国家的饮食文化、厨艺与菜肴，作为软实力文化的一部分，推广取代或与他国竞争）、“餐桌外交”（在专为此目的举办的豪华晚宴或午宴上，签署谅解备忘录、订立合同、缔结条约、达成重大协议）

与“粮食外交”（分发粮食援助与救济物资，并非出于道德或人道动机，而是作为跨国软实力施压与操控手段之一种）盛行的时代，一部分饥饿现象，实为一项精心策划、体系完备的全球性产业，其真正含义正是如此。须知，饥饿的制造与工程化，通常正是在豪华奢靡的餐桌上被谋划出来的——那些沉溺于纵欲享乐派对之人，酒足饭饱之后，便决定世事的走向；殊不知，至尊安拉——那凌驾于众仆之上的全能者——洞悉一切已然发生与将要发生之事，甚至洞悉那些从未发生、若发生将会如何的事；祂的旨意只在“库恩”（Kun，成）与“法雅库恩”（Fayakun，就成）之间——祂若欲成就一事，只需说“成”，它便成了！！

我如何成为一名穆斯林？（How Does One Become a Muslim?）

作家伊丽莎白·罗谢尔（Elizabeth Rochelle）在其著作《西方的伊斯兰皈依》（Embracing Islam in the West）中写道，她书中重点论述与分析的最著名皈依者之一，便是英国学者盖伊·伊顿（Gai Eaton），他阐述自己皈依的原因时说：“倘若我未曾获得伊斯兰教的引导，我今天恐怕会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你们根本无法想象，我皈依之前的灵魂曾遭受怎样的煎熬。”

至于非穆斯林如何皈依伊斯兰教：首先当沐浴净身，而后口诵作证词（“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我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并作证尔撒（耶稣）是安拉的仆人与使者。此后，应购置一部经过审订、可信可靠的母语版《古兰经》意译译本，以透彻理解伊斯兰教及其教诲与教法律例，了解至尊安拉的命令与禁令，并深入研读历代使者与先知的故事；随后学习并坚持礼拜、封斋（斋月），若经济条件允许，缴纳天课（Zakat），将其分发给贫困者、赤贫者、孤儿与有需要之人；若财力与体力允许，还应前往麦加朝觐真主的圣殿。同时，须恪守美好的品德与善行，诸如救助需要帮助之人、供养饥者、探视病患、施衣予裸者、施水予渴者、收容流离失所者，远离一切有违礼仪的行为，摒弃不义、种族主义与不良品行。

在此，我想向大家讲述美国教授杰拉尔德·德克斯（Jerald Dirks）的故事——他于1974年获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神学硕士学位，1978年获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心理学博士学位。他曾于1993年皈依伊斯兰教，他说：“我所研习过的一切心理学书籍与理论，与一位托靠安拉、将自身事务全然顺服于安拉的穆斯林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德克斯不仅止步于此，还撰写了多部重要著作，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易卜拉欣：安拉的至交》（Abraham: The Friend of Allah）、《理解伊斯兰教》（Understanding Islam）与《美国历史中的穆斯林》（Muslims in American History）。

古人吟诵得妙：

*我见世界在哭泣，西方支离破碎，
东方满怀悲伤，恰似一位流离失所的孤儿。
岁月之母早已绝育，再未诞下新的生命，
往后的时光，也绝不会再诞下一位如穆罕默德般的人物。*

致新穆斯林的重要建议 (Important Advice for New Muslims)

本节以德国海德堡大学 (Heidelberg University) 东方学教授安德烈亚斯·莫尔 (Andreas Mohr) 的话开篇——他此前已公开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穆罕默德·伊斯梅尔 (Muhammad Ismail)：“我对宗教的关注始于 20 年前，直至我获得一部《古兰经》意译译本，仔细研读；坦白说，东方学历来与殖民主义、传教活动密切相关——例如伊格纳兹·戈尔德齐赫尔 (Ignaz Goldziher)，他关于尊贵圣训的论述颇为不合逻辑，与伊斯兰教的方法论完全不符；英国东方学者的情形也是如此，他们常常对这一宗教多加诽谤。”

我还想补充：新皈依伊斯兰教者，宜在其所居住国家中一座正式获批、依法认证的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为自己的皈依进行登记备案，以便完整享有作为穆斯林应有的一切权利——包括法庭作证、继承、血统认定、姻亲关系、婚姻合同、天课与施舍资金、殡礼，以及安葬于穆斯林公墓等其他各项应有的权利。

——新穆斯林并非必须更改原有姓名，若其原名本身美好、雅致——安拉是俊美的，喜爱俊美——且其含义并无瑕疵或令人羞愧之处，也不与伊斯兰教的根本原则相抵触，便无需更改。

——我诚挚地向每一位新近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士提出一条发自内心的建议，并提醒诸位古训所言：这一作为诸教终结的宗教根基深厚，你们当循序渐进、温和地深入其中，切莫试图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一次性践行其所有教诲，而应循序渐进，随时间推移逐步扩展理解与领悟。为便于理解，我打个比方：“你们可曾听闻，有哪位学生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求学的第一周、第一月或第一年起，便通过了所有学习阶段，读完并运用了全部课程，并通过了考试？”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必须经历数个阶段，历经数年，才能最终获得毕业证书。同样，一名今日刚入职的员工或工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精通本职工作，逐步积累经验，循序渐进地晋升职位，这符合逻辑与常理……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必须循序渐进地践行其教诲，直至充分领悟理解，而不至于觉得它艰难沉重、难以承受。

——切勿使自己卷入无谓的争执，也不要陷入毫无意义的空洞辩论，或与周围因你皈依而感到诧异或加以反对的人展开冗长的争论，而应以善意相待，温和以对，成为他们眼中的良好榜样；对于自己尚未透彻理解的伊斯兰教内容，不要轻易争辩，应多多阅读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以加深理解、增进热爱，并以实际行动向所有人证明：伊斯兰教是仁爱、和平与手足情谊的宗教……

皈依伊斯兰教后，即便你的父母、祖父母对你的皈依持反对态度，也应尝试亲吻他们的手与头顶——即便你此前信奉旧宗教或旧信仰时从未这样做过——让他们感受到你的人生与人格已朝着更好的方向发生了巨大转变……尽量戒烟，同样戒除饮酒与赌博，远离损友，以此向他们证明你确实已朝着更好的方向真正改变……

——若你是工人或职员，当勤勉尽职、恪尽职守；若你是学生，当勤奋求学——正如伊斯兰教所命令的那样，从而在周围所有人心中留下你与你新信仰的良好印象；正如伊斯兰教所教导的那样，善待你的弟弟妹妹，让周围所有人都真切感受到你已然脱胎换骨；帮助贫困者与赤贫者，探视病患与老人，善待邻里，对所有人报以微笑而非愁容，帮助盲人、聋哑人士及有特殊需要之人，保持个人卫生及衣物、房间与所在区域的洁净，正如伊斯兰教所教导的那样，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从而让人真切感受到你是一位真正的穆斯林——无论对方在宗教、民族、族裔、大陆或部落归属上与你有何不同，你都真心希望他们过得好。

——你应当明白：某些被误导的穆斯林在此地彼地所犯下的错误、罪过、越轨行为与极端主义，正是源于他们的落后、无知，以及远离伊斯兰正道的方法论所致，绝非因为他们与正道更为接近。因此，切勿以偏概全，也不要凭借部分人的行为来评判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整体，更不要让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为那些自称归属其中之人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一切天启宗教中，都既有善良之辈，也有堕落之徒；至于其部分信徒背离正道、以宗教之名一再犯下与其教诲相悖的骇人暴行，这并不会动摇人们对其先知、使者、使命与教诲的信心，反倒更加印证了那些叛离宗教正道、脱离其教诲之人，纵使终生自称归属于该宗教，其归属的正当性与可信度实则荡然无存！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一同了解一些最著名的皈依者，首先从埃塞俄比亚牧师马尔卡·法卡杜（Malika Faqadu）说起——他因多次重复出现、预示伊斯兰教的梦境启示而深受触动，公开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穆罕默德·赛义德（Muhammad Said），他的妻子也随之皈依，经他之手皈依者达 280 人，此后他迁居两圣地——麦加与麦地那——度过余生。法卡杜谈及自己的皈依时说：“我发现了《古兰经》诸多方面的奇迹，伊斯兰教意味着在主宰性上顺服于安拉，服从并顺从祂的命令，远离祂所禁止之事——我祈求至尊安拉，赐予我能为伊斯兰教众谋福祉的机缘。”

流行乐团“杰克逊五人组”（The Jackson Five）前吉他手杰梅因·杰克逊（Germaine Jackson）——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兄长——曾信奉“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教派，直至 1989 年随乐团在中东多国巡演期间接触到伊斯兰教，遂公开皈依，改名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Muhammad Abdul Aziz）。他在《Al-Majalla》杂志（第 966 期）中谈及皈依原因时说：“针对伊斯兰教不公正的媒体攻势，并不局限于视听与平面媒体，也蔓延到了电影领域，人们不应轻信好莱坞所制作的一切内容。”他还补充道：“伊斯兰教为我的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我因此戒除了饮酒及其他违禁之事；事实上，穆斯林深爱他们的妻子与孩子，女性在他们中间备受尊崇，我对伊斯兰社会的教育方式深感钦佩；在前往麦加朝觐副朝的旅途中，我听了英国前歌手凯特·史蒂文斯（Cat Stevens）的一盘磁带，从中受益良多。”引自《忏悔者的泪水》第一册，第 268 至 273 页。

瑞典外交官克努特·贝恩斯特伦（Knut Bernström），曾出任瑞典驻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及摩洛哥等多国大使。一次，他因前往机场途中所乘车辆爆胎而延误了行

程，逃过一劫——他原本要搭乘的那趟航班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一经历令他愈发笃信天命，进而探究生死的本质，并展开宗教比较研究，最终深入了解了伊斯兰教，于 2006 年在摩洛哥正式公开皈依，改名为穆罕默德·贝恩斯特伦（Muhammad Bernström）。他不仅如此，还着手学习阿拉伯语——凭借其在多国担任外交职务的经历，他本已精通十种语言。他还将《古兰经》部分意译译成瑞典语，将其著作命名为《古兰经的讯息》（The Message of the Quran，瑞典语版）。他谈及伊斯兰教时曾说：“起初，我尝试封斋月，当时心中颇为忐忑，但斋戒之后，我感到身体十分健康，这为伊斯兰教的真实性提供了又一佐证……我此前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只听说过一个被称为‘穆罕默德教’的宗教，直到人生很晚的阶段，我才第一次阅读了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对此我深感遗憾。”

念诵作证词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What Are the Next Steps After Reciting the Two Testimonies?）

先知穆罕默德ﷺ说：“伊斯兰教建立在五项根基之上：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谨守拜功；缴纳天课；封斋月；凡有能力者朝觐真主的圣殿。”

念诵作证词后，新穆斯林应开始学习净身与小净的方法，学习并坚持履行每日礼拜；其次是缴纳天课——仅当其财产达到起征点（Nisab）时方须缴纳，起征点相当于 85 克黄金或 595 克白银，且须满一个完整的“豪勒”（Hawl，一年）；否则无须缴纳天课，但应量力而为地多多施舍，且不给自己、核心家庭及大家庭造成经济压力；此外，每年斋月须封斋，除非因慢性疾病、高龄、被迫出行、怀孕、哺乳或经期等原因而有正当理由不封斋。

此外，还须前往麦加朝觐真主的圣殿——终身仅需一次，仅限于经济上能够承担朝觐费用、身体上能够承受其负荷，并能获得所需的正式签证与批准手续，且行程安全有保障之人。

由于作为诸教终结者的伊斯兰教，是维护人类五项根本必需——“护教、护命、护财、护誉、护智”——的天启天性宗教，因此，它禁止一切与这五项必需相抵触、损害、削弱或使其丧失之事，同时准许一切有助于维护这五项必需之事，从而使人类的生活在这颗饱受战争、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及自然灾害——诸如地震、火山、洪水、森林大火、飓风、饥荒、干旱、荒漠化与流行性疫病等——困扰的蓝色地球上得以正常运转。

伊斯兰教禁止崇拜偶像、雕像、星辰、天体、动物、自然现象、人类与石头，因为这与崇拜独一无二的至尊安拉相抵触，损害了对祂的认主独一——祂是宇宙的伟大创造者，是天启宗教的根基与崇高的终极目标……伊斯兰教也禁止饮酒、吸毒等行为，因其会使理智——责任能力的关键所在、人类区别于周遭一切受造物的珍宝——丧失……伊斯兰教还禁止杀戮，因其夺去了尊贵而受保护的人类生命……禁止偷窃、贪污、伪造、利息与赌博，因其损耗并浪费财富……禁止婚姻圣洁范畴之外的一切越轨性行为，如强奸、卖淫等，因其令血脉紊乱、混淆家谱、撕裂家庭，并使淫乱丑行、堕胎现象、单亲妈妈现象、致命性传播疾病与性骚扰在人群中蔓延。

最后，我想引述已故著名宣教家马哈茂德·加里布（Mahmoud Ghareeb，愿安拉怜悯他）所讲述的关于农业专家勒努瓦·托里（Lenoir Torrey）的故事作为结语——这位专家曾用一句话概括他对伊斯兰教的钦佩：“穆罕默德在倾听天穹之音。”当翻译问他是否是说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时，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自我着手撰写博士论文那一刻起，我便已知晓这一事实。”他的女儿海伦（Helen）深受父亲这番话的触动，几周之后便公开皈依了伊斯兰教。

第二功修：礼拜——功修与疗愈（The Second Pillar: Prayer as Worship and Healing）

《古兰经》中一则有趣的数字巧合是：每日主命拜功的拜数（Rak'ah）共计 17 拜，而圣行拜功（Sunnah Mu'akkadah，副功拜）共计 14 拜；若将 17 乘以 14，所得结果为 238——这恰好正是黄牛章中论及坚守拜功那节经文的节数。

关于小净（Wudu）的益处，替代医学专家哈南·优素福博士（Dr. Hanan Al-Yousef），在 2023 年沙特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药学院一场研讨会上披露：“小净相当于对身体表面众多穴位进行按摩，这些穴位与体内脏器的能量相连，能恢复其平衡与活力，激发身体的自愈能力，并促进血液循环与淋巴腺的活跃；按摩双手与双脚能缓解疼痛，而按摩双脚更能改善胃、胰腺、膀胱、肾脏、肝脏及胆管的能量。”她如此描述道。

日本记者、日本穆斯林协会会长嘉織（Ka Aori）说：“我曾信奉存在主义哲学，直到我阅读了一部法语版《古兰经》意译译本，我的胸襟为之豁然开朗，于是我公开皈依伊斯兰教，礼拜从此成为我的归宿，向至尊安拉叩首成为我的安宁与宁静所在。”引自《这正是我皈依的原因》一书。

美国数学家杰弗里·朗教授（Jeffrey Lang），在他皈依伊斯兰教后所著的《为信仰而挣扎》一书中补充道：“晨礼（Fajr）是最美好的功修之一，它让你感觉仿佛正离开这个尘世，与众天神一同遨游。”

由物理治疗专家阿德尔·阿卜杜勒·哈米德博士（Dr. Adel Abdul Hamid）主持的一项科学研究得出结论：“礼拜能增强身体肌肉，对心脏健康、血压稳定以及人的心理与精神健康均有促进作用。”

营养学与微生物学顾问迈达特·沙米博士（Dr. Medhat Al-Shami）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礼拜是促进“青春激素”褪黑素（Melatonin）分泌的重要因素，从而延缓衰老症状的出现。

至于印度尼西亚穆罕默迪亚大学（Muhammadiyah University of Surakarta）心理学教授巴尤·苏塞诺博士（Dr. Bayu Suseno）指出，每日礼拜之人，相较于不礼拜者，拥有更佳的警觉性与心理健康水平。

礼拜不仅是宗教的支柱、伊斯兰教五功中的第二功，还具有重大的生理与心理益处——穆斯塔法·哈法尔博士（Dr. Mustafa Al-Haffar）指出，鞠躬（Ruku'）与叩首（Sujud）的益处之一，便是增强腹壁肌肉，帮助胃肠更好地发挥功能。

《心理学与健康》（Psychology & Health）期刊发表的一项科学研究显示，坚持礼拜的老年妇女，其死亡风险相较于不礼拜者降低 20%；约旦心脏病学会专家补充道，人在睡眠期间心率会降至每分钟 50 次，此后需要进行至少 15 分钟的身体活动——而每

日晨礼恰恰能满足这一需求，正如《以礼拜疗愈》一书所载，该书还确认，负责激发人体活力的皮质醇激素，会随着晨礼时间的到来而开始上升。

普外科专家阿卜杜拉·穆罕默德·努斯拉特博士（Dr. Abdullah Muhammad Nusrat）在题为《礼拜对脑部血液循环效率的影响》的科学研究中披露：“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而礼拜中鞠躬与叩首时头部反复低垂、起身与端坐时头部随之抬起的动作，有助于维持脑部血液循环的自主平衡系统。”

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工业工程系主任穆罕默德·哈萨温（Mohammed Al-Khasawneh），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及明尼苏达大学专家合作开展的一项联合研究披露：“礼拜与健康的身體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礼拜能够消除身体疲劳与焦虑，可被视为一种针对肌肉骨骼系统的有效疗法。”

生物科学教授穆罕默德·迪亚丁博士（Dr. Mohammed Diaa El-Din）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正暴露于过量的辐射之下，四面八方都被电磁场所包围；而叩首正是将这些电荷从体内释放出去的最佳方式，通过额头与地面的接触，加上双手、双膝与双脚，完成这一放电过程。”

先知ﷺ说：“我奉命以七体叩首，不得束起头发或衣物。”他还说：“你当多多为安拉叩首，因为你每为安拉叩首一次，安拉必因此提升你一个品级，消除你一项罪过。”

《神经科学杂志》（Neuroscience Journal）发表的一项研究披露：“持续 10 秒的叩首，会增加流向前额叶皮层的血液，表明该脑区活动增强，有助于激活与放松相关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并调节负责情绪控制与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功能。”

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礼拜有助于减少偏头痛发作。”美国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的一项研究则披露：“坚持礼拜或采用其他灵性方式的老年人，拥有更为积极的自我调节策略。”

研究学者珍妮·欧文斯（Jeannine Owens）在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著作《当代伊斯兰视角下的公共卫生》中补充道：“礼拜是一项全面的健康实践，因其与身心健康密切相关；礼拜中规律动作所带来的身体效应，能改善关节灵活性，调动多组肌肉群；而礼拜中的精神专注，则能提升人应对压力的能力，并促进心理稳定。”

第三功修：天课——你的拯救（The Third Pillar: Your Zakat is Your Salvation）

天课（Zakat）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功，具有巨大的物质、社会、道德与心理效益：扶助有需要之人，强化社会互助精神，缩小贫富阶层差距，在人类中传播友爱精神，使富人与穷人彼此常相牵挂——富人施舍纳课，穷人感赞至尊安拉，并向施舍者道谢。天课的受益对象包括：贫困者、赤贫者、征收天课的工作人员、有需要之人、负债者、心被感召者、为主道奋斗者，以及旅途中断绝盘缠者。

天课的税率为 2.5%，须在达到前述起征点的原始财产满一整年后缴纳。天课的征收对象包括：现金财产、商业货物、黄金白银储备，农民的农作物与果实，以及畜牧者的牲畜家禽——各类均有其相应的具体规定与条件，在此不便详述。此外还有所谓“开斋捐”（Zakat al-Fitr），是斋戒者应尽的义务，须在斋月最后几日以食物或现金形式缴纳，分发给贫困者与赤贫者；还有所谓“地藏天课”（Zakat al-Rikaz），即对发现的埋藏于地下的宝藏所征收的天课。

*你若慈悲，便如同慈母或慈父——在这世间，唯有他们二人堪称至慈至爱者；
你若发怒，那也只是为维护真理而发的怒——绝非出于怨恨，也绝非出于憎恶。*

第四功修：斋戒——功修与疗愈（The Fourth Pillar: Fasting as Worship and Healing）

穆斯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训：“你们当封斋，以求健康。”

2025 年 3 月，一项由来自 15 个国家的 82 位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的严谨科学研究，详细成果发表于《营养学前沿》（Frontiers in Nutrition）期刊，披露：“斋戒对甘油三酯与总胆固醇的显著改善，以及血糖水平的降低，具有积极作用。”

据《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援引马克·马特森博士（Dr. Mark Mattson）的说法，斋戒有益于心脏与血管健康，并能降低罹患帕金森病与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的风险。

德国整合医学专家古斯塔夫·多布斯（Gustav Dobos）建议进行长达 16 小时的“间歇性斋戒”，相当于斋戒一整个白天，随后食用两顿健康餐食——正相当于开斋餐与封斋前餐（Suhoor）——因为斋戒能让肠胃得以休息，并为脂肪燃烧提供契机，据德国《图片报》（Bild）报道。

《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期刊发表的一项科学研究显示，斋戒有助于减轻体重、降低血压，并调节血脂与血糖水平——据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报道。

斋戒除了是每位穆斯林应尽的主命义务、并带有巨大的回赐与善报之外，其益处还包括：中和胃部有害细菌，同时增加有益菌群——据布鲁斯·瓦兰斯博士（Dr. Bruce Vallance）2021 年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PLOS Pathogens）期刊的研究成果。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进一步指出，将进食时间限制在 8 至 14 小时之内，有助于提升认知能力、增强胰岛素敏感性，预防糖尿病发展及心脏病风险，并改善免疫系统功能——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马克·马特森博士所言。

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2023 年发表了安德烈亚斯·迈克尔森博士（Dr. Andreas Michalsen）的一项研究，披露采用正确斋戒方式的人群中，有 43% 成功降低了对降压药物的依赖，相较于未采用者更为显著；据法国《实用家庭》（Femme Actuelle）杂志报道，连续数日斋戒并配合健康饮食，有助于关节疾病与高血压患者。

《医学快讯》（Medical Xpress）杂志披露，斋戒能增强免疫系统，有助于预防某些疾病的发展；《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期刊则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斋戒会影响 T 细胞的分布，从而有助于抵御病菌、保护身体免受疾病侵袭。

中国临床研究中心披露，间歇性斋戒模式能够改变人脑“菌群—脑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克利斯塔·瓦拉迪教授（Prof. Krista Varady）也于 2023 年底披露，限时进食法可作为二型糖尿病患者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南加州大学伦纳德·戴维斯学院（Leonard Davis School）开展的一项科学研究披露，斋戒或能降低衰老相关风险，使人在生物学意义上更为年轻，同时更新新陈代谢与免疫功能。

第五功修：朝觐——功修、赎罪与万民聚会（The Fifth Pillar: Hajj as Worship, Atonement, and a Gathering of Nations）

伊斯兰教的第五项主命，便是朝觐（Hajj）——凡有能力者皆当履行，其崇高目标不胜枚举：每年，全人类各种族、各族裔汇聚一堂，不分白种人与黑种人，不分红种人与黄种人，不分贫富，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皆身着洁白无瑕的戒衣，共同履行一系列优美的仪式与功修——因篇幅所限，恕不在此详述，欲知更多，请参阅专门教授朝觐与副朝知识的书籍。

我还建议每一位新皈依者阅读法国画家艾蒂安·迪内（Étienne Dinet）所著的《朝觐真主的圣殿》，匈牙利学者久洛·杰尔马努斯（Gyula Germanus）关于朝觐之旅的著作《真主至大》，德国教授维尔弗里德·霍夫曼（Wilfried Hofmann）所著的《麦加

之旅》，奥地利著名媒体人兼思想家利奥波德·魏斯（Leopold Weiss）所著的《麦加之路》，此外还有《一个美国人的麦加之旅》与《通往麦加的一千条道路》，以及观看纪录片《一个美国人在麦加》——以上皆出自美国导演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e）之手，他本人已公开皈依伊斯兰教，除上述作品外，还执导了一部关于先知穆罕默德ﷺ生平的纪录片。

朝觐与副朝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环绕克尔白的环游（Tawaf）方向为逆时针方向——恰如电子绕原子核旋转、地球自转、月球绕地球运行、行星与地球一同绕太阳运行，以及太阳系绕其中心运转的方向一致。所有朝觐者皆身着统一的洁白戒衣，从而彻底消弭了全人类之间的一切社会、阶层与族裔差异。

马格迪·阿舒尔博士（Dr. Magdy Ashour）就朝觐仪式中数字“七”反复出现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精妙的见解：环绕克尔白的环游为七圈，在赛法与麦尔卧两山之间奔走（Sa'i）也是七趟，投掷石子（Rami al-Jamarat）同样是七次——仿佛在传达这样一则讯息：每一次“七”，都关闭了火狱七道门中的一道；朝觐的仪式，仿佛正是对宇宙及其运行规律的一种效仿——一周有七天，太阳光谱有七种颜色，诸天有七层，大地有七层，最严重的毁灭性大罪有七种，礼拜中叩首涉及七体，音乐音阶也有七个基本音级。

本节以中国明朝开国皇帝、十四世纪的洪武帝，为尊贵的使者所作的著名颂词《百字赞》中的诗句作结——这是他在十位穆斯林将领助其对抗蒙古并获胜之后，以中文写就的赞美之作，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译者注：此处直接采用《百字赞》历史原文（相传为明太祖朱元璋御制），而非将阿拉伯语译文回译为中文，以确保准确性——因该诗本源即为中文写就。】

乾坤初始，天籍注名。
传教大圣，降生西域。
授受天经，三十部册，
普化众生，亿兆君师，
万圣领袖。协助天运，
保庇国民，五时祈佑，
默祝太平，存心真主，
加志穷民，拯救患难，
洞彻幽冥，超拔灵魂，
脱离罪孽。仁覆天下，
道冠古今，降邪归一，
教名清真。穆罕默德，
至贵圣人。

先知四十段伦理与人道圣训 (The Forty Ethical and Humanitarian Hadiths)

【译者注：本章圣训（编号 34-70，依项目登记册序号）均依据 citations_register_MERGED.xlsx 中已审订的英译文本（含 sunnah.com 官方译法核校）转译为中文，以确保跨语言版本间的一致性——遵循项目既定方法论（圣训不各语言独立重译，而统一依据已校订的英文版本转译）。另有三段圣训（“持之以恒”“笑容是施舍”“唯二事可羡”）登记册中尚无收录，故直接依据阿拉伯语原文翻译，已用红色标注，建议补入登记册。】

1. “你们中最优秀者，是学习《古兰经》并将其教授他人的人。”
2. “五番拜功，从一个主麻日到下一个主麻日，从一个斋月到下一个斋月，只要远离大罪，便可涤除其间所犯的罪过。”
3. “副朝到副朝之间，可涤除其间所犯的罪过；蒙安拉接受的朝觐，其回赐唯有乐园。”
4. “联系亲属能增添寿命，暗中施舍能平息主的怒火。”
5. “强者并非在搏斗中制服他人之人，强者是在盛怒之时能克制自己之人。”
6. “你们中任何人，唯有当他喜爱自己教胞所喜爱之物，如同喜爱自己所喜爱之物一般，才算是真正的信士。”
7. “安拉确实厌恶你们身上的三件事：闲言碎语，挥霍财产，以及过多的（无谓）询问。”
8. “凭借优良的品德，信士能够达到夜间礼拜、白日封斋者的品级。”
9. “谁欲扩充其给养、延长其寿命，当联系亲属。”
10. “安拉确实喜悦一位仆人：他吃一口食物便赞颂祂，喝一口水也赞颂祂。”
11. “我可否告诉你们谁被禁止入火狱，或者说火狱对谁是禁止的？那便是每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宽厚随和之人。”
12. “安拉在其仆人身上的权利，是他们唯独敬拜祂，不以任何物配祂；而仆人在安拉那里的权利，是凡不以任何物配祂者，祂不会惩罚他。”
13. “温和绝不会融入任何事物，除非使其更加美好；也绝不会从任何事物中被抽离，除非使其变得有缺陷。”
14. “你们当使人容易，不可使人为难；你们当报喜讯，不可使人退避。”
15. “凡疲惫、疾病、忧愁、悲伤，乃至一丝忧虑触及一位信士，安拉必因此涤除他的部分罪过。”

16. “每个人身上的每一处关节，在太阳升起的每一天，都欠着一份施舍：在两人之间秉公调解是一份施舍；协助他人骑上坐骑，或为其搬运行李上骑，是一份施舍；一句善言是一份施舍；每迈向礼拜的一步是一份施舍；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也是一份施舍。”

17. “信士的境况何其奇妙！他的一切境遇皆是美好的，这唯独属于信士：若遇顺境，他感恩，这对他是美好的；若遇逆境，他坚忍，这对他也是美好的。”

18. “人一旦离世，其善功便随之中断，唯有三样例外：持续的施舍，惠及他人的知识，或是为他祈祷的孝顺子女。”

19. “你们不要辱骂亡者，因为他们已经抵达了自己生前所送去的归宿。”

【译者注：以下这段圣训尚未收录于登记册，依阿拉伯语原文直译：】

20. 先知穆罕默德ﷺ被问及：何种善功最受安拉喜爱？他答道：“持之以恒者，即便微小。”

21. “有两项恩典，许多人对其漠然视之：健康与闲暇。”

22. “信士对信士，犹如一座建筑，彼此支撑，互相加固。”

23. “你会看到信士们彼此怜悯、彼此友爱、彼此同情，犹如一个身体：若其中一个器官感到不适，全身都会因此彻夜难眠、发热难安。”

24. “最美好的善行，莫过于在父亲过世之后，善待父亲生前所钟爱之人。”

25. “亡者出殡时，有三样东西相随，其中两样会折返，唯有一样与他常留：他的亲属、他的财产与他的善功皆随他而去；亲属与财产终将折返，唯有善功将永伴他左右。”

26. “凡孤军奋进（多多记念安拉）者，已然领先。”

【译者注：以下这段圣训尚未收录于登记册，依阿拉伯语原文直译：】

27. “你对教胞展露笑容，是一份施舍；你劝善戒恶，是一份施舍；你为迷途之人指路，是一份施舍；你为视力不佳之人引路，是一份施舍；你清除道路上的石块、荆棘与骨头，是一份施舍；你将自己水桶中的水，倒入教胞的水桶中，也是一份施舍。”

28. “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当敬畏安拉；一旦做了恶事，当以善行紧随其后，以涤除其影响；并当以美好的品德与人相处。”

29. 安拉说：“复生日，我将亲自与三种人为敌，而我所敌视之人，必已败落：以我的名义许诺却又违背之人；出售自由之身、侵吞其价款之人；以及雇佣工人、使其完成工作却不支付其应得报酬之人。”

30. “一切行为，皆以其背后的举意而定；每个人所得，唯凭其举意。谁为安拉与使者而迁徙，其迁徙便归于安拉与使者；谁为今世之利或为娶一女子而迁徙，其迁徙便归于其所迁徙的目的。”

31. “诵读《古兰经》的信士，犹如香橼果——芳香怡人，滋味甘美；不诵读《古兰经》的信士，犹如海枣——无香，唯滋味甘甜；诵读《古兰经》的伪信者，犹如香草——芳香怡人，滋味苦涩；不诵读《古兰经》的伪信者，犹如苦瓜——既无香气，滋味亦苦涩。”

32. “你们不要轻视任何一件善行，哪怕只是以喜悦的面容迎接你的教胞。”

33. “凡具备以下四种特质者，便是纯粹的伪信者；凡具备其中之一者，其身上便存有一丝伪信的痕迹，直至他将其摒弃：言谈必撒谎，许诺必背弃，争执必无理，立约必背信。”

34. “谁能担保他两颚之间（舌头）与两腿之间（私处）的贞洁，我便担保他进入乐园。”

35. “善行，即良好的品德；而罪过，则是在你心中萦绕不安、你不愿被他人知晓之事。”

36. “阿丹的子孙人人都会犯错，而犯错者中最优秀的，是那些不断悔罪归主之人。”

37. “谁引导他人向善，便获得与行善者相同的回赐。”

38. “每种宗教都有其独特的品性，而伊斯兰教独特的品性便是廉耻（Haya）。”

39. “淫乱丑行若在一个民族中公然张扬，安拉必使前所未闻的瘟疫与疾病在他们中间蔓延；若他们在度量衡上弄虚作假，安拉必以饥荒、深重的灾难与统治者的压迫惩治他们；若他们拒缴天课，安拉必阻断天降甘霖——若非顾念牲畜，他们将颗粒无收；若他们背弃与安拉及其使者所立的盟约，安拉必使外敌凌驾于他们之上，夺走他们手中的部分财物；而只要他们的领袖不依照安拉的经典治理、不从安拉所启示的一切中寻求良善，安拉必使他们自相残杀。”

【译者注：以下这段圣训尚未收录于登记册，依阿拉伯语原文直译：】

40. “不应嫉妒他人，唯有两种情形除外：一人蒙安拉赐予财富，他将其耗用于正道；一人蒙安拉赐予智慧，他依此断事，并将其传授他人。”

穆斯林科学家群英谱 (Great Muslim Scientists)

社会学奠基人：伊本·赫勒敦 (Ibn Khaldun)

社会学奠基人瓦利丁·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赫勒敦·希德拉米 (Waliyy al-Din Abdul Rahman ibn Khaldun al-Hadrami)，希吉来历 732 年生于突尼斯。

其最著名的著作是《殷鉴与信史之书》(Kitab al-'Ibar)，世称《伊本·赫勒敦历史》，其中广为人知的《伊本·赫勒敦绪论》(Muqaddimah) 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研究社会学、人类境况及民族兴衰缘由的学术著作。

伊本·赫勒敦被公认为社会学的奠基人，早于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埃米尔·涂尔干 (Émile Durkheim)、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与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Toynbee)。卒于希吉来历 808 年。

名言：“被征服者，总是热衷于效仿征服者的旗号、装束、信仰及一切习俗与惯例，原因在于人心总认为战胜自己、令自己臣服之人是完美的。”“历史表面看来不过是记述往事，然其内里实则蕴含着洞察与考证。”“国家衰亡之际，占星者、招摇撞骗者、假冒学者与投机者便会大量涌现，谣言四起，争论旷日持久，洞察力衰退，思想陷入混乱。”“部落的势力一旦强盛，国家的权威便随之衰弱；国家的权威一旦强盛，部落的势力便随之衰弱。”

肺循环发现者：伊本·纳菲斯 (Ibn al-Nafis)

医师兼哲学家艾布·哈桑·阿拉丁·阿里 (Abu al-Hasan Ala al-Din Ali)，世称“伊本·纳菲斯”，希吉来历 607 年生于大马士革。他被誉为中世纪生理学家、解剖学与器官功能学专家，早于英国医生威廉·哈维 (William Harvey) 数百年，首位发现肺循环者。

其科学著作包括《医典解剖注疏》、《医术全书》与《先知传记全录》。卒于希吉来历 687 年。

名言：“眼睛是视觉的工具，本身并不具备视觉功能，否则一只眼睛所见之物便会被视为两个；这一工具的功用，唯有借助源自大脑的知觉灵魂方能实现。”“我们当谨记这句古话：若才智与志向相当，则后来者往往胜过先驱者。”

凸字首创者：宰因丁·阿米迪 (Zain al-Din al-Amidi)

教法学家兼语言学家宰因丁·艾布·哈桑·阿里·阿米迪，生于希吉来历七世纪中叶的巴格达。他自幼失明，率先发明了专门辅助盲人的凸起文字——比 1850 年法国人路易·布莱叶 (Louis Braille) 发明盲文早六个世纪。

他曾从事书籍装订工作，发明了一种便于购书的方法：以凸起的字母碎片、依据字母数值系统标注书价。其代表著作包括《教法评注》与《洞见珍珠》。卒于希吉来历

712 年，葬于巴格达。萨法迪（al-Safadi）在其著作《盲人趣闻录》中记载：“宰因丁·阿米迪熟知自己所购每一本书的价格，若以某个价格购得一本书，便取一片轻薄纸片，捻成细条，制成一个或数个字母，依数值系统标示该书的价格。”

教育学奠基人：伊玛目安萨里（Imam Al-Ghazali）

生于公元 1058 年，因其父从事纺羊毛业，故得名“安萨里”（意为“纺羊毛者”）。其最著名的著作包括《迷途指津》、《孩子啊》、《幸福的炼金术》、《教法学原理精粹》、《医治疑难》、《遏止庸众陷入教义学》、《铸炼真金——谏诸帝王》，以及《宗教学科的复兴》。

他在其最著名的著作《哲学家的矛盾》中推翻了古代哲学，他谈及撰写此书的缘由时说：“我着手撰写此书，旨在反驳古代哲学家，揭示其信仰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及其言论的内在冲突——尤其涉及神学领域，揭露其学说的种种漏洞与破绽，此实为智者眼中的笑柄，明理之人的鉴戒；我尤指他们独有、异于大众与庸众的种种信仰与见解。”

名言：“宗教一切美好之处与高尚品德，皆是爱的果实；凡非爱所结之果，皆为随顺私欲，属于恶劣的品行之列。”“柔和之言，能软化比岩石更坚硬的心；粗暴之言，则会使比丝绸更柔软的心变得刚硬。”

【译者注：原文提及一位德国东方学者“جوشه”，其标准中文译名存疑，暂拟“戈舍”（或为 Richard Gosche），待核实。】

自 1858 年起，数十位东方学者与研究者潜心研究他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德国东方学者戈舍（暂拟音译）、美国学者麦克唐纳（Macdonald）、匈牙利学者戈尔德齐赫尔（Goldziher）、法国学者马西尼翁（Massignon）与英国学者威廉·蒙哥马利·瓦特（William Montgomery Watt）等——因安萨里在教育、全球行为学，以及回应并驳斥哲学家与秘传运动及其疑点与思想方面，具有深远影响。

首位机器人发明家：白迪尔扎曼·加扎里（Al-Jazari）

“首位机器人发明家”白迪尔扎曼·艾布·伊兹·本·伊斯梅尔·加扎里，公元 1136 年生于杰济拉·本·奥马尔。其最著名的著作《精巧机械装置知识汇编》中，记载了 50 种机械与液压装置，并附有图纸与制造方法。

加扎里描述了各类水钟与沙漏，其中最著名的是“大象钟”；他还发明了喷泉、抽水泵与起重装置，是历史上首位通过各种能自动移动的玩偶，制造出用于娱乐、报时，以及提醒礼拜时间并在小净中自动倒水的自动机器人的人。卒于公元 1206 年的巴格达。

英国东方学者唐纳德·希尔（Donald Hill）评价他说：“直至近代，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文明留下过任何一份文献，能在机械制造与组装的设计及工程说明的丰富程度上

，与加扎里的著作相媲美。”加扎里的著作如今珍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及牛津大学图书馆，并已被译成数十种当代语言。

医学之父：拉齐（Al-Razi）

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本·叶哈雅·拉齐，公元 865 年生于赖伊，精通数学、天文学、医学、药学与哲学。他是“临床检查”“心理治疗”“单方治疗”与“外科肠线缝合法”的首创者，意大利历史学家阿尔多·米埃利（Aldo Mieli）将其誉为“阿拉伯最伟大的医生之一”。

其最著名的著作《医学集成》作为医学参考书沿用长达 400 年，此外还有《无医自疗》、《天花与麻疹》、《解剖学曼苏尔篇》与《仆人自有造物主》。卒于公元 923 年。

名言：“良医若能以饮食而非药物治愈病患，便已臻至幸福之境。”“求医于众多医生者，几乎难免落入他们各自所犯的错误之中。”

地理学奠基人：伊德里西（Al-Idrisi）

地理学奠基人穆罕默德·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伊德里西，公元 1100 年生于摩洛哥休达城。他发展了地图绘制学与纬线测定法，重新校正了古代经线，并精通数学、几何学、植物学、哲学、医学与天文学。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冥王星上一系列山脉。其最著名的著作包括《云游者的娱乐》、《诸国与道路》与《植物种类总汇》。卒于公元 1166 年。他是一位热爱游历、才华横溢的文人，曾吟诗道：

但愿我知晓，我的坟墓将在何方——我的一生，已在异乡漂泊中消逝；

我从未让双眼有所渴望而不及——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洋。

水动力学奠基人：比鲁尼（Al-Biruni）

艾布·赖哈尼·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比鲁尼，公元 973 年生于花刺子模的一座城市。他精通数学、物理学、天文学与地理学，开创了静力学，发明了测量地球半径的方法，计算密度、比重与重力，并奠定了“水动力学”与“比较宗教学”的基础。

比鲁尼著作多达 146 部，最著名的包括《印度考》、《占星学入门》与《古代遗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月球表面的一处环形山。卒于公元 1048 年。名言：“研习贤哲与学者的品德，能够复兴良善的传统，扼杀恶劣的异端。”

零与代数学的创立者：花拉子米（Al-Khwarizmi）

穆罕默德·本·穆萨·花拉子米，公元 780 年生于花刺子模，曾出任巴格达“智慧宫”馆长，精通数学、天文学与地理学。他是“代数学”（Algebra）的创立者，也是“

算法”（Algorithm，即“Khwarizmi”一词的演变）的创立者，为后来计算机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花拉子米是“零”的首创者，创制了三角函数比值表，发展了地图绘制学，并发明了日晷。其最著名的著作包括《代数学与还原对消计算概要》与《大地的形态》。卒于公元 850 年。名言：“不合时宜的道歉是一种过错，无信任基础上的矫饰是一种缺陷，无需求时用药是一种病，而有需求时用药，则是一剂良方。”

哲人医师：伊本·西那（Ibn Sina，阿维森纳）

哲学家艾布·阿里·侯赛因·本·阿卜杜拉·本·西那，公元 980 年生于布哈拉附近的阿夫沙纳村。他早于英国天文学家耶利米·霍罗克斯（Jeremiah Horrocks）观测到金星凌日，发明了一种测定星辰坐标的仪器，详细阐述了药物提取方法、地震成因、污染的发现、妇科疾病与植物解剖学。

谷歌（Google）每年都会纪念伊本·西那的诞辰，他被誉为“穆斯林的亚里士多德”，精通天文学、哲学、医学、数学与物理学。他著作逾 240 部，其中最著名的是《医典》、《治疗论》与《驳斥占星术判断》。卒于公元 1037 年。

比利时历史学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评价他说：“伊本·西那是一位伟大的思想现象，或许我们再难找到能在智慧及思想成就上与他匹敌之人。”

名言：“哲学家与常人无异，时而正确，时而有误。”“疑虑是疾病的一半，安心是良药的一半，而耐心则是痊愈的第一步。”“你们当警惕暴饮暴食，因为大多数疾病，实源于饮食过度。”“扶助真理是荣耀，扶助虚妄是奢靡挥霍。”

旅行家与探险家之王：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

著名旅行家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拉瓦提，公元 1304 年生于摩洛哥丹吉尔。他自年少便开始探险之旅，历时 30 年，行程逾 12 万公里，游历 44 个国家，故被誉为“穆斯林旅行家之王”。

他身兼诗人、作家与法官，在漫长的旅途中，曾与数十位国王、统治者与王公接触交往。其最著名的著作世称《伊本·白图泰游记》，是描述世界各地文化与社会最重要的历史与地理资料来源之一。卒于公元 1369 年。

名言：“对真主的慈悯与宽恕、以及最终得以进入乐园的期望，是坚定而有力的。”“尊贵在于才智与教养，而非出身与门第。”

植物学家与药学家：伊本·白塔尔（Ibn al-Baytar）

迪亚丁·艾布·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世称“伊本·白塔尔”，公元 1197 年生于马拉加。他是光疗与化学疗法的先驱之一，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植物学家与药学家之一。

其最著名的著作《药物与食物词汇总汇》收录了 1400 种药材，此外还有《单方药物精要》、《解毒论》与《医者之秤》，德国东方学者冯·松海默（Von Sontheimer）与法国医生吕西安·勒克莱尔（Lucien Leclerc）皆深受其影响。卒于公元 1248 年的大马士革。

名言：“古人的著作若要传授给学生，尚显不足且含糊不清，因此必须加以订正与补充，方能使他们从中获益最大。”

牙科与颌面外科先驱：扎哈拉维（Al-Zahrawi）

艾布·卡西姆·哈拉夫·本·阿巴斯·扎哈拉维，公元 936 年生于科尔多瓦附近。他精通外科手术，发明了多种重要手术器械，在牙科与颌面外科领域也有深厚造诣。他是首位发现血友病遗传本质的人，首位描述导管插入术的人，也是首位以丝线结扎动脉止血的人。

其最著名的著作《医学手册》在欧洲作为医学参考书沿用长达五个世纪。卒于公元 1013 年。名言：“医术之路漫长，从医者须先精熟解剖学，因为不通解剖学者，难免犯下致命的错误。”

首位相机发明者：伊本·海赛姆（Ibn al-Haytham）

光学奠基人艾布·阿里·哈桑·本·海赛姆，公元 965 年生于巴士拉。精通解剖学、物理学与眼科的伊本·海赛姆，在欧洲被誉为“第二位托勒密”与“物理学家”。

他破解了视错觉之谜，包括所谓的“月亮错觉”，深入研究光学、镜面的运用、入射角与折射角、透镜，以及日后为相机制造铺平道路的暗箱实验。他著有逾 200 部著作，最著名的是《光学书》，对英国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及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卒于公元 1040 年。

名言：“真理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探寻真理本身便是一件艰难之事，通往真理的道路崎岖坎坷。”

拉加里·哈桑·切莱比与首枚火箭及降落伞的传奇

一位名叫哈桑·切莱比、人称“拉加里”的穆斯林物理学家。他于公元 1633 年完成了两项惊人的壮举：其一是发射了史上第一枚载人火箭，其二是完成了史上第一次降落伞跳伞实验。

那枚火箭是一根装满火药膏的长圆筒，拉加里乘其飞行了 275 米，随后借助他为自己制作的、形似鹰翼的降落伞，成功降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水面，此时火药恰好耗尽。他这一开创性的实验，被认为是有记录以来人类首次尝试飞向太空的行动。

旅行家与探险家：埃夫利亚·切莱比（Evliya Chelebi）

“埃夫利亚·切莱比·本·德尔维希·穆罕默德·阿加”，生于公元1611年。他被誉为“土耳其的伊本·白图泰”，在三大洲游历长达44年，记录下他所见到的社会状况、经济情况、传统民俗与地理风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庆祝他诞辰400周年；他是一位文学家兼智者，精通书法艺术，谙熟诵读与音律规则。其最著名的著作世称《游记》共十卷，已被译成德语、法语、英语与俄语。卒于公元1684年。

海图绘制师：艾哈迈德·皮里（Ahmed Piri）

海军船长“艾哈迈德·穆希丁·皮里”，生于公元1470年。他是世界闻名的、以其名字命名的最著名海图与地图集的作者，比探险家哥伦布（Columbus）与达伽马（Vasco da Gama）更早展现出新大陆的样貌。

其最著名的著作《航海之书》收录31幅地图，融合了游记文学与航海地理学，是航行大海的船只与船长们的重要指南。他精确描述了各类海岸、岛屿、海峡、海湾与风暴，阐述了罗盘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运用星图进行海上导航，并是首位绘制出亚马逊河及其支流的人。卒于公元1555年。

自由滑翔飞行先驱：赫扎尔芬·切莱比（Hezarfen Chelebi）

穆斯林学者赫扎尔芬·艾哈迈德·切莱比生活于十七世纪，人称“千艺之主”。他被认为是史上第一位成功完成约3358米空中飞行距离的人。

公元1632年，他借助自制的双翼，飞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从“加拉塔塔”飞抵“于斯屈达尔”地区——这是在此前经过数次短暂但成功的尝试之后完成的最后一次实验。这次成功的飞行实验之后，赫扎尔芬正式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自由滑翔飞行的先驱。

百科全书式目录学家：哈吉·哈利法（Hajji Khalifa）

学者穆斯塔法·本·阿卜杜拉，世称“哈吉·哈利法”，又称“卡提卜·切莱比”，生于公元1609年。其最著名的著作《书籍与学科名称疑难解析》收录1.8万个书目条目，耗时二十年撰写而成。

其著作还包括《历史年表》、《贤者的珍宝——箴言与诗歌》与《航海珍宝》，后者涵盖历史、地理与航海资料，以及标准舰队的建造方法，并以致船长与水手的四十条金玉良言作结。德国东方学者弗朗茨·巴宾格（Franz Babinger）将其列为最伟大的穆斯林百科全书式学者。卒于公元1657年。

《古兰经》与科学 (The Quran and Science)

阿卜杜勒·拉迪·穆罕默德博士 (Dr. Abdul Radi Muhammad) 在其著作《西方欲从古兰经中寻求什么?》中, 曾精彩地阐述道: “《古兰经》是最重视科学知识的天启经典, ‘知识’ (’Ilm) 一词及其衍生词在其中出现逾 823 次, 因为知识在《古兰经》中, 是安拉赐予人类、助其履行大地代治者职责的认知途径之一; 与科学及其真理相关的古兰经文多达 750 余节, 涵盖天文学、医学、地质学、农业、植物学、动物学、经济学、贸易与海洋学等大多数科学领域。”

就此, 许多研究者及部分同时兼通多领域科学知识的教法学者确认, 《古兰经》提及了诸多科学信息, 例如天体持续膨胀的现象:

“天, 我曾以大能建造它, 我确是大能的。” (《古兰经》播种者章 51:47, 马坚译)

宇宙的“烟雾”阶段:

“然后, 他志于造天, 那时, 天还是蒸气。他对天地说: ‘你们俩顺服地, 或勉强地来吧!’ 它俩说: ‘我们俩顺服地来了。’ ” (《古兰经》奉命章 41:11, 马坚译)

天地的分离, 以及水与生命的关系:

“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 天地原是闭塞的, 而我开天辟地, 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难道他们不信吗?” (《古兰经》众先知章 21:30, 马坚译)

宇宙的崩塌:

“在那日, 我将天卷起犹如卷轴将书画卷起一样。起初我怎样创造万物, 我要怎样使万物还原。这是我自愿应许的, 我必实行它。” (《古兰经》众先知章 21:104, 马坚译)

诸如此类, 令全世界的学者为之震撼——同时也须谨记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 正如伊斯兰宣教家哈姆扎·祖尔祖斯 (Hamza Tzortzis) 所指出的: “不应急于将古兰经文与某些科学信息、理论或假说直接挂钩, 因为科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而安拉的经典则恒常不变。”

旅程的终点 (The Final Leg of the Journey)

2024 年斋月伊始, 美国干细胞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加文·赫伯特眼科研究所 (Gavin Herbert Eye Institute) 联合教授、匹兹堡大学神经科学博士、遗传性失明干细胞疗法研发者亨利·克拉森教授 (Prof. Henry Klassen), 宣布皈依伊斯兰教。他谈及自己人生中这一转折性的时刻——尤其是在他前往麦加完成副朝、并封斋月之后

——说道：“我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q），因为真理与知识，正是我通向至尊真主的道路。”据 Hawiyah Press 通讯社报道。

在他之前，德国籍、奥地利裔前欧洲综合格斗（MMA）冠军威廉·奥特（Wilhelm Ott），曾于 2020 年在其 Instagram 账号上发文，谈及他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多年来我一直在阅读有关伊斯兰教的资料，新冠疫情隔离期间，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深思熟虑，最终才做出这个发自内心的决定。”

与他们同道的，还有英国歌手、演员、编剧兼导演艾莎·罗莎莉（Aisha Rosalie）——她成长于一个无宗教信仰的家庭，直到 2019 年在土耳其接触到伊斯兰教，经过认真研习与长期研读——尤其是研读《古兰经》意译英译本——之后，决定皈依。罗莎莉谈及此事说：“我感觉自己皈依后仿佛获得了新生，我将通过我的 YouTube 频道，分享许多皈依者的故事，希望能借此帮助他们。”

既然提及此事，不妨顺带一提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克雷格·康西丁博士（Dr. Craig Considine）——他是一位专攻宗教比较研究的天主教学者——2020 年在《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发表的文章：“伊斯兰教的先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反对种族主义与蓄奴制度的人物，我深受他的人格、人道精神及其言论的感召，我常在文章中引用尊贵的圣训，提及他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教诲！”

克雷格·康西丁博士不仅在其文章中，更在其著作《穆罕默德的人道精神：一个基督徒的视角》中提及：先知ﷺ曾允许由主教艾布·哈里萨·本·阿尔盖玛率领的纳季兰基督教代表团——由 60 至 80 位基督教学者组成——在他的清真寺内举行礼拜；公元 622 年，先知ﷺ还通过《麦地那宪章》，赋予犹太人宗教信仰自由；先知ﷺ在公元七世纪便赋予女性诸多权利与优待，这在当时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中前所未有，堪称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至于伊斯兰教对求知的倡导，其成果之一便是西西里岛——它曾是安达卢西亚的一部分——在将知识传入欧洲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资料 (Bibliography / المصادر والمراجع)

- 《世界末日——复生日的大小征兆》，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菲，泰德穆里亚出版社，利雅得，第一版，2010年（محمد عبد الرحمن - أشراط الساعة الصغرى والكبرى - العريفي - دار التدمرية - الرياض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2010）
- 《古兰与圣训的启迪》，穆罕默德·赛义德·巴克尔，古兰经保护协会，安曼，第一版，2009年（من وحي القرآن والسنة - محمد سعيد بكر - جمعية المحافظة على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 عمان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2009）
- 《美洲大陆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穆罕默德·优素福·沙瓦尔比博士，笔之家出版社，开罗，1962年（الاسلام والمسلمون في الق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 د. محمد يوسف الشواربي - دار القلم - القاهرة - 1962）
- 《先知传记：事件与数字》，哈米德·法拉希，和平之家出版社，大马士革，2009年（السيرة النبوية - أحداث وأرقام - حامد الفلاح - دار السلام دمشق - 2009）
- 《忏悔者的泪水》第一册，优素福·哈吉·艾哈迈德，伊本·哈杰尔图书馆，大马士革，第一版，2009年（دموع تائية - الجزء الأول - يوسف الحاج أحمد - مكتبة ابن حجر - دمشق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2009）
- 《我是如何皈依伊斯兰教的》，哈拉·萨拉赫丁·卢卢译，第一版，思想之家出版社，大马士革，2006年（كيف أسلمت - ترجمة هالة صلاح الدين اللولو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دار الفكر دمشق - 2006）
- 《我为何皈依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拉希德·奥韦德，诵读出版社，科威特，第一版，2008年（لماذا أسلمت - أ. محمد رشيد العويد - دار إقرأ - الكويت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2008）
- 《对穆斯塔法的爱：先贤的珍视与后人的疏忽之间》，伊斯梅尔·赛义德·伊斯梅尔，第一版，新安达卢西亚出版社，开罗，2007年（حب المصطفى بين حرص السلف وتفريط الخلف - اسماعيل - السيد اسماعيل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دار الاندلس الجديدة - القاهرة - 2007）
- 《颂赞斗篷》附《穆达里颂》与《穆罕默德颂》，伊玛目谢拉夫丁·布绥里，巴格达，1977年（بردة المديح ويلبها القصيدة المضرية والقصيدة المحمدية للإمام شرف الدين البوصيري - بغداد - 1977）
- 《忏悔者的明灯》，艾哈迈德·哈吉，第一版，底格里斯之光印刷厂，巴格达，2010年（كتاب "سراج التائبين" - أحمد الحاج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مطبعة أنوار دجلة - بغداد - 2010）
- 《瓦利德·阿扎米诗集全编》，第三版，白希尔出版社，吉达，2004年（ديوان وليد الأعظمي - الأعمال الشعرية الكاملة - الطبعة الثالثة - دار البشير - جدة - 2004）
- 《先知德性录》，穆罕默德·本·伊萨·提尔米济，阿卜杜勒·马吉德·塔阿迈·哈拉比考订，知识出版社，第七版，贝鲁特，2007年（الشمائل المحمدية - محمد بن عيسى الترمذي - تحقيق عبد - المجيد طعمة الحلبي - دار المعرفة - الطبعة السابعة - بيروت - 2007）
- 《圣经中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哈德·达伍德教授，法赫米·M·沙马译，卡塔尔，1984年（محمد في الكتاب المقدس - البروفيسور عبد الأحد داود - ترجمة فهمي م. شامة - قطر - 1984）
- 《先知职分纵览》，萨拉赫丁·马吉德，圣城图书馆，巴格达，1976年（نظرات في النبوة - صلاح الدين مجيد - مكتبة القدس - بغداد - 1976）
- 《伊斯兰教与东方学者的疑点》，福阿德·卡齐姆·穆卡达迪，两重出版联合会，巴格达，2005年（الاسلام وشبهات المستشرقين - فؤاد كاظم المقدادي - مجمع الثقلين - بغداد - 2005）

- 《先知诞辰》，尤努斯·易卜拉欣·萨马拉伊，新东方图书馆，巴格达，1988 年（مولد النبي - يونس ابراهيم السامرائي - مكتبة الشرق الجديد - بغداد 1988）
- 《西方欲从古兰经中寻求什么？》，阿卜杜勒·拉迪·穆罕默德博士，《宣言》丛书第 72 册，第一版，2006 年（ماذا يريد الغرب من القرآن - د. عبد الراضي محمد - كتاب البيان تسلسل (72)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2006 -）
- 《古兰经诵读者的礼仪》，艾哈迈德·哈立德·舒克里教授，古兰经保护协会，第二版，安曼，2009 年（آداب أهل القرآن - ا.د. أحمد خالد شكري - جمعية المحافظة على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 الطبعة الثانية - عمان - 2009）
- 《东方学在阿拉伯遗产研究中的演变》，阿卜杜勒·贾巴尔·纳吉博士，小百科丛书第 85 册，贾希兹出版社，巴格达，1981 年（تطور الاستشراق في دراسة التراث العربي - د. عبد الجبار ناجي - 1981 (الموسوعة الصغيرة تسلسل (85) - دار الجاحظ - بغداد - 1981）
- 《东方学运动：目的与意图》，拉希德·奥拜迪博士，底格里斯之光出版社，巴格达，2003 年（الحركة الاستشراقية مراميها وأغراضها - د. رشيد العبيدي - أنوار دجلة - بغداد - 2003）
- 《十字军战争的本质》，卡西姆·阿卜达·贾西姆博士，知识世界丛书第 149 册，科威特，1990 年（ماهية الحروب الصليبية - د. قاسم عبدة جاسم - سلسلة عالم المعرفة - تسلسل (149) - الكويت - 1990）
- 《使者的奉命传教与诞生》，穆罕默德·本·奥赛明，阿尔法特·本·苏莱姆·哈苏纳辑录考订，穆萨阿卜·本·欧麦尔伊斯兰图书馆，贝鲁特，2004 年（بعثة الرسول ومولده - محمد بن - عثيمين - جمع وتحقيق عرفات بن سليم حسونة - مكتبة مصعب بن عمير الإسلامية - بيروت / 2004）
- 《穆斯林啊，你的信仰》，阿卜杜勒·阿利姆·萨迪博士，第一版，安巴尔，1984 年（عقيدتك أيها المسلم - د. عبد العليم السعدي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الانبار - 1984）
- 《先知朝觐纪实》，费萨尔·巴阿达尼，《宣言》丛书第 35 册，利雅得，2000 年（أحوال النبي في الحج - فيصل البعداني - سلسلة كتاب البيان تسلسل (35) - الرياض - 2000）
- 《圣洁园地——众使者之尊的箴言》，伊玛目穆希丁·纳瓦维，穆斯塔法·穆罕默德·阿马拉考订，思想出版社，贝鲁特（رياض الصالحين من كلام سيد المرسلين - الامام محي الدين النووي - تحقيق - 1997 (مصطفى محمد عمارة - دار الفكر - بيروت）
- 《诵读尊贵古兰经的美德、礼仪与特质》，阿卜杜拉·希拉杰丁，第三版，吉达，希吉来历 1402 年（تلاوة القرآن المجيد فضائلها، آدابها، خصائصها - عبد الله سراج الدين - الطبعة الثالثة - جدة - 1402هـ - 1402 年）
- 《为古兰经辩护》，阿卜杜勒·拉赫曼·白德维，新月出版社，第一版，开罗，1997 年（دفاع عن القرآن - عبد الرحمن بدوي - دار الهلال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القاهرة - 1997）
- 《东方学者百科全书》，百万知识出版社，第二版，贝鲁特，1989 年（موسوعة المستشرقين - 1989 (دار العلم للملايين - ط 2 - بيروت 1989）
- 《赎罪之行与登乐园之因》，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纳乌特，伊本·盖伊姆图书馆，第一版，大马士革，2000 年（مكفرات الذنوب وموجبات الجنة - عبد القادر الأرناؤوط - مكتبة ابن القيم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2000 (- دمشق - 2000）
- 阿拉伯语日报、周刊、月刊及季刊若干期（أعداد من الصحف والمجلات اليومية والأسبوعية والشهرية - والفصلية والدورية العربية）

- 《先知穆罕默德的人格》，伊拉克宗教基金与宗教事务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事务出版社，巴格达，1998年（بحوث الندوة الفكرية لوزارة الاوقاف والشؤون - شخصية الرسول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 دار الشؤون الثقافية - بغداد - 1998）
- 《穆斯林进入乐园的六十项善因》，马哈茂德·本·杰米勒，清静图书馆，第一版，开罗（60 سبباً لدخول المسلم الجنة - محمود بن الجميل - مكتبة الصفا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القاهرة）
- 《先知道德的阶梯》，马哈茂德·加里布，第一版，阿曼（萨拉拉），2001年（سلم أخلاق - النبوة - محمود غريب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عُمان - صلالة - 2001）
- 《令人惊叹的古兰经》，加里·米勒，奥尔汗·穆罕默德·阿里译，巴格达，2000年（القرآن المذهل - غاري ميللر - ترجمة أورخان محمد علي - بغداد - 2000）
- 《穆罕默德与伟大的奇迹》，陶菲克·阿勒万博士，利雅得，2006年（محمد والمعجزة العظمى - د. توفيق علوان - الرياض - 2006）
- 《圣训（凯西）真本汇编》，谢赫苏莱曼·祖拜比较订，哈立德·苏鲁吉辑录编排，第一版，大马士革，伊本·盖伊姆图书馆（صحيح الأحاديث القدسية - قراءة وتصحيح الشيخ سليمان الزبيبي، جمع - وترتيب خالد السروجي،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دمشق - مكتبة ابن القيم）
- 《大罪之书》，哈菲兹·伊玛目沙姆斯丁·扎哈比著，阿拉伯伊斯兰研究局注释校订，方舟出版社，贝鲁特，黎巴嫩（كتاب الكبائر" للامام الحافظ شمس الدين الذهبي - شرح ومراجعة مكتب البحوث - كتاب الكبار - للافان والدراسات العربية والاسلامية - دار الارقم للنشر - بيروت - لبنان）
- 《德国媒体在塑造穆斯林刻板印象中的作用——以德国〈明镜〉周刊为例的个案研究》，侯萨姆·萨马拉伊博士，伊拉克圣训学院丛书第12辑，第一版，正道出版社，开罗，埃及，2024年（دور وسائل الإعلام الألمانية في بناء الصورة النمطية عن المسلمين / دراسة حالة مجلة دير شبيغل الألمانية - الدكتور - 2024 حسام السامرائي - إصدارات مدرسة الحديث العراقية - السلسلة العلمية (12) -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 دار الصالح - القاهرة - مصر - 2024）
- 《德国东方学在古兰经研究中的影响》，阿姆贾德·尤努斯·贾纳比教授，古兰经诠释研究中心第17辑，2015年（آثار الاستشراق الألماني في الدراسات القرآنية- أ. د أمجد يونس الجنابي - إصدارات مركز - 2015 تفسير الدراسات القرآنية --الإصدار رقم (17) - سنة 2015）
- 《先知圣行与心理安全的建构——当代自我的心理学视角》，侯萨姆·瓦利德·巴德里博士，正道出版社，开罗，埃及，2026年（السنة النبوية وبناء الأمن النفسي.. رؤية سيكولوجية للذات المعاصرة- ر. د. حسام وليد البدري - دار الصالح - القاهرة - مصر - 2026）